

同文  
原版  
淵鑑類函

盛秋署檢



政術部四論政立政 善政 寬略 史久從政

論政一

**原**釋名曰政正也下所取正也 禮記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

曰使能五曰存愛愛者有仁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不贍者 尚書曰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大戴禮曰

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

為策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解惰 **增**又曰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者曰參

汝以明主為勞乎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原**論語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

不偷 **增**左傳曰季札聘于鄭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

敗 **原**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

得復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

又曰聖君設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正令往而民從之 **增**又曰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 **原**晏子曰景公問治國

何患對曰患社鼠社有鼠不可灌人君之左右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謁收利 **增**又曰齊侯問於晏子曰為

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

曰此言也信矣 **原**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增**又曰聖人無恒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

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原**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興者農戰也令民

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也此為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 又曰善治者使盜

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 韓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亦生在上雖有十

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 陸賈新語曰君子為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

行之卒鄉無夜名之征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苗去害田而已今沐者墮髮

而猶爲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又曰治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詔行官無失法譬若

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張 又曰張琴瑟者小絃短息也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也舜爲天下彈

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周公肴膳不徹于前鐘鼓不解于懸而四夷服嬴秦政政秦始皇名也晝決獄夜理書御史冠

蓋相接于道戎五嶺以備越嶺之嶺九疑之塞番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而亂愈滋 又曰太清

之始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虛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行鳳麟至著龜

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滿成也流黃土精也朱逮至衰世松柏箇籟宛而夏槁江河山川絕而不流

夷羊在牧夷羊土神也殷之飛蛋滿野 又曰楚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曰何明于治身不明于

治國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身不敢對以未

楚王曰善 **論**孔叢子曰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曰願聞國之政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若林木

無林而可以爲林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

問哉 又曰法之生也以輔仁義重法而棄義是責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基

而張其廣者毀不益其基而增其高者覆 **原**史記曰齊威王名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

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之曰自子

之守阿譽日聞矣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若是子以幣享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

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 **論**又曰陸賈時時稱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

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長人之術也 **原**說苑曰政有三品王者之

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

後刑之夫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也 新序曰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

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政不可以苛獨不聞子產相

鄭乎其掄材惟賢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

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 **論**論衡曰魏文侯使西門豹往于

難告之曰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  
 治治乃行 魏何曾上明帝疏曰漢宣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  
 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 晉劉頌受詔疏曰善為政者網舉而網疎網舉則所羅者廣網  
 疎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 唐書曰陳子昂上書言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王  
 政之大端也天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尊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貴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  
 天地平而元氣正矣 宋史歐陽修傳曰或問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  
 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可苛急簡者不為繁碎耳

論政二

原審禮 履事

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欺以委詐不履其事則亂也禮

知賢 以道化人而

子曰治國之

難在如賢 去煩 貴簡 賤繁 去煩窮苦莫不殷勤用費法不肯用費理 遺愛 絕私 子產尹翁歸

絕私 子產尹翁歸

抱公

私 徵令 軌物 宰夫 徵百官之 貴清淨 飾儒雅 漢曹參為齊相有益公好黃老術曰貴清淨人自

酌人言

求民瘼 酌職求民之瘼 廢病也 禁末產 如農功 管子曰未產功日夜思之 務三政 釐百工

政不可不慎

務三而已 一曰擇人 二曰觀淑慝 除苛虐 漢曹參為齊相有益公好黃老術曰貴清淨人自

其德教以行

其政令 辭宜不執材何可學也 寬猛相濟 法令滋彰 漢曹參為齊相有益公好黃老術曰貴清淨人自

以時

官人以序 論語 廉善廉能 足食足兵 周禮曰養萬民之法 論語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不躬不親

弗剛弗柔

弗剛弗柔 弗剛弗柔 廉績咸熙 彞倫攸敘 並尚書 如壘印塗 猶金在鎔 呂氏春秋曰民

從上猶金在鎔

悅近來遠 親仁善鄰 氏春秋 呂 無反無側 不放在忘 谷子 鬼 刑肅而俗變 法

出而姦生

擇可勞而勞之 因所利而利之 並論 臨下以簡 安民則惠 稱物平施 振民育

德 政清吏肅

事簡民安 事舉其中 化行於上 九功 三德 尚書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

厚生唯和九功

唯和九功 唯和九功 唯和九功 唯和九功 唯和九功 唯和九功 唯和九功 唯和九功 唯和九功 唯和九功

保勿壞

又箕子曰又用三德 一曰正直 二曰剛克 三曰柔克 九欽 八政 上詳九功法 尚書曰三

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財成 參伍 周易曰昔者聖王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於天

俯取度於地 平易 政史記周公曰政不簡不易民不近平易近民必歸之正經濟類編曰子路治蒲

親製錦 置器 大官大邑 虛心 強骨 其志 強其骨 實 魚 馬 駭 文子曰水濁則魚

情與處則安 置諸危處則危 天子之御 虛心 強骨 其志 強其骨 實 魚 馬 駭 文子曰水濁則魚

泰氏富強而覆其國 造父之御 不盡其力 復則則 窮其力 故造父無失御 虞舜失人 囊魚 肥羊

治吏不治民 善張綱者引其綱 式一出 貨助邊 不願為郎 上曰吾有羊在上 林中欲盡矣 史者民之本 故聖人

非獨牧羊也 肥息上善之式 曰 如金石 警琴瑟 石賈 誼疏 仲舒 策實 以勸善 刑罰 以懲惡 先王制此之政 聖人

不調其甚者必 木有根 泥在鈞 國語曰國主之有民 猶木之有根 根深則木固 董仲舒策曰臣聞堯舜

所為 士無邪 鬼不神 管子曰凡牧民者必先養士 下民無淫 御黑馬 治亂繩 弟武何以治梁武問

敵言 故使吏送至關 戒吏自問 武曰御馬者必先養士 下民無淫 御黑馬 治亂繩 弟武何以治梁武問

寬經月不答 後文 治鄂則嚴法 峻誅 不貸 或問之曰 京兆 嚴明 後出 河南 然明 謂子產曰 毀 疑 不類 崔暹詳注曰

下先彈壓 郡縣 若之何 毀 不能無謗 左傳曰 鄭為京兆 嚴明 後出 河南 然明 謂子產曰 毀 疑 不類 崔暹詳注曰

相鄰之 孔叢子曰 古之善為政者 其初不能無謗 止 損上益下 懸賞設法 易曰 朝上益下 民說 無

吏以理 為民 懸賞設法 以別善 三載考績 六計黜吏 有六計 黜羣吏之治 而皆以廉為本 無非所以為吏

惡惡人 誅傷則善人蒙福矣 三載考績 六計黜吏 有六計 黜羣吏之治 而皆以廉為本 無非所以為吏

原政如水 霜露軌消亡 辨上下 定民志 何以守位 曰仁 何以聚人 曰財 容民畜眾 危以動 則民不

與易 建萬國 親諸侯 又曰 地上有水 比先 神道設教 又曰 聖人以神通 屬惟辟 奉天 道有升降 政

由俗革 德惟善 政政在養民 不費異物 民乃足 不寶遠物 則遠人 格 書 克艱 又曰 后克艱 厥后 臣克

必本天 以四時為柄 以日星為紀 欲治其國 先齊其家 政者 君之所藏 為政在人 治國不以禮 猶

無耜而耕 食節事時 齊其政 不易其宜 修其教 不易其俗 官職相序 君臣相正 與其食浮於人 寧使

人浮於食 四達不悖則王道備 政不正則君臣危禮記 聲音與政通又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聲音之道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節用愛人 必聞其政 刑罰不中無所措手足論語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先

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其教不肅而成

其政不嚴而治並孝 人道敏政 如蒲蘆為政也者蒲蘆也 人道為大子曰人道 裁國無利器猶鉛刀

而割子 任賢使能 利而勿害 貪利則治道乖通利則君道章 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禮樂治

之粉澤 弗富不足無人不與無以合親 緩法重刑非治平之理 民怨者傷國論 為國富民 帝王富

民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 若饑魚之歸餌渴馬之赴泉 漫於政者害於國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

達民之情然後從命 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理治家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貨使民

不盜老子 閭閻淳淳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國有二柄 術者主之所執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

國者君之輿勢者君之馬 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 賞罰國之粉黛 託是非

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 官爵以利民 守我理因自然 因能受祿莫敢索官 利君之祿焉得不報 利

以得民 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世不吹毛而求疵不洗垢而索瘢 四疑不破損身失國韓 堯舜不易民

而治治禁紂不易民而治亂荀 勿鹵莽莊子曰 治有四術尹 上之所為民之歸也 引其紀萬目起引

其綱萬目張 禮以體政政以正民 務德而安民 利以安之 利以平民 物有其官 官修其方呂氏春秋

四民用足則國家安黃石 芒刃斤斧賈誼曰仁義恩厚人主之芒 下之從上猶金在鎔 琴瑟

不調必解而更張為政不行必變而更化董 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詩 治國無若五音史記 治有

二機 政有三品 治民如御奔馬范 治亂民猶治亂繩漢 治煩事如治亂髮傳 在吾所以為政魏

備世亂則禮簡方今難以禮化在吾所以為政 振衰持頌舉綱收綱 治化貴簡易法令不欲多唐 政

有細目法有大綱論 知之者昌不知者亡 吏不徇功民不私力王 綜核人才官方能晉 各勤

其官以久其任 官少則精精則職理溫 民非賢則不治俗非智則不振顏 取諸兩儀 必修諸己以

光四海子抱朴

罷無益之巧棄難得之貨潘尼

政寬則姦易禁政急則姦難絕物理論

政道有三魏書

因事施

公仍便效才

民勞者傷國劉子

可以觀政

教之以德則民有格心

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

論政四

表魏武帝陳損益表曰陛下即昨復蒙試用遂受上將之任統領二州內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聞韓之

削弱不務富國強兵用賢任能臣以區區之質而當鐘鼎之任以闇鈍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願恩念責亦臣竭

節授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螢增明太陽言不足採 魏曹植降江東表

曰臣聞士之羨永生者非徒以甘食麗服宰割萬物而已將有以補益羣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

後嗣今臣文不昭於俎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藩王尸祿東夏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南尚有山竄之賊吳

會猶有潛江之鹵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畝五兵未得戢於武庫蓋善論者不恥謝善戰者不羞走夫凌雲者泥

蟠者也後申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為德尺蠖以昭義昔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

遣明哲之使繼能陸賈之蹤者使之江南發愷悌之詔張日月之信開以降路權必奉聖化斯不疑矣

晉潘岳九品議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

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所以興治卑位下役非為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

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為

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方獄九

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薦舉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既明

則人自為謀庶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論後漢崔寔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

而殷周以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世主承平日

久俗漸弊而不寤政寢衰而不改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

偉所聞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大事哉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



海內清肅天下謚如嘉瑞並集屢獲豐年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于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  
隨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治國之道得失之理於斯可以鑒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  
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弊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  
復治亂秦之緒于威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文帝乃除重刑非輕之也以嚴制平非以寬制太平也 王符潛  
夫論曰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以教學正乃得以義民貧則非善學淫則詐偽明君之  
法務此二者以為太平之基致休徵之隆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遊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  
末商賈者以通乏為本以鬻貨為末三者守本則民興富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民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  
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義和而令安行也  
乃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謁義和而令疾驅也乃君  
暗則百官亂而姦究興細民懷賄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魏王粲儒吏論曰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  
務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同者也至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闕先王之典縉紳之  
儒不通律令之要被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溫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  
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  
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  
柔自克也

**說**明蘇伯衡空同子警說曰三代之後取天下不必皆由仁義其才智高出於天下則取之矣至於維持天  
下係乎風俗維持風俗係乎政教則無古今一也故政教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乃天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國  
勢之強弱弗與焉何以知其然邪西漢十有二君而其六君者賢君也成哀雖失德然禍不及民其國勢可謂  
強固難動而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材不下陛而取之所以然者由高帝自謂得之馬上安事詩書其政教不修  
其風俗不美也東漢自安順以下日入於衰亂而桓靈之虐與三季之主無大相遠宜其勢之易動而董卓呂  
布袁紹袁術皆有絕人之姿曹操功蓋當世而才百倍於莽此數人者莫不竭其智力而終莫能得焉所以然

者由世祖敦尚學術興厲名節以表正之明帝開設學校尊禮師傅以作新之政教修於上風俗美於下也然則政教風俗之於天下豈細故哉時君世主之務宜莫此之急矣或者乃以為取天下既無難則保天下宜亦易易然而於凡大開漠乎其不留意也可乎哉

立政一

**原**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呂氏春秋 考政法 覘治亂家語 除怨惡 同好善周禮合方氏 取誠信 去詐偽禮

角斗甬 正權樂月 市廛不稅 關讖不征 用地大小 視年豐耗並王制 申畫郊圻 表厥宅里書

春入貢 秋獻功 稽其功緒 糾其德行已上並周禮 **增**惟其人 施有政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 督生徒 給廚饌韓愈潮州請置學

和萬國 咸宰夏商 官信亦克用 又明王立政 不惟其官 惟其人 曰 督生徒 明罰勅法 奠麗陳教 易

君陳惟爾 令德孝恭 唯孝友于兄弟 克施有政 汝尹茲東郊 敬哉 曰 督生徒 明罰勅法 奠麗陳教 易

日久趙德 秀才沈雅 專靜頗通 經有文章 講攝海陽 縣尉為衙 推官專勾 雷州學

先王以明罰勅法 尚書曰昔君文武王宣 九功九敘 庶獄庶慎 用厚生惟和 九功惟敘 九敘惟歌

重光莫麗 陳教則肆 不違用克 達殷集大命 庶獄庶慎 用厚生惟和 九功惟敘 九敘惟歌

相我受民 和我庶獄庶慎 不違用克 達殷集大命 庶獄庶慎 用厚生惟和 九功惟敘 九敘惟歌

韓愈集曰 中書舍人太原王公 為陽開 陰閉 令修于庭 戶數日之間 而人前所不便 及所願欲 而不得

者公至之日 皆罷行之 春生秋殺 陽開陰閉 令修于庭 戶數日之間 而人前所不便 及所願欲 而不得

立政二 **原**瑤璣七政 **增**舊人共政 又曰 古我先王 亦惟舊人共政 **原**洪範八政 **增**咸熙 允鑿百工 **原**明王立政 小國

事大國 大國庇小國 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 殖有禮 覆昏暴 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 幽明 乃施典於

邦國 禮 乃施則於都鄙 以六典治邦國 注曰 一治典 二教典 三禮典 四政典 五刑典 六事典 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 幽明 乃施典於

成六官 法 七 以八則治都鄙 注曰 一祭祀 二禮俗 三廢置 四刑 五職任 萬民 注曰 一子 二日 三置 四日 五生 六日 七

官刑 八 官計 以八統馭萬民 注曰 一保 二親 三敬 四禮 五職 六任 萬民 注曰 一子 二日 三置 四日 五生 六日 七

八曰 錄 以九式均節財用 注曰 一祭 二祭 三祭 四祭 五祭 六祭 七祭 八祭 九祭 十祭 十一祭 十二祭 十三祭 十四祭 十五祭 十六祭 十七祭 十八祭 十九祭 二十祭 二十一祭 二十二祭 二十三祭 二十四祭 二十五祭 二十六祭 二十七祭 二十八祭 二十九祭 三十祭 三十一祭 三十二祭 三十三祭 三十四祭 三十五祭 三十六祭 三十七祭 三十八祭 三十九祭 四十祭 四十一祭 四十二祭 四十三祭 四十四祭 四十五祭 四十六祭 四十七祭 四十八祭 四十九祭 五十祭 五十一祭 五十二祭 五十三祭 五十四祭 五十五祭 五十六祭 五十七祭 五十八祭 五十九祭 六十祭 六十一祭 六十二祭 六十三祭 六十四祭 六十五祭 六十六祭 六十七祭 六十八祭 六十九祭 七十祭 七十一祭 七十二祭 七十三祭 七十四祭 七十五祭 七十六祭 七十七祭 七十八祭 七十九祭 八十祭 八十一祭 八十二祭 八十三祭 八十四祭 八十五祭 八十六祭 八十七祭 八十八祭 八十九祭 九十祭 九十一祭 九十二祭 九十三祭 九十四祭 九十五祭 九十六祭 九十七祭 九十八祭 九十九祭 一百祭

邦治 注曰 一政 二政 三政 四政 五政 六政 七政 八政 九政 十政 十一政 十二政 十三政 十四政 十五政 十六政 十七政 十八政 十九政 二十政 二十一政 二十二政 二十三政 二十四政 二十五政 二十六政 二十七政 二十八政 二十九政 三十政 三十一政 三十二政 三十三政 三十四政 三十五政 三十六政 三十七政 三十八政 三十九政 四十政 四十一政 四十二政 四十三政 四十四政 四十五政 四十六政 四十七政 四十八政 四十九政 五十政 五十一政 五十二政 五十三政 五十四政 五十五政 五十六政 五十七政 五十八政 五十九政 六十政 六十一政 六十二政 六十三政 六十四政 六十五政 六十六政 六十七政 六十八政 六十九政 七十政 七十一政 七十二政 七十三政 七十四政 七十五政 七十六政 七十七政 七十八政 七十九政 八十政 八十一政 八十二政 八十三政 八十四政 八十五政 八十六政 八十七政 八十八政 八十九政 九十政 九十一政 九十二政 九十三政 九十四政 九十五政 九十六政 九十七政 九十八政 九十九政 一百政

宗鬼神十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注曰一稼穡二樹藝三作材四阜蕃五錫材六通材

鄉三物教萬民注曰六行三曰六藝以嘉石平罷民注曰嘉石八級材九生材十學藝十一世事十二服事

民無告者以阜人民以蕃鳥獸通其財利周禮合為封立之度周禮冢掌邦之委積以待

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羸阨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

之委積以待凶荒周禮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周禮委人掌郊野齊八政以防淫 一道德以同

俗禮 刑仁講讓禮 同律禮樂制度量入以為出制國用必於歲之杪 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並王

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令 安民立政周 行其政教語 制送死之節語 父其父子其子又曰孔子

曰于治單父而眾說語丘所以 行之以禮守之以信 使之以和臨之以敬並左 有勳不廢有績而載

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淮南 立之以長幼齊之以君臣 厲之以義教之以仁並杜預 為客主禮

春秋 月省時考歲終報功子 時糧儲治戎器海牙高價報眾以時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聞士卒以備不虞

疏明周敘正統十四年啓疏修庶政曰天下一統萬幾日臻孰非當理但事有重輕勢有緩急況今弊政之

餘尤難為功得不思其緊切者施之哉如選大臣以端治本嚴明賞罰以聳觀聽崇獎御史以振紀綱革罷監

軍以專委寄講求屯種以省饋餉輯睦親藩以厚宗支旌表忠節以作士氣限禁僧道以來召募革去罰贖以

澄貪濁禁抑權貴中鹽以通商賈招降各處寇盜以安反側修理水陸道路以便驛運整刷腹裏緊要城池軍

馬以備不虞似此尚多宜令預政大臣逐一詳審條例施行則內修外攘讎恥可復邦國真安

銘末陳無己黃樓銘曰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沖夾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泄不時盈溢十

里平地水深丈餘守臣蘇軾深惟流亡為天子憂夙夜不怠興發戍兵外為長捷乘高如虹以殺其惡內為大

隄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適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賊宣布恩

澤巡行內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嘉嘉以勸郡縣十月奏京師明年元

立政三

韓愈集曰今上初故宰相常哀為福建諸州觀察使哀以文辭進有名于時 建庠序 宋史宗澤傳曰調衛州 又作大官臨在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來觀與之為客主之禮 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為 建庠序設師備講論經術風 時糧儲治戎器 海牙高價報眾以時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聞士卒以備不虞 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繼

豐正月制詰諭意臣賦惟念祗承謨訓人神協同敢自爲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爲之銘其詞曰皇治惟戒修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始達潰亂散亡皇仁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羸老不窮安慰撫養發散積倉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敘地平明聖成能人神效祥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祗畏允迪聖謨終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邇昭遠揚守臣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黃樓以臨泗上述修故常庶臣無佞原始原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馨永永無疆

**碑**唐韓信卿河南尹張公碑曰惟唐六葉歲在乙未兇臣肇亂殘毒生靈穀洛之郊七年方平宮廟燔夷府寺爲墟陰燐轉於原隰麋鹿遊於街陌天子乃命河東郡侯廷賞尹於東夏視人循身視邦猶家一年流亡靡至二年土壤咸闢三年公給人足家有餘積疏達河渠導塞隄封乃立宗廟乃建寢殿變丘墟爲閭里散災禍爲和氣公府若虛戶庭不局牛馬產畜牧而不羈

**議**元郝經立政議曰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國家光有天下縣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計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億也蓋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法度廢則紀綱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無有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爲賢君王通修元經即與爲正統是可以爲鑒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一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爲流涕其德澤在人深如此是又可以爲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王民所望久矣今自踐阼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污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天下顛顛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

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板附姦邪更相援引比次而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方今之世在於卓然有為斷之而已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實若一代號為英主臣之所願也

善政一

**增**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 又曰君子以振民育德 又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茂對天時 養育萬物 尚書曰欽若

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 **禮記**曰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論語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又曰季康子

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又曰或謂孔子曰子

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

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治草萊闢溝洫深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林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閒請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矣

又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

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

有其子富而父母貧也 又曰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

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 又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

何如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也將

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以惠百姓 管子曰凡為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貧則難治也

奚以知然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凌

政術部 善政

政術部 善政

政術部 善政

政術部 善政

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  
又曰政之所存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  
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 又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正欲民之正也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  
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亡傷固不可得也 鄧析書曰夫水濁則無鱉 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 經濟  
類編曰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煩苦不欲也豹曰民  
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 左氏傳曰鄭人遊於鄉校以  
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進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  
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又曰子產知然明問為政焉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  
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又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者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疾數月而卒太叔為  
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太叔興徒兵以攻萑蒲之盜盡殺之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  
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孟子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  
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 孫卿子曰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凌遲故也今仁義之凌  
遲久矣能謂民弗踰焉 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鳥雀之巢可攀援而闌也 經又曰聞在宥  
天下不聞治天下在之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  
下者哉 又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奚以異乎牧馬  
哉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商君書曰古者民聚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將以為治也今  
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而不勝其亂與無法同也 韓子曰故言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君面用脂澤  
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必賞罰則國治賞罰法度者國之脂澤粉黛 又曰勢者君之馬也威  
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有失於此覆輿奪馬折策敗輪矣與覆

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  
**經濟類編**曰倪寬為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  
吏民大信愛之

**新序**曰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善書者使書憲法魯君與之至單父使

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愚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若我擾之使不

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大理  
**冊府元龜**曰劉仁軌鎮守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

凋殘僂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種弔祭賑貧乏存問孤老條錄戶口 又曰陽城貞元末為道州刺

史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常貢號為矮奴城不平以良為賤又憫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免之無不泣荷 唐

書曰韓愈改袁州刺史素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

與約禁其為隸 冊府元龜曰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孺疾者舉室棄

之而去德裕欲變其法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變風斯革 彙苑詳注曰李惠登雖

樸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居二十年田畝日闢戶口日增 又

曰王克敬嘗為兩浙鹽運使温州遠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遠婦人行于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

汗教甚矣自今毋遽建議著為令 經濟類編曰元順帝時水旱民多失業時魏中立薦韓墉為饒州路總管

俗尚鬼墉至凡境內淫祠盡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者為五經師每月考課

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善政二**

**德和** 寬撫 以德和人 蕤鰥獨 無追捕 黃霸在潁川鰥獨有死無以葬者霸為伐其所木為棺以葬

**不嚴而化** 決遣如神 文景時郡相史如河南太守吳公蜀守文翁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嚴而化

**博使從事** 明勅告吏民 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十石墨 吏人不欺 蕤豪皆去

**黃霸** 中丞 奏持吏短欺 從橫 郡中皆亡去 杜預 號武庫 朱邑 葬桐鄉 杜預 字元凱在朝七年擢益

**將死** 無其子 朱邑愛我後子孫未嘗我不知相鄉也 文公 制移居 翁歸 有記籍

**勤稼** 於是人安 尹翁歸為東海郡中賢不肖皆有記籍 薛宣 設方略 陶侃 無棄物

**州** 監 頌 白 卷 二 五 政 術 部 善 政

後設方略利用而省費人稱之郡中遂清淨也昔陶侃為荊州造船竹頭及木屑皆令窵此之黃霸務在

安全 龔遂未嘗答辱 龔遂力行教化務在成就安全之計其材長於治人也

度天下大蝗禁內捕蝗者獲其一斗給粟一石朱忠亮元和中為涇原節度使唐書曰牛僧孺為鄂岳黃州

敏骸 贖子 上詳舊俗一條 冊亮元和中為涇原節度使唐書曰牛僧孺為鄂岳黃州

舊俗皆以竹茅為屋屢有火災環教人燒瓦收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

萬等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牆每年加版築賦善節以覆之吏緣為姦僧德至計茅古版築之費杜母

字節補新息長小民因貧多所養子處嚴為其制生與女名同罪數 開廢河 修故堰 冊府曰後漢書曰賈

有無林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千海百姓歌之為典曰新河當修楚俗所好故堰號其為不使馬欲

時之勝而廢萬世之利 高其相 削其石 使高之類編曰孫叔敖為楚相時無有乃盜者家熱麥以進文

交趾以北海南滇有水路多覆巨舟駢注視之乃有橫石在其水因奏請開鑿名工駢成通末為安南都護初

賞盜麥 勸輸錢 舉特加賞異曰孔文舉為北海相有橫石在其水因奏請開鑿名工駢成通末為安南都護初

富代償官通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堂不施錢何也曰願得福耳曰執若為獄 畜雞豚 種蔥韭 編白宣

帝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見不奉委修好選擇良吏船率布詔令使郵亭鄉閭皆畜雞豚一樹榆實本窮

五十本蔥一畦 免供矮奴 禁賣女口 詳第一條 冊府曰李西華賣女口孔幾 引水開田 置橋立廬 冊府曰裴

行方檢幽州都督引盧溝水廣開稻田數千頃 西華請設十餘橋置橋立廬自是行李不滯 人為立碑

藍田東至內鄉山阻重省小過水廣開稻田數千頃 西華請設十餘橋置橋立廬自是行李不滯 人為立碑

民請刊石 冊府曰劉王微廣順初為刺史西華請設十餘橋置橋立廬自是行李不滯 人為立碑

從之 得免寒苦 知有生聚 廣順初為刺史西華請設十餘橋置橋立廬自是行李不滯 人為立碑

續問奇類林曰虞允文浙以浙民歲若輸請以代錢細民身丁錢絹尤州之民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

平章百姓 協和萬邦 昭明協和 萬邦黎民 於慶時雍 評謨定命 章志貞教 記曰章志貞教 禮 種蠶百

本 給粟一斗 上詳種蠶 蝗注 活饑民五十餘萬 得棄兒三千八百 活饑民五十餘萬 得棄兒三千八百

右中書二十四考矣 但患既長 識認耳乃為閱法例 凡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 遂作空券數千即給內外

界



備任凡得冠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  
於券付之略為籍記凡三千八百人  
張延賞具舟楫遺亡人 王敬美設糜糗待軍士  
曰人有亡士他境者史或物之延賞曰居此坐觀適彼可生又何恨也具舟楫而盡遣之俾吏修其室廬又  
于道中設糜糗餅餌 進賢理屈 探隱極沉 聲與風翔 澤從雲游 雨零露湛 冬暖春暄  
以待之全活者甚眾

善政三

**厚下安宅** 人君觀割之象而厚 重明以照乎正乃化成天下 易 亮采惠疇 謂明亮庶事而 順成庶類也 翁受敷施

而受人君於有德者合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書 衆人熙熙如登春臺 老子 被飾 謂明庶類也 舊事更飾新文 翁所居人

富王成黃霸朱邑龔遂見榮死見奉祀忠臣德讓君子也 唯恐人知史直不疑為官唯恐人知其為 家給人足

力役所至致歡喜慰賜若地 無閉糴 又云崔俊為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貨易不出境 禁賣親鬻子

姓有居名其居曰義合里 又曰唐党仁弘為我州都督吳德之俗 寬明勤謹 又曰崔縱為藍田令寬明 造舟百艘 問奇類林云趙清

廣之衝行者常自定易舟而北公取除材造船百艘務二廣諸郡曰仕官 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歸者相繼於道

善政四

**詩** 陳江總治西湖詩曰史氏導漳水西門溉河潮圍始未能悅克終良可要擁鐘勸年首提澗勞春朝平阜

草色嫩通林鳥聲嬌已集故池鶯齊詩新田苗何吁畚築苦方驩魚稻饒

**序** 宋王庭珪寅陂行序曰安成西有寅陂溉田萬二千畝廢久官失其籍大姓專之陂旁之田歲比不登邑

丞趙君搜訪耆耄盡得古跡浚溪港起隈闢躬視阡陌灌注先後各有繩約不可亂是歲適大旱而寅陂漑萬

二千畝苗獨不槁民頌歌之國家方下勸農之詔法有農田水利實丞職也然偽自增飾以蒙顯賞者世不為

怪由是水利為虛名今寅陂功竣丞不肯自言部使者終不及省察某出城別君東門外逢寅陂之民塞路涕

泣言此為飲其事作寅陂行安成城頭烏夜宿啼烏未起雞登木傾村入城來送君馬首摩肩袂相屬但有龐

首不識名何物老翁出山谷老翁持酒前致詞家住西村大江曲大江兩岸皆腴田古有寅陂置官屬自從陂

廢田亦荒官中無人開舊瀆公沿故道堰橫流陂旁稅稻年年熟今年雖旱翁不憂田頭已打新春穀誰云此

政行部 善政

陂會當復老父曾聞兩黃鵠嗟哉如君不負丞躬行阡陌勸農耕監司項背只相望風謠滿路胡不聽胡不聽  
寅陂行爲叩天關叫一聲

**增賦**唐白行簡文王葬枯骨賦曰骨雖無知葬以表德展厚禮於九原示深仁於萬國原夫靈臺肇建璧池是  
穿宛彼枯骨委茲窮泉旣靡覩其銘誌曾莫知夫歲年西伯乃色變盡爾涕流泣然受命從者將收瘞焉徒觀  
其年代起忽英靈淪沒土變豐肌蒼封朽骨於是惠宥生死澤及榮枯遺真有加於蘋藻備物無闕於芻塗幽  
壤始開見佳城於白日靈丘是啓旋卜宅於青烏旣而遠彼古槎葬之中野推誠於重泉之內昭德於普天之  
下念此窮塵之骨尚或瑾之欲使行路之人不得見也

**原**教梁簡文帝圖雍州賢能刺史敎曰冀州表朱穆之象太丘有陳寔之畫或有留愛士氓或有傳芳史籍昔  
越王銘金尚思范蠡漢軍染葦猶高賈彪矧彼前賢寧忘景慕可並圖象廳事以旌厥善

**增表**梁劉孝儀爲雍州柳津請留刺史晉安王表曰楚備寶臣秦兵不入齊多君子魏珠恥照足使文公懼而  
側席孟軻歎而廢寢敢言借寇之願切望申耿之恩陛下昔在潛龍因茲或躍固以陋臚懸於周原包包勿勿之  
佳氣昔次君出撫近駕斑輪喬卿在政遙授袞服馮熊軾而督盜御龍章而行部無虧變理有先司牧

**增**頌唐孫逖濟州刺史裴公德政頌曰公洩是邦其明年也皇帝東巡狩至岱宗自洛及兗供帳於東道者凡  
十有六州焉大或數圻次或萬井中產者輕幣膏梁者倍征方事之殷猶懼不給茲郡編小實難圖也公深識  
遠謀擇利而行西自於陽穀東盡於良清造舟爲三橋置騎爲馬驛闢野爲兩頃除道爲九達或穗或秸或薪  
或榘或糞或餼或糧或糗或糧因吏祿之奇贏雜官用之餘美通變合度豐省中程編戶之民秋毫勿興其三年秋  
大水河堤壞決諸郡皆俟詔到莫敢興役害旣滋甚功無已時公旣成奏因而發卒播告厥指率籲於人荷鍤  
者襁屬負畚者磨至公俯臨決河躬自護作雨不張蓋塵不振衣饋不致鮮寢不處館版築競動鼙鼓弗勝以  
決辰之役興百倍之利澹災孽於今賴焉公名曜卿字渙之河東聞喜人

**原碑**梁裴子野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曰皇上建顯號垂鴻名廣大配乎天地光華象乎日月長駕遠撫橫逸  
乎都外策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垓旁濟八表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福應允臻祥慶符合六府

孔修九官咸事於往歲也有司奏以湘東王爲宣惠將軍丹陽尹旣而下車爲政振民有德循名責實舉無遺慮若夫據饋累起求賢如不及卑身折節用人若由己玉帛旅於丘園辟書交乎塗路求餘論於故府想遺風於舊哲延儒生於東閣命文學於後車重門洞啓列筵廣置四民總至獄訟殷集王兼而治之綽有餘裕上弘其禮下悅其風虛往實歸人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僚斂衽千里之間有懷必亮躬親勸課賦政授時辨相物宜務盡地利由是仍歲有秋餘糧栖畝是以縉紳先生愀然相顧遂造象魏拜而陳之有詔報曰纖介之善春秋必書吏民歸美難用抑絕於是二三君子歡得所奏乃擇工良匠追石名山撰德選辭與事篆刻俾萬代之下知斯文之在斯銘曰茫茫禹迹經啓萬方平秩定曰若我皇并包九域畫野分疆猗歟帝子日就月將疏爵分品奄有瀟湘君王先啓旣表南國肇允神童翻飛上德導達元微優游翰墨行成師範文爲麗則帝曰爾諮出康庶績勿替敬典大猷允迪我王顯允尙美且麗夙夜乾乾有隆無替光贊大朝庇民濟世京邑翼翼永承嘉惠 陳徐陵爲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曰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峯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后所以並咨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祇功成富縣至於流名雅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穆祚土開家濮水盛其衣簪榮波分其序秩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梁儒雅之風司徒重於強漢自通人許幼託命於江湖高士素忠寄身於交越俱違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侯班佃必於旌鼓父光祿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縣無抗禮之客自茫茫禹迹赫赫宗周家滅驪戎國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於浪泊括地象於炎州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傑公亦觀時佇聖肅咤風雲跪開黃石之書高咏元池之野沈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莘郊久負伊生之歎自羯鹵侵華羣蠻縱轍後阜柱部之地四戰五連之郊郡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集公旣膺五聘方啓六韜率是驍徒仍開嶺嶠自大討瀟湘同茲樊鄴下軍違命上策不宜敗我王師受拘勅盜大陳格於文祖咸秩具神率土依風羣靈稟朔公亦忠爲令德天纂之謀吳帳斯開衛門無擁雖復季孫還魯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儔匪若即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公深

禮於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聖王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以陶唐啓國致玉版於河宗顓頊承家佐金天於江水經綸草昧定鼎之業居多締構權輿斷釐之功相半固以英聲馳於海外信義感於寰中主器攸歸當壁斯在公於是抗表長信清宮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於軫轡奉侍駕於中都七廟之基於焉永固萬邦之本由此克寧乃復進司空公南徐州刺史於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鷓始鸞必具籠篋秋蟀載吟競鳴機杼或肅拜靈祀躬瞻舞雩去駕擁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而語矣若夫聽核民訟昏曉必通名引軒樞躬親辨決立授符於前案無留詣於後曹接務高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塵以賈琮郭賀之風行建武永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表宮闕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允彰絲誥銘曰鬱鬱三象茫茫九州縣天慘沍地虔劉赫矣高祖爰清國讎元勳佐命力牧風后亦旣旋歸邦家有暉宮亭蠶浦奮翅高飛電卷勅寇風行國威文身被髮作貢來綏我皇慕武攀號東序謁渭同周迎門惟呂流矢爲暴攬搶斯舉喋喋蒼峽峴峴刀俎自我徂征妖氛克平爰驅大昆寶翦長鯨北震巢浦南倅灌城青羌卷介赤狄迴兵蹈舞難踰歌謠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元山移兩越海變三田公爲上相復倍斯年 又廣州刺史歐陽頴德政碑曰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少府師儲皇於二京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邕邕族擅江右渤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蟠星懸鶴火衡山誕其高德湘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標萬頃無度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爲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早棄榮祿易簪之日幾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遺賢巨萬富擬猗頓栽變槐榆並賑宗威南茨大麓北眺清湘得性於橘洲之間披書於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縱橫頻致嘉招確乎難枚旣而帝啓黃樞神亡赤伏天地崩實川冢沸騰羣悍酋豪更爲禍亂朝披羽檄夜照燿烽浴鐵蔽於山原縱金駭於樓堞公疲兵屢出獨據胡牀勅賊重圍尚凭書几揚反旣散駕林將揮咸尅凶孽以保衡服常以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逾於嘗膽殷憂獨其撫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梟羣醜彌同遊石自禹圭旣錫堯玉已傳物變謳謠風移笙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間蘇子猶其狂哭况番禺連

帥實謂宗枝迷我天機自窺梁鼎以公威名本重逼統前軍乾數難違剝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即  
訓皇家深弘朝紀櫛車才至輿輓已焚祝史祇於夷吾壇場延於井伯綢繆安樂造次訂謀爰珥豐貂允光金  
螭但八桂之土蠻夷不賔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昔在衡阜深留夙愛仁恩可以懷猛獸威名可以懼啼兒  
乃授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以唐國屈啓筮而登家一恭寶祚開定江沔三改璇衡包羅湘  
峽昔中宗屈申於處仲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基方通沙塞晉明紹運裁平姑孰方其盛業綽有光前踐祚  
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彌亘  
原野賊盜皆偃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垣既築外戶無爲脂脯豪家鍾鼎爲樂揚袪灑汗振雨流風  
市有千金之租田多萬箱之詠僧釋慧羨等來朝絳闕備啓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琰庶樊御寶鼎復述  
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疏開黃素爰登紫泥鑿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爲其銘曰赫赫  
宗陳桓桓鼎臣千乘建學五典攸因咸德斯遠公門日新高高惟岳貺甫生申去衡移廣遷征自鎮悠悠銅界  
藐藐金鄰莫遠非督無思不賔三江靡浪五嶺奚塵式歌式舞仁哉至仁公自饗福於萬斯春 又晉陵太守  
王厲德政碑曰若夫睢陵世傳以詳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清風之美偉哉文獻先啓中興郭莖表其深源  
何籌斯其遠慶豈唯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表姓之朱衣楊宗之華毅又有攸飛遮列班弓夾門濯龍俯望  
緹騎盈道奕世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聲芳英英照其符彩風神雅淡識量寬和  
既有崔琰之鬚眉非無鄭元之腰帶爛爛如高巖下電騷騷若長松裏風勢利無擾於胸襟行藏不繫於懷抱  
家門雍睦孝友爲風上交不詭下交不瀆脫貂敝厄情靡於舛釋馬窮途惟濟危殆至於網羅圖籍脂粉藝文  
學侶揖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絕出爲仁武將軍晉陵太守五雞三歲勤恤有方問羊知馬鈞距兼設濟北移樹  
累政之所未治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販咸用殷阜銘曰康哉寶運美矣良臣  
胄自澧水源於洛濱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經笥文爲世珍高風  
遠矣曠代難倫鼎鉉虛職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遽天松椿碣石斯表民情旣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 江總吳  
興郡廬陵王德政碑曰卓爾吾王天人可擬早成夙智謙懷虛已愜息流略翺翔文史三雍雅對九師名理好

古如斯學兼之矣睢陽肇構碣石初開賜田待士傍道求材剖符彭國述職琅臺去語曙鼓留歌暮來 周王  
 褒上庸公陸騰勒功碑曰在昔洞庭彭蠡三苗有遠竄之君太室陽城九州無同姓之國是知周衛設險所務  
 非山川河岳作固所寶惟休德至於三峽蹇產九折崢嶸高峰尋雲深谷無景秦開漢閉雖阻荷戟之虞魏塞  
 晉通終因東馬之利我大周開闢宇宙混同文軌御六氣於天樞頓八紘於地絡彭濮未恭邛笮不討外憑劍  
 道之難內負銅梁之厄大將軍上庸公仗國威靈奉辭伐罪長戟萬隊巨艦千軸板楯酋豪斯榆君長歷稔通  
 寇累代稽誅廓清江源蕩滌巴濮若夫荆門千里蜀置永安之宮巴水三迴吳阻夷陵之縣巫峽使君之灘淪  
 波冷沒陰平督郵之道棧徑威紆路阻蠻陬途橫夷落擅強專險輕法侮吏天子爰詔有公奉命天討星言載  
 塗指日邁邁冊授公大將軍信州刺史韓信名拜軍中致設壇之禮衛青出征臨河聞後距之令夫鍾鼎大禮  
 之器昭德必書金石不朽之質庸勲斯樹某等乃建碑於某地敢作頌云遐觀命氏眇求世祿龍圖紀河鴻漸  
 于陸霸王壘外阻銅梁介視荒服斗絕邊疆赫赫南仲堂堂方叔天子命我遐征越遂實氏車騎去病冠軍封山  
 刊石鐫銘刻勲遠隔年代懸感風雲盛德必祀千載斯文 **唐**李軫泗州刺史李君神道碑曰君諱孟雙字  
 公悅君之臨猗氏也萊田數十里上蔽荆榛下闢芻鹵逋逃夜聚豺狼曉嗥公曰穀不足者地有餘利食不足  
 者人有餘功長荆棘孰若樹禾稼聚豺狼孰若利貧窶乃疏鑿涑川化草莽為陂塘變磽确為墻壤人民胥悅  
 工亦子來雖史起決漳鄭國開白亦何加也

**唐**白居易號州刺史崔公墓誌銘曰唐有通四科達三教者曰崔公元亮授密州刺史密民之凍餒者  
 賑恤之疾疫者救療之背體未殞者命藏葬之男女過時者為殯娶之三月而政立二年而化行密人悅之發  
 為謠詠換歛州刺史其政如密先是歛州民畜牛馬而生駒犢者官書其數吏緣為姦公既下車盡焚其籍孳  
 息貿易一無所問先是歛民居山險而輸稅米者擔負跋涉苦不支公許其計斛納錫賤入貴出官且獲利人  
 皆忘勞農人便之歸如流水朝廷聞其政徵拜刑部郎中謝病不就俄改湖州刺史政如密歛加之以聚羨財  
 而代逋租則人不困謹茶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以備旱歲則民不饑罷民賴之如依父母

**行狀**唐杜牧浙江西道觀察使崔公鄆行狀曰三吳者國用半在焉因高為旱因下為水者六歲矣於是科民等第籍地沃瘠均其征賦一其徭役經費宴賞約事裁節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艱難已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之不能自奮者多栖於吾土遂立延賓館苟有一善必接盡禮因訪閭里知民之疾苦期歲而吳民復振

**增傳**唐李華東川節度使盧公傳曰盧坦字保衡為宣州刺史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則無穀奈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價人賴以生當塗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為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為功於是渚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

**增書事**唐孫樵書何易于曰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邪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

**增述**唐盧子駿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曰客有自濠梁來者余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廳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在城郭亦為之有土木墜築棺槨幾然者有棺槨分拆骸骨縱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下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闕地葬者笞二十鰥寡憊獨力不任者絕嗣無主旁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為塋託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焉盧子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邪劉公教生者以禮恤死者以仁因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

寬政一

**增**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禮記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壺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

苑詳注曰馬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 後漢書曰卓茂為密令  
勞心諄諄視人如子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辟左右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將自以為恩意遺之乎人  
曰往遺之耳茂曰若是則汝為敵人矣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  
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以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  
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 冊府元龜  
曰唐房元齡為尚書左僕射既總百司明達吏治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 經濟類編曰唐徐有功名  
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不事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眾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 錦繡萬花谷  
曰宋璟為政寬厚仁愛百姓號有脚陽春 資治通鑑曰元和十四年以張弘靖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弘  
靖宰相子 張延賞 少有冷間河東宣武關帥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鎮之弘靖承王鐸聚斂之餘韓弘嚴猛之  
後兩鎮喜其廉謹寬大故上下安之 冊府元龜曰後唐李嗣昭為昭義節度使時大兵之後城中士庶饑死  
者半鄆里蕭然嗣昭緩法寬租勸農務穡一二年間軍城完輯 續問奇類林曰杜祁公之帥并州也吏請家  
諱公曰我無所諱諱取枉法贓耳 又曰曹侍中彬知徐州有吏犯罪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彬曰吾聞此  
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為不利而惡之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寬政二

**原閉閣** 吐茵 韓延壽為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訟者延壽曰是馮翊政教不至乃閉閣不出遣吏作告縣  
過吐丞相 服民 得衆 服民 論語曰寬則得衆 濟猛 制寬 寬政是以和 寬而有制 師蕭曹 學  
車茵耳 黃老 守學黃老之言清淨治人責大指不肯細取治淮陽 不按吏 不殺盜 後漢書曰常 曹褒字叔通為國  
今他界盜入境吏捕得免官 放遣子女 歸還奴婢 亮又曰李復貞元初為安州刺史會輔公拓反大  
多木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為賤隸乎一皆放遣 復乃令計檢公曰李大有功賜安州刺史會輔公拓反大  
使先時西京叛亂征討及初賈鞅實為洛州長史政尚寬德幹為洛陽令楊德幹恃酷烈杖殺人立威  
諸將設警 戒寔止之曰政在者人傷生過多能不足賢也德幹為洛陽令楊德幹恃酷烈杖殺人立威  
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王曰余之病非藥石所能愈諸公克城之日不 不鞭甯越 唯殺嘉運  
安般一人則愈矣諸將皆共焚香為誓明日橋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緒如故





檄靈岳於是人安其居獸不為害公尹京兆以為設鉤距塗楮衣前人之所為不足以為四海式於是布和平尚簡易始務仁人之惠無取赫赫之名政弘大體去有餘慕

**策**唐張說對策曰臣聞刑以助教德以開邪先王慎於好生大易誠於緩死今陛下毋臨黔首子育蒼生乎佑下人克配上帝然有東南小侵荆蠻遠郊雖聖德泣辜尚用防風之戮天心罪己仍勞淮甸之師其有誑誤閭閻脅從并邑陛下懸孤孀於海淮恤困窮於江漢捨從寬宥此陛下之恩也今策政刑之要臣聞政同水火刑譬陰陽頃者三監亂常有司既糾之以猛於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明肆赦之渥恩安萬人之反側布深仁於羅烏收至察於泉魚豈不大哉

吏久從政一

**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後漢書曰五年再閏天道乃

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又曰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 蘇軾策曰古

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子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驟遷以奪其成效 羣書考索曰漢制邊吏

三歲一更而其他官吏以至倉庫之微初未嘗有終更之限也夏侯嬰自高祖時為太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

貢門歷三世不徙官此其在內然也有為京兆五年張有為刺史五年何有為郡守八年黃未嘗不久任也王

嘉謂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莫有苟且之意此足以見漢之任吏

不輕易置也苟二千石治行課最則特璽書增秩賜金亦未遽遷擢以重斯民去思之心又曰官守數易獎法

也而將相之數易監司郡守之數易其弊為尤甚祖宗朝趙中令之相凡十一年王文正之相凡十二年向文

簡之相亦十年皇祐用相遠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而亟用亟罷何郊已切議之良以道揆之任非百官有司

比任之則勿疑疑則勿任祖宗朝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董遵晦之守通遠凡

十四年其餘或九年或十年或十餘年蓋不可悉數夫閭外之任古人所重委之也專任之也久則可以責其

成效擢之未幾而遷之隨至雖有頗牧何所用之祖宗朝宋博轉運使河東凡十一年宋瑤之知秦州凡六年

蔣元振之知白州凡七八年在蜀者或至三任宰桐廬者或七年不遷而知滄州未半年而更三任授發運使

未數日而又遷諫議則吳申力言之夫親民之職不可更易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令宰一易則擾一縣送故迎新勞擾萬狀五日京兆奸者侮之鉅百龔黃何所容其技邪祖宗朝曰相曰將曰監司曰守令無一不久其職者正謂是也不算唯是張質之在樞密五十年王貽永為樞密十五年古之以司馬為氏不過是也陳恕之在三司十二年李士衡之任筦計二十年古之以倉庫為氏不過是也趙師民楊安國之在經筵或十餘年或二十七年所以養君德者多矣司馬光劉溫叟之在臺諫或五年或十二年所以格君心者久矣張師德九年在西掖章得象十二年在翰林所以出納王命者當矣

吏久從政二

**史安其任民習其化**唐虞三載考績欲使吏安其任民服習其化而無苟且之政 因以為氏漢為吏長于孫因以氏為氏 增秩賜金漢宣吏有秩績

者不即移易就增秩賜金欲使人安其化故入皆勵精為理百姓安富也 不欲易代黃霸為潁川太守務在成就安全長吏不欲易代曰數易吏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故益為 增祿寬算後漢左雄奏鄉部親民之吏清白任從政者寬

舉如此則送迎之役 **進其位班**經清類編曰晉元帝以諸葛恢為會稽守破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職

和為諮郡首宜進 久於其事晉書桓溫傳曰溫總督內外上統陳便宜七事其二為刺史二十餘年

曰陳孝揚為雋州刺史二十餘年蠻夷愛之後 為河南尹四十年年遷洛之民思如父母班白者笑到今思

以老歸成都蠻夷交持之泣涕數百里方免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五

卷一百二十五

十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六

政術部五 禁令 典法 簿書

禁令一

尚書曰王曰嗟六事之人子誓告女左不攻於左女不恭命右不攻於右女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子則孥戮女 又曰王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子其大賚女爾不從誓言子則孥戮女罔有攸赦 戰國策曰類蠲曰昔者秦攻齊令有散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 史記曰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如此勿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利曰可 韓子曰董闕於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廡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關於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 論衡曰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爐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 彙苑詳注曰孝武時李曾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 問奇類林曰明皇嘗賜醪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遇上惠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冊府元龜曰權懷恩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出為宋州時汴州刺史楊德幹亦以嚴肅與懷恩齊名懷恩路由汴州見新橋中塗立木以禁車過者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為 韓愈柳子厚墓銘曰元和中出為刺史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 又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銘曰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用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 宋史曰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屬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禁令二

原慎出 防踰慎乃出令令出慎行不惟反大為 后施 民悅易后以施命告四方 滋彰 實過

有法令滋彰盜賊多 不再 無遷 莊子無遷令 禁非 發命 易理則正辭禁民非悅謂之和 斷牛祭 毀房祀 雷

倫字伯魚為會稽太守川俗怪淫祀人破瓦祈禱祭神有食牛能役鬼神悉為牛鳴然後死論斷禁 桑巴字 雷

在山 風偃草 禮記鄭注云命令也 王命注云雷聲也 山南曰陽雷以論號令在南山之陽又論其 命以防

微 禁以齊眾 制云執禁以齊眾也 札而食之也 不 左傳云齊約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 外內

結信而止 其鄭注云 賈誼注云 札而食之也 不 左傳云齊約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 外內

時禁 先後刑罰 周禮官正云辨外內而時禁鄭注云分別外內人禁其非時出入 周禮士師之職以五

出 並定聖者為之 左傳曰古之 禁野橫行 禁山為苑 防盜野處氏曰禁野之橫行經耶者鄭注曰實也

注云為其就禽獸 自然之居而害之 武威殺子 羌胡自刺 後漢張奭為武威太守俗二月五月生

重毅子之令風俗 遂改 禁野橫行 禁山為苑 防盜野處氏曰禁野之橫行經耶者鄭注曰實也

身正不令而行 其困疾者 拘捕字 東不與兵刃使醫治瘦愈者非一小大感悅 不令而行 罔有不臧 論語

革俗之要 惟在教實 學將吏子弟優閒在案必致游戲傷毀風俗可不 立確井 置斛斛 西充州刺史高祐為

家之中 自立一碑 五家之 共造一井 以供 禁野橫行 禁山為苑 防盜野處氏曰禁野之橫行經耶者鄭注曰實也

各娶禮法 各因淫 又九任真 為九真 無禮 守者 長史 以風令 省百 姓便之 戒淫風 助禮聘 越之民無

復社祭 札史云 陳曰 春秋 五社 淫祠 禁野橫行 禁山為苑 防盜野處氏曰禁野之橫行經耶者鄭注曰實也

蠶月頌 札史云 陳曰 春秋 五社 淫祠 禁野橫行 禁山為苑 防盜野處氏曰禁野之橫行經耶者鄭注曰實也

本冊元龜 曰蘇 則又曰 山陽 太守 蘇 秦 彭 州 清河 每 歲 不 登 祭 先 農 所 取 平 其 復 舉 之 流 民 設 禁 僑 人 歸

元龜曰 蘇 則又曰 山陽 太守 蘇 秦 彭 州 清河 每 歲 不 登 祭 先 農 所 取 平 其 復 舉 之 流 民 設 禁 僑 人 歸

試問法 又曰 蘇 則又曰 山陽 太守 蘇 秦 彭 州 清河 每 歲 不 登 祭 先 農 所 取 平 其 復 舉 之 流 民 設 禁 僑 人 歸

禁令三

不掩弱不暴寡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使強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王機也

無奪命 王機也 以申命 上下俱發以申命也

禁遊而去盜 周禮以賈民爲之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爲之

謹原 周禮賈注云原再也天文辰馬蓋書爲龍精月直大

奇服怪民不入宮 周禮賈注云奇服怪民狂易也

幾酒 周禮賈注云幾酒過多及非時者

塞附杜樓 周禮賈注云塞附杜樓

命夫過市罰一蓋 命婦過市罰一帷

命婦過市罰一帷 命夫過市罰一蓋

宅不毛者有里布 泉錢也以其流布則謂之布以其轉易不窮則謂之錢布者也

不耕者祭無盛 鄭注云掌其家不耕者祭無盛

不績者不衰 云庶民不績者不衰

奮鐸以令 月雷乃發聲也

奮鐸以令 月雷乃發聲也

魚鼈不中殺 不粥于市

不粥于市 鄭注云物未成不判人也

然後虞人入澤梁 射祭獸然後田獵

不殺胎不斃夭 王制不斃不物也

無君者不二采 禮記鄭注云避君也

士不衣狐白 禮記注云避君也

知禁 示民如禁

春無奪農夏無奪功 太公曰民有三利知之者國不

先甲 易先甲三日復甲

禁偽而除詐 又云以賈民禁偽而

禁物 周禮賈注云禁物

命夫過市罰一蓋 命婦過市罰一帷

宅不毛者有里布 泉錢也以其流布則謂之布以其轉易不窮則謂之錢布者也

不耕者祭無盛 鄭注云掌其家不耕者祭無盛

不績者不衰 云庶民不績者不衰

奮鐸以令 月雷乃發聲也

魚鼈不中殺 不粥于市

不粥于市 鄭注云物未成不判人也

然後虞人入澤梁 射祭獸然後田獵

不殺胎不斃夭 王制不斃不物也

無君者不二采 禮記鄭注云避君也

士不衣狐白 禮記注云避君也

知禁 示民如禁

知禁 示民如禁

知禁 示民如禁

知禁 示民如禁

知禁 示民如禁

知禁 示民如禁

民而讀法 讀時令月 遠令 野馬 憲令 君之 不得以地與 春秋鄭伯以璧假許田 假梁傅曰假不言

布德和令 天子在上 諸侯不 不得以屬通 兄春秋鄭伯使其弟雲來盟 穀梁傳曰其言侯之尊弟 議事以制 春秋傳曰

得使遺子 刑辟曰 昔先王 爭事 民不遷農不移 晏子春秋 晏子對齊侯曰 在禮家施 五大不在邊 五細

不制在庭 左傳云 楚王問申無宇曰 棄疾在蔡 何如 對曰 臣聞五大不 墜山不崇 鼓 國語曰 周靈王二十

欲壅之太子 晉諫曰 不在庭 觀聞之 歸也 川氣之 導不墜山 不崇鼓 鍾也 奇不謀 夏夷不亂 華 左傳云 夏公會齊侯

相率彌言 于齊侯曰 非齊君 所以命諸侯 使萊人 以兵劫魯 俾得志 于盟 兵以通 奸於士 兵之不祥 君合好 而

禮於必不 始禍者 死也 又云 越禮 故不與 國即 司馬籍 泰國 即 郭午 宿寅 之甥 也 宿寅 范吉 射之 姻

職則有功 越職 即 死 韓非子 曰 韓昭侯 醉而寢 典冠者 見 董之 寒加 衣於 君上 昭侯 覺罪 與臣 臣不得 越

為後可也 無障谷 公羊傳 何休注 曰 為越 職 非不 惡寒 也 以為 侵官 之害 甚于 寒 故明 主之 畜臣 臣不得 越

侵其君之 命為用 是不 臣也 禁弓弩 西門豹 法令 由一 史記 泰始 皇本 紀云 二十 六年 丞相 奏曰

縣未嘗有 五者所 不及也 禁弓弩 西門豹 法令 由一 史記 泰始 皇本 紀云 二十 六年 丞相 奏曰

黃霸密初 若煩碎 然精 力能 推行 之 禁署 吏以 富者 別白 之 數 母以 富者 謂賈 人百 萬 不足 與計 分

禁漁採 詳 珠禁 禁採 火禁 詳 寒 王吉 斬不 舉子 斬其 父 母 以上 棘合 理之 不養 者 禁山 公娶 姬 宋均 字叔

守凌道 縣有 唐后 山人 共祝 之 眾 巫因 娶百 姓男女 為其 父 母 鄭惲 罪不 舉子 鄭惲 字文 公為 下蔡 長九 江

威改易 罪後 稍豐 給 國禁 官禁 救後 出令 荏高 唐志 禁 陽球 號令 嚴明 懲大 赦 選平 原相 出令 曰 仍

不得復 有所 容矣 謂予 不信 明如 皎日 昔書 王沉 為 荏高 唐志 禁 陽球 號令 嚴明 懲大 赦 選平 原相 出令 曰 仍

如皎日 不得 階緣 免役 又云 庚亮 鎮武 昌令 曰 臨川 臨賀 二郡 並求 修復 學校 可計 丁寧 款密 為 荏高 唐志 禁 陽球 號令 嚴明 懲大 赦 選平 原相 出令 曰 仍

錢冊府 元龜 曰 劉秀 之限 令用 錢百 姓受 其利 杜民 戶勒 客船 隋書 令 孤熙 為 汴州 刺史 民有 向街 開戶 者杜

良改 稱 錢冊府 元龜 曰 劉秀 之限 令用 錢百 姓受 其利 杜民 戶勒 客船 隋書 令 孤熙 為 汴州 刺史 民有 向街 開戶 者杜

禁令四



**唐制**蘇頲禁斷錦繡珠玉制曰朕聞召公曰弗作無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叔代遷訛傳主驕縱惟崇玉杯象箸不勝捐金抵璧朕在幼沖每期質樸手未曾持珠玉目未曾觀錦繡自寅奉休圖勉康政道嘗想漢文衣綈之德晉武燹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敦本棄末朕甚懼之今王侯勳戚下洎廝養雕文刻鏤衣紋履絲習俗相誇殊塗競爽有妨於政無補於時豈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篤也且一夫一女不耕不織則天下有受其饑寒者今四方晏如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尚於珠玉珍於錦繡墾田疇而奪其務出布帛而害其功歟其珠玉錦繡等自今以後切令禁斷

**勅唐蘇頲**禁斷女樂勅曰自有隋頹靡庶政雕弊徵聲徧於鄭衛銜色矜於燕趙廣場角抵長袖從風聚而觀之浸以爲俗朕方大變澆譌用清滯蠹養茲女樂事切驕淫傷風敗政莫斯爲甚自今以後不得更然又禁斷大酺廣費勅曰禮存寧儉書戒無益約費嗇財爲國之本至如賜酺合宴正欲與人同歡廣爲聚斂固非取樂之意況目徇於奢是不誠也心勞於僞是不經也自今已後兩京及天下大酺所作山車旱船結彩樓閣寶車等無用之物並宜禁斷又禁斷妖詛等勅曰釋氏汲引本歸正法仁王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之罪人成其詭怪豈涅槃之信士彼有白衣長髮假託彌勒下生廣集徒侶妄說災祥或別作小經詐云佛說或輒畜弟子號爲和尚眩惑閭閻蠹政爲甚刺史縣令職在親人自今以後宜嚴加捉搦

**唐碑**元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曰楚材字晉卿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極極不遺而彼州此郡動輒兵興相攻公首以爲言皆禁絕之

**判唐姚齊梧**對懸政象法判曰獻歲布德羣物俱新懸法施令衆官畢舉是遵往躅無昧彝憲惟甲位當司馬職在平人載舉舊章不忘所守因天地之始和擇官司之令典懸之象魏表一人之有法狗以木鐸俾萬方之知禁將使國風所逮丕冒海隅王化所流率先京邑奚金吾之妄糾在古典而斯昧

**策唐白居易**對號令策曰王者發號施令出於一人加于百辟被于萬姓漸于四夷如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返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由令不一也不一者非獨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蓋謹于始慢于終張于近弛于遠急于賤寬于貴行于疎廢于親則不一也又對典章禁令策曰臣聞典章不能自舉

待教令而舉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昔密賤行化德及泉魚非嚴行所致也推其誠而已魯恭為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已又聞周公之理也周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教令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以為遲矣

**道序**元虞集禁令篇序曰戒之使避曰禁示之使從曰令一禁一令各專一事故上自朝廷下逮倡優走賤莫不備列使人知所避嚮而遠於罪

典法一

**原周舊**魯初仲孫周之舊禮夫魯有初國在盟府可覆說也周禮太宰乃施儀文王之法無更能用左傳能用典矣

**取害**起姦法有起其害無更能用左傳能用典矣

**儀文王**擇楚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率由舊章謹

**爾侯度**求令典舉孔帖云張曲江龍池聖德頌法旋補壞焉瑕穢而闕典咸備舊章悉明練

**增損儀矩**倫帖曰李言甫為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又曰鄭餘慶帝惠典制不

典法二

**慎五典**者慎德屏棄典刑非訖於威惟訖於富尚有典刑雖無老成人大夫相序大夫以法相

**制事典**趙宣子言三辟之興叔向與子產皆云三辟之興皆司典之後譚天下公共者張釋之曰法

**規制遂定**孔帖云章述先是詔修六典徐堅劍意或餘歎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編於令宗

簿書一

**周禮**曰司書掌九式九正九事以周知入出百物叙其財受其幣九事謂九式鈞考財幣又曰大司馬大

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簿書文獻通考曰漢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郡官漢制郡國歲盡遣

上計掾史條上郡內眾事謂之計簿孔帖曰蘇瓌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

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閱正盡一月止又曰張嘉貞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

聞旬廷無稽牒資治通鑑曰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

之於令永為國典

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潯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宜歛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入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賣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會要曰貞元十二年賀蘭正元進用人權衡十卷舉選衡鏡三卷 玉海曰開寶六年七月命參政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參詳長定循資格取悠久可用之文為長定格三卷總二百八十七事書成上之頒為永式自是銓選益有倫矣 又曰至道元年詔重造二稅版籍頒其式於天下 又曰景德四年權三司使丁謂言戶部狀景德三年戶口數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戶二百萬二千二百一十四口賦入之數計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九切以版圖之設生齒必登所以一其租庸辨其眾寡前朝丁黃之數悉載縑緡國家幅帳萬里阜成兆民唯國用之缺書由有司之曠職臣今以籍具上史館望歲較其數以聞從之 又曰上召三司孔目官李溥等二十七人問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盡言其利病願得條對許之送中書令宰相假以顏色令剖析寇準曰先有司之義也溥等條上三司利害七十一事 中書參校其四十四事可行遂著於籍 錦繡萬花谷曰丁謂撰景德會計錄後蘇轍亦仿其法為皇祐會計錄紹興五年通臣亦有是議名曰紹興會計錄 文獻通考曰高宗建炎三年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教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

簿書二

月要 歲會 周禮小宰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對注云每月之小計也 具文 贊治 漢宣詔曰

文而已 史掌官書以贊治贊治令羣吏致事注使備歲盈文書來今上計也 司書 案牘 漢書 掌官契 善辭案 周禮 五

以治藏注人主財用簿書也 後漢周行 計簿書 送解式 黃霸為馮遂 公石 卒州使人送解至京書以

為齊相任刑法善為簿案為州內所則也 延年文致 呂範關白 嚴延年治獄 案至密也 吳志 初孫康使

條已上一日付了四十條已上五日了 一 延年文致 呂範關白 嚴延年治獄 案至密也 吳志 初孫康使

呂範典主財物稱權私求必關白 不談私 詩當時見望權 守陽羨長有私用策或判覆功曹周 簿領 符牒

谷範典主財物稱權私求必關白 不談私 詩當時見望權 守陽羨長有私用策或判覆功曹周 簿領 符牒

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玉海曰慶元二年史書許及之言法令便民者莫切于便法請以新舊法刪潤成一書趙鼎尚書省審訂然作總類為名十一月參知政事龔茂良進史九品七司玉海曰天監中徐勉為尚書定門編類冠以十八條法總類為名十一月參知政事龔茂良進史明部七司勅令格式申擁膝據察魏氏春秋高柔為刺史今史評焉匪懈至據膝抱文書而寐太祖見而哀支判官勸總吏職銜或出自昏考樂外郎即故事考吏部精力于官為假職功績於前人所不堪播反用避諱獨類然據案鈎視簿景為絕竄簿捷偽牒孔帖曰王職進考功員外郎即故事考吏部精力于官為假職功績於前人所不堪播反用人材簿玉海曰始興六年右相張浚上重修律秩新書則記姓名於簿遇有選用搜而尋之無不適當裝遵慶強敏苗晉卿練達孔帖曰裴遵慶性強敏視簿練達事簿最一省無遺始由踐祚萃三百餘事之詔書上躡中興別二十五章之役要玉海

簿書三

不視文書後漢向栩字甫與為趙相不視文書舍中生蒿棘對簿謂獄訟文簿也不改謂上計文書不常白舉書多張文簿計簿也校簿諸

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云云亮謂之夜省文書吳志云滕胤為太常白牒訴控愆并喧囂煩其慮牒訴

景德會計每詔獎之以其書付秘書省景德會計每詔獎之以其書付秘書省簿書填委蘇軾詩云簿書填委入充堂造貢籍成玉海云乾道八年禮部尚書朝沂郎官

簿書四

判唐宋全節對造帳籍判曰國之彝倫資於版籍儻或廢闕是長姦回頃者寰海徵兵編戶失業粉榆暫別蓬籜無歸聖朝提象握符再造區夏矜百姓之流蕩廢三年之典故且量地出稅據丁授田法在畫一事宜經久永言州府恤此疲人曾無革弊之規徒徇隨時之義昔漢朝倉卒猶或先收今歷代升平寧容後造租賦所繫不可憑虛豪右主藏須從抵實欲施小惠亂我大猷人有憚於暫勞國遂忘於固本州司所見頓昧通途爰叩兩端敢申獨見

要會一

要會一

增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更名其山曰會稽 周禮曰太宰歲終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

又曰小宰六敘五曰以敘受其會 又曰八成八曰聽出入以要會月終受羣吏之要 又曰職歲掌賦出

以待會計而考之注功司會鈎考詳吏之計 又曰內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 又曰縣正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又曰中車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又曰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注以土計貢稅之法 又曰鄉師大役

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注役要所遺民徒之數辟功作章程 又曰小司徒

稽國中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大比謂簡閱民數

及財物也 又曰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 左傳曰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注如今計獻諸公府卿寺 玉海曰衛宏漢舊

儀朝會上計律常以正月旦受羣臣朝賀天下郡國奉計最貢獻 八曰元狩二年上谷太守郝賢坐計謾免

師古曰計簿欺設 又曰司馬談為太史公注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 又曰黃龍元年詔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貧

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案之 後漢書曰大鴻臚郡國上計屬為郡國

常以春行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 又曰大司農郡國四時上月旦 桓譚新論曰

漢百姓賦斂一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於都內為禁錢 北史蘇綽傳曰牧守令長非通六

典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玉海曰柳冕疏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

尚書省 唐書曰天寶元年天下郡府三百六十二縣一千五百二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部進計

帳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 玉海曰元和間中書奏三司錢物至

年終各具所入所用數分為兩狀以二月聞奏 又曰崔伯易曰以皇祐之書較景德之錄雖增田三十四萬

餘頃及減賦七十一萬餘斛 又曰祥符三年召近臣觀書于龍圖閣閱元和國計圖三司使丁謂進曰唐朝

用江淮歲運米四十萬今江淮歲運米五百餘萬即今府庫充實倉庾盈衍上曰民康俗阜誠賴天地宗廟降

祥而國儲有備亦自計臣宣力也 又曰祥符會計錄九年林特上凡三十卷詔獎之仍付祕閣特前為三司

使奉詔纂大中祥符八年天下戶口財賦凡戶八百四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口一千八百八十萬一千九百三

十計入兩稅錢帛糧斛二千二百七十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三縣絲織草二千二百八十三萬六千六百三十

六茶鹽酒稅權利錢帛金銀二千八百萬二千 又曰慶曆元年詔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光帝時及天聖初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增損之數以聞 又曰張方平曰慶曆五年諸路監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增三數倍以上 又曰治平四年三司使韓絳上治平會計錄六卷詔獎諭內外歲入一億一千餘萬出一億一千餘萬 又曰熙寧七年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臣韓絳提舉先是絳奏三司總天下財賦其出入之數並無總要考較盈虛之法欲選官置司以戶口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歲校增虧以能否為黜陟故有是命 又曰元祐三年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等言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所收錢穀金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欲取費用詳加裁節多不傷財少不害事詔浮費並用裁省 又曰靖國元年右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言已往之費不可追未然之費所宜會

要會二

**辟名** 經費 謂文簿不實 聽出入 考財用 周禮小宰以八歲經邦治八曰聽出入以要會要會計最薄 羣吏正成 三公受計 小宰宰夫之職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 嚴助奉計最

**張蒼** 選計相 嚴助 魏奉三年計最嚴凡要也 考其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漢書 稽以簿書 辨其名物 稍食 行

**事** 周禮曰官正月終會 掌皮 典泉 玉掌皮周禮膳夫外府則束庖 晏子 王稽 說苑曰晏子治東阿二

**相** 一言者君也時者者 比要 簡稽 周禮曰小司徒大比則受邦國之 考治成 會政事 周禮曰卿大夫

**守** 三歲不計 會出入 計中否 又曰占人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考治成 會政事 周禮曰卿大夫

**使** 會賦之數自今 較出入 會盈虧 玉海曰皇祐二年命學士承旨王堯 臣又知王守惠右司諫陳升之與三

**下** 歲賦之數自今 較出入 會盈虧 玉海曰皇祐二年命學士承旨王堯 臣又知王守惠右司諫陳升之與三

**用** 會賦之數自今 較出入 會盈虧 玉海曰皇祐二年命學士承旨王堯 臣又知王守惠右司諫陳升之與三

**守** 相領之願復置 願復置 宜復修 玉海曰皇祐二年命學士承旨王堯 臣又知王守惠右司諫陳升之與三

**任** 遺使奉計 趙壹 獨損 裴諤 不對 後漢書曰趙壹 臣又知王守惠右司諫陳升之與三

**入** 多利歲出納幾何 裴諤 不對 後漢書曰趙壹 臣又知王守惠右司諫陳升之與三

**謂** 所述集成六卷其出入之數取一年最中者為準上嘉德 又曰皇祐二年命學士承旨王堯 臣又知王守惠右司諫陳升之與三

**互** 相關 總為揭貼 邦用度支是司出

王海曰乾道四年度支郎趙鼎...  
王彥威開成初為戶部侍郎...  
籍可見 盈虛登耗指掌可分...  
度經費為職臣分別科目使...  
學請詔臣編纂宜和兩浙會計...

要會三

會稽史記云禹會諸侯江南...  
周禮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歲終會政 又云州長黨正...  
命其屬 又云小司寇...  
典路 又云典路屬車於庭...  
納其餘 又云納其餘...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會稽司會 會財也 會計也...

德化一

史記曰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學周人所恥何往為祗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左傳曰子產相鄭一年與人謂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又謂曰吾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經濟類編曰倪寬為左內史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闕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纏屬不絕課更以最 韓愈集序曰扶風馬公總為鄆曹濶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公之始至眾未熟化以武則忿而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疲精瘁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眾皆戴公為親父母 續問奇類林曰明道先生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常從明道假其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放假之可

德化二

先訓

自責 魏霸字喬卿為鉅鹿掾吏有過先訓之不改乃罷之或稱他史之長以激之皆

論

論語草上之風必化之 不愛 胥效 善民用 玉昏效 矣 詩爾 答訟主 寢訕上 民訟注 取則物

草偃

草偃 詩序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不愛 胥效 善民用 玉昏效 矣 詩爾 答訟主 寢訕上 民訟注 取則物

頌

頌有曰官長者懷德乃揚會吏人誨母告元不孝竟篤而日我近過到元家與學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焉以備之

廣漢

廣漢 其俗明黨乃揚會吏人誨母告元不孝竟篤而日我近過到元家與學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焉以備之

名

名 長老鄉里所信者數十人誨母告元不孝竟篤而日我近過到元家與學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焉以備之

何

何 詩意一朝欲到此子于不義母問元不孝竟篤而日我近過到元家與學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焉以備之

孝

孝 辛成 敷五教 設四誠 書誠數五教在簡 赤鏡伯為山陽守以德教人倫孝行焉以備之

荀

荀 氏傳云載為檢次令為政有德風集其境 滯鞭相取 葦杖示刑 漢書劉寬為滯鞭守矣 陳思王賦 願借寇君

王

王 隱晉書應舉為南平守郡人歌之云 滯鞭相取 葦杖示刑 漢書劉寬為滯鞭守矣 陳思王賦 願借寇君



乞留董和東鎮漢紀成都令縣界豪強不入境法說劉璋博知為東蜀郡相唐老復借寇君一年蜀

人子畢為緣唐尊緒衣成人有足死不為嫌下車以諸汚其衣符院封平化侯庫車悉高偽物皆棄

數下車王許之居數歲民悉高其車此不使而化類川人感延壽化買車馬下里為物者皆棄之亦道

史孫叔敖為相王以犀車不使馬欲下令使高相曰類川人感延壽化買車馬下里為物者皆棄之亦道

化民成俗敬教勸學由學術文公閉閣思過省儉助婚轉延壽化買車馬下里為物者皆棄之亦道

以田相移任談學者比鄒魯諸生執俎豆文翁化蜀教人讀書學士比於鄉會思田田延壽化買車馬下里為物者皆棄之亦道

不累日習之至可持駕服唯之從臣聞採曲木者不累月銷金石者不累日牛之於利害好惡豈及教訓服

木石之類歲期年而風俗和平罔空虛吏民富實獄訟止息刑人同棄鬻羔豚不飾賈銷金石

移臣弘尚竊遺之也儒服孔叢子曰孔子相魯魯人謗曰魯東而輒投之無尺鞵之廢粟棧及無郵及三月政成民

歲倫夷獠相聚山澤為盜數千衣衣章甫實博我所章甫衣惠我無尺鞵之廢粟棧及無郵及三月政成民

示以善惡山盜遠卻出乃為儒服出城致凡諸守將以腹心自衛多所猜防安獨撫結所部示無疑阻但有白

移以無問疎遠皆至階內由是人情遂固凡諸守將以腹心自衛多所猜防安獨撫結所部示無疑阻但有白

或以刑法以樹威乎從何元龜曰裴成為彰義節度招撫吾人既平淮揚以蔡卒為牙兵先驅以歸中

道而逃冊府元龜曰楚國楚宗時為道州刺史以家人法為理不以楚軍車出迎卒三子為紀綱之僕馳卒不願

賦部者舊傳曰張霸為會稽太守崔實往道州刺史以家人法為理不以楚軍車出迎卒三子為紀綱之僕馳卒不願

吏皆孝友冊府元龜曰晉馮暉為靈州刺史使清問土橋之間皆從俗割掠行旅加以恩惠實以義信

餉道不拾遺縱之見母悉令歸家冊府元龜曰元正不府相為謝州刺史元頗著恩信蓋終闕獄囚因期某後

公若有所疑臨請當其罪歸名因悉令歸家冊府元龜曰元正不府相為謝州刺史元頗著恩信蓋終闕獄囚因期某後

子日季子治實父取小魚也貌冊府元龜曰唐元德秀為魯山縣令出之曰明不取小魚果格猛獸南

破盜自陳願統狂獸而還秀始相慈愛咸自款服經齊典編人馬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有狂獸何為

選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成還領訟事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關或

政術部 德化

諫曰何自若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

德化三

原觀民設教

德博化光

化馳如神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雨雪瀼瀼

見現曰消

飛鷄好音

翻彼飛鷄集于泮林食我黍甚懷

汝墳遵化詩序汝墳道化墳之文

違命從好

人上從上命從上命從上好好也

爾惟風下民惟草

政由俗革

道有升降

入其國其教可知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以寬服民

養之以仁敬之以禮

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

擊史記云子產相鄭一年堅子云

及於寬政

小人不為非

市不預賈

道不拾遺

鄭有聖令

為壽守東郡民不忍欺

子產治單父民不忍欺

惠在愛民

延壽守東郡民不忍欺

因其迹

吏民向化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治獄八年

田者讓畔

遺錦詣吏

天下無冤民

衛卒請留一年以報寬饒德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

遺錦詣吏

天下無冤民

恩及歲歲交代上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

遺錦詣吏

天下無冤民

由興之所由興也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

遺錦詣吏

天下無冤民

王政化之為貴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

遺錦詣吏

天下無冤民

人遺吏米肉而訟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

遺錦詣吏

天下無冤民

徒歸家應期而還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

遺錦詣吏

天下無冤民

棘水君伐之我有蚌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

遺錦詣吏

天下無冤民

刑案指眉兒以報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

遺錦詣吏

天下無冤民

生男名駱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

遺錦詣吏

天下無冤民

以江為宇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

遺錦詣吏

天下無冤民

吏有相訴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

遺錦詣吏

天下無冤民

我有一積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

遺錦詣吏

天下無冤民

自責 休囚於家 陳留風俗傳云 一郡慕化 張霸為淮 王侯泣涕 賴遇賢令 彭子陽 巷路歌來晚

可去 互抱 趙馬 脚不得行 篤義多恩 原守百姓 趙喜為平 見薄使去 因以刀還 趙後漢書 海賊欲向

無附枝 麥秀兩岐 張君為政 樂不可支 東觀漢記 張堪為漁陽 百姓歌來暮 范觀漢記 應

賈珠傳曰 舊交趾 多珍產 文趾刺史 訊其反狀 咸言香美 水過重 故聚為盜 賊率多無 清行 示各使安 下積私

撫荒散 百姓以安 巷路為之 歌曰 賈父 男名賈男女名賈女 謝承後漢書 賈彪 亭長請罪 魯恭字仲康

長借牛不還 人訟之 清平還再三 兄弟感悔 許判為桂陽 守行春到 未陽 民有將劫 兄弟爭財 弟為中對之數

不從 恭欲解印 吏人泣 長請罪 兄 弟 感 悔 許 判 為 桂 陽 守 行 春 到 未 陽 民 有 將 劫 兄 弟 爭 財 弟 為 中 對 之 數

罪 姦吏復職 高柔字文惠 為管城 長姦 恩化 空城 魏劉毅為揚州 刺史 遺粟繫樹 魏志 桓階為 民服德

化宿惡 奔迸 吳錄 王鐔 曲阿 以孟為字 吳志 孟宗 為豫章 守民感 王世容 治無雙 省徭役 盜賊空 王鐔字

世容為武城 人為武城 長 政清民和 稽守二年 政清民和 君 生為立祠 晉書 荀勗 百姓愛之 又云 鄭柔 市無二賈

王隱晉書 甘卓 政清民和 稽守二年 政清民和 君 生為立祠 晉書 荀勗 百姓愛之 又云 鄭柔 市無二賈

為相州刺史 仁為首 以惠為先 劉深碑云 君 還柱 陽 南土美之 晉書 杜預 都督荊州 諸軍無二賈

海沂之康 又曰 王祥 為徐州 刺史 政化 大 考老中坐流涕 又曰 祖逖 為徐州 刺史 百姓感悅 置酒大會 者

破銅券與盟 又曰 應 濟 為南平 太守 時 武陵 溪 哺乳 梁書 始興 王 暕 為安西 將軍 還 前 兄 後 弟 夏 侯

恩惠 百姓 頌曰 前 兄 後 弟 布 政 優 優 大 鄭 小 鄭 為 之 史 北 齊 鄭 道 昭 為 兗 州 刺 史 十 載 風 故 同 案 得 百 姓 清 德

頌 曰 張 晏 之 行 北 徐 州 事 御 史 下 察 州 郡 至 北 徐 州 推 得 百 姓 曲 堤 羣 盜 屏 跡 又 曰 宋 世 良 為 清 河 太 守 郡

所 製 清 德 頌 數 篇 曰 寧 波 東 吳 會 稽 不 歷 成 公 曲 堤 世 良 易 田 改 鞭 又 曰 後 周 崔 暹 為 清 北 太 守 公 田 多 沃

良 至 盜 奔 他 境 諺 曰 曲 堤 誰 險 賊 何 益 但 有 宋 公 自 郡 跡 史 易 田 改 鞭 又 曰 後 周 崔 暹 為 清 北 太 守 公 田 多 沃

恩 也 古 者 所 無 罷 漁 獵 卻 丁 庸 又 裴 俠 為 河 北 郡 督 有 漁 獵 夫 三 千 依 口 以 給 役 人 又 所 不 為 也 恩 罷 之

規 矩 于 公 之 後 有 于 次 武 獄 無 千 仲 文 字 次 武 至 郡 窮 治 獄 遂 免 語 曰 明 刺 無 雙 有 千 公 不 畏 強 禦 也 次 武 下

清 鄉 安 定 隋 書 樊 叔 略 累 封 清 鄉 安 定 公 開 皇 中 為 相 州 不 殺 非 時 草 閣 初 平 人 多 強 暴 濟 泰 至 郡 敬 讓

清 鄉 安 定 隋 書 樊 叔 略 累 封 清 鄉 安 定 公 開 皇 中 為 相 州 不 殺 非 時 草 閣 初 平 人 多 強 暴 濟 泰 至 郡 敬 讓

大行邑里歌曰廬州類有遺性行  
同在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

米粟賤追李峴又李峴為京兆尹機臣忠恐其不附已以雨災出為長沙  
郡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淫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

德化四

**碑**唐韓愈柳州羅池廟碑曰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今凡有所為於其鄉里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連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

**墓誌**明梁潛泰和州知州顧侯先遠墓誌銘曰擢知龍陽州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穉至號泣於道不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即吳侯也吳侯以民好訟告於侯侯撫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為之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集侯乃自為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也輒為疏理非誠負冤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侯精敏無敢舞文以病民

德感一

縣獨不電 鄒獨無灾 東觀漢記韓棧為下邳令 化及鳥獸 山無豺狼 後漢書蔡為中牟令 不犯境 一

荆州三虎 日南雙鴈 抱朴子曰王業卒荆州有雙鳥三頭 南 兔棲牀下 鳩巢屋上 儒為境

渡江東觀漢記建武十六年四月方牛大疫臨淮獨不 答泥龍 冊府元龜曰周徐台符晉末為韓

澤生穉穀 冊府元龜曰田仁會永歲初為郢州刺史時早旱祈禱竟甘雨百姓歌之即日雨足

收症暴骨去其煩苛 日青暈 月赤明 又曰馬越為懷州刺史時政界平則日黃中則青暈 鯉魚盡徙 蝗蟲不食

元龜曰李紇為汴州節度使蝗蟲 放蛇歸牀 飛蝗避境 齊書曰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無蛇膽可為藥有

里界宿還復故處 應更送還明乃復歸 冊府元龜曰晉趙廣為壽 竟免為害 必當無患 冊府元龜曰

冊令高祖天福四年詔褒考滿之後量留一年以飛蝗避境 齊書曰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無蛇膽可為藥有

不尚暗室天鑒 豈無汝等白 鹿夾穀行 虎低頭伏 漢書曰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無蛇膽可為藥有

我為托必當無患 言詔而風止 鹿夾穀行 虎低頭伏 漢書曰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無蛇膽可為藥有

死若是我人者當服罪 自知非者當發呼稱冤 一虎低頭目其一鳴吼自奮遂放失之者 螟騰消亡 樹

木茂盛 謝康成箋詩曰螟騰消亡 自知非者當發呼稱冤 一虎低頭目其一鳴吼自奮遂放失之者 螟騰消亡 樹

為宮 物生於野 竹書紀年曰周德既隆 草木茂盛 蓋堪為宮 因名蒿室 冊府元龜曰後唐索象

至 見效可信 德能致之 其精畢至 漢書李尋傳曰致治感陰陽 猶崇崇之積也 萬民因故 太平氣和 慶為麒麟 鵠為鳳凰 論衡曰或時放氣 性隨時變 化豈

朱草 甘露醴泉 焦氏易林曰甘露醴泉 朱草仁政得 慶為麒麟 鵠為鳳凰 論衡曰或時放氣 性隨時變 化豈

必有常 黃霸潁川集鳳凰 秦彭山陽有麒麟 漢書曰黃霸外寬內明 前後八年郡中愈治 是時風神爵

類哉 黃霸潁川集鳳凰 秦彭山陽有麒麟 漢書曰黃霸外寬內明 前後八年郡中愈治 是時風神爵

政術部 德感

政術部 德感

似有鳳凰朝麟嘉禾  
甘露之瑞集其郡境

祝明禮修而麟至

思睿信立而虎擾

春秋正義曰祝明禮修而  
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

德感二

**原風不搖條**博物志文王以  
太公為權壇令

**子產治鄭蕪蔡不生**梁異別傳云子產治鄭  
蕪蔡不生鵲巢不至

**天氣自正**河上公注老子云  
天人相通氣相

**賈人君清淨**

**原以身填堤波稍還却**前漢王尊傳尊為徐州刺史  
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沒孤子金

**堤親親林云仁政**

**張君為政桑無附枝**詳後

**蝗不入密界**後漢書周暢為樂氏  
卓茂

**地氣自昔奔走**

**去珠復還**謝承後漢書云  
玉嘗為合浦令

**蝗風來合**不暴風風來合

**蝗不入茂陵**益部楊錄為茂  
陵令蝗不入界

**天旱自責應時澍雨**後漢書周暢為樂氏  
卓茂

**萬物豐茂**通

**注楚辭云君賢臣忠政令大**

**甘雨即降**桂陽先賢傳云張君為平輿  
令天旱積柴自焚甘雨即降

**甘雨輒澍**謝承後漢書曰  
里高為徐州刺史

**反風滅火**陳留書舊傳云劉焉為江陵令  
火災昆向天叩頭焉為然下兩

**蟲飛不集**謝承後漢書曰謝克為壽張令  
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國

**萬物豐茂**通

**薦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

**蝗搆火自焚**經濟類編云涼輔字漢儒仕郡為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  
雨無降輔乃自暴庭中積薪柴聚焚茅以自環搆火將自焚未及日中而天雲

**東先生通神明**謝承後漢書云東先生通神明  
兩澍衆謂至誠乃歌曰東先生通神明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公沙穆為弘農  
令沙穆為弘農

**五星若貫珠**初樂

**風濤開霽**又云王

**令界有軻蟲請以身禱**

**萬物斯覩**隋書云陽鳥垂明蓋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  
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

**蝗飛盡去**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公沙穆為弘農  
令沙穆為弘農

**五星若貫珠**初樂

**風濤開霽**又云王

**至德之萌五**

**蠶一年四熟**冊府元龜云唐尹思勰為青州刺史善政境內有蠶能一年四熟者

**風濤開霽**又云王

**五星若貫珠**初樂

**風濤開霽**又云王

**五星若貫珠**初樂

**吳張亮交遊**兗州吉安丞行至海陽水而祭為文曰行德請已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

**益乾祐初**因忠獲累以孝見尤四維露靡千里安流時當盛夏平御覽云云者盛德則嘉禾生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益遣人以酒餽**致祭二縣蝗為鴉鴉聚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而異本**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而異本**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而異本**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而異本**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而異本**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嘉禾者仁丹也**

德感三

**詩唐鄭畋麥穗兩岐詩曰** 匪慮憂千畝嘉苗薦兩岐如雲方表盛成穗忽標奇瑞露縱橫滿祥風左右吹謳  
謠連上苑化日遍平陂史冊書堪重丹青畫更宜願依連理樹俱作萬年枝 明王問大司馬統師至姑蘇久  
早霖雨適降詩曰方名佐周宣王師動以天式瞻靈雨降恪在福星前殺氣窮桑海滋潤芋田山農有謠頌  
應並凱歌傳

**早霖雨適降詩曰** 方名佐周宣王師動以天式瞻靈雨降恪在福星前殺氣窮桑海滋潤芋田山農有謠頌  
應並凱歌傳

**早霖雨適降詩曰** 方名佐周宣王師動以天式瞻靈雨降恪在福星前殺氣窮桑海滋潤芋田山農有謠頌  
應並凱歌傳

**早霖雨適降詩曰** 方名佐周宣王師動以天式瞻靈雨降恪在福星前殺氣窮桑海滋潤芋田山農有謠頌  
應並凱歌傳

**早霖雨適降詩曰** 方名佐周宣王師動以天式瞻靈雨降恪在福星前殺氣窮桑海滋潤芋田山農有謠頌  
應並凱歌傳

**增賦**唐李程日五色賦曰德動天整祥開日華守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驗瑞典之所應知淳風之不遐稟以陽精體乾文於君位昭夫土德表王氣於皇家 錢起泰階六符賦曰考星象之躔次探瑞氣之興源得

泰階於前史總六符以爲言既出沒以候君德又燦煌以麗乾元爾其祥德而發觀瑞而明德正則正俗平則平何君王之播理俾品物以咸亨配兩曜以齊美非衆宿之敢爭豈比夫聚彼德星頴上賢人所感托於箕尾

巖間傳說之精 石岑海水不揚波賦曰唐興百三十有四載湛恩溢乎荒外倬五曜之在天奄六合而成大赫吾君之光贊敷至道而允泰八狄窮厥而盡懼九夷無遠而不會則成周之德未足雙越裳之來今至再是

以四海盡鏡九瀛涵影寫合辟之祥光湛連珠之瑞景湛兮恒清晏兮砥平泊乎無情蕩乎難名如君之道酌焉而不竭象君之德注焉而不盈所謂皇得一則政能貞海得一則波不驚 潘炎嘉禾合穗賦曰天祚明德

兮降之嘉生案彼靈篇兮莫之與京脉震土膏且分苗於南畝駟臨天漢爰合穗以西成當元后之歷試表休徵於太平不莠不稂實堅實阜引薰風於和氣承湛露於蒼昊生非百里驗管仲之虛詞出異崑山自我皇之

所寶唐叔得之而合穎周成得之以充箱雙米一稗稱之表異孤莖六穗頌以非常今也尤盛居然允臧轉風而屢騰佳氣就日而交見祥光 四靈賦曰於惟聖人志氣如神百物自化四靈薦臻夫其時然後動動而斯

中叶休明之德邁川岳之貢負圖騰大河之龍銜詔引丹穴之鳳介蟲稱長將開與以應期肉角爲仁示有武而不用非夫天子睿哲黎元底寧惠化廣被品物流形則何能光有九土克擾四靈

**增頌**明宋濂膏露頌曰上帝降康甘露之灑於築其英布於下方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天地相合鴻休翕聚厭厭泥混紛紛密密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垂輪冲和氤氳以文我太平

**增行狀**唐楊炯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曰在饒州六年以仁明馭下鄱陽北岡上忽生芝草一株郡人以爲仁政所感共起一舍號曰芝亭

**增傳**明陳敬宗尚書王文安公傳曰公諱英字時彥上遣公賫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癘時浙間久旱公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

**增說**唐韓愈猶相乳說曰司徒北平王家猶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嗚呼

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夫猫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北平王牧人以康罰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易曰信及豚魚亦其類也

**記**唐符載甘露記曰大唐壬午歲南陽張君宰上元之二年有甘露降於庭梧滾滾霽霽如雨非雨者數日縣大夫謙不敢自道其美胥徒洎邑之緇黃幼艾以狀聞於連帥連帥表奏於天子天子嘉之優詔寵答癸未歲復降於庭梧夏四月余自淮南罷去丞相府將假道以歸主人備勞餼之禮遂盛於杯器以示予予取前箸以嘗之即薰喉淬齒液不及咽而腑臟塗然矣夫天地無私也至虛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御物之心誠萬人之氣和爲祥雲也甘露也或御物之心淫萬人之氣寃爲繁霜也苦雨也動於此形於彼自開闢至於茲日無他理矣夫如是張君之政徭賦調歛倉廩實歎風俗厚歎人民樂歎不然則何嘉祥元配鍾於邑也如此張君名集自

公正一

**史記**汲黯傳曰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 冊府元龜曰竇懷靜貞觀中爲司農卿趙元楷爲司農少卿懷靜不悅元楷因官屬大集謂元楷曰如隋煬帝時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農須公矣方今聖人躬履清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農何用於公哉元楷報然無以應 又曰狄仁傑爲豫州刺史初趙王之亂宰相張光輔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應曰亂河南者一趙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詞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不戢兵鋒縱其暴橫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如得上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 又曰唐紹博學善三禮爲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希旨請皇后爲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固爭以爲不可 又曰吳兢開元中爲著作郎兼修史時黃門侍郎張說因至史館讀則天實錄見論證對魏元忠事乃謂兢曰劉五即子修實錄論魏齊公事殊不



相假與說毒乎統對曰是統書之非劉公修述其人已亡不可誣枉幽魂令相公有怪 又曰相里造代宗朝爲戶部郎中永泰元年章敬皇后忌辰內侍魚朝恩置齋延宰相及臺省官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造與侍御史李衍以正言折之衍辭直而強頗忤朝恩遂罷會 又曰許孟容爲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 韓愈順宗實錄曰陽城爲諫議大夫正直時朝議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以白麻壞之慟哭於庭 冊府元龜曰蕭復字履初德宗建中四年拜吏部尚書平章事時盧杞或對帝前奏議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帝愕然大驚 又曰裴胄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前使李兼罷南昌軍千餘人收其資糧分爲月進胄至奏其本末罷之 又曰馬璘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自有私愛則法令不一璘善其議竟使殺之 又曰李絳爲戶部侍郎嘗因次對穆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獻入內藏是用官物以結私恩帝悚然益嘉其直 又曰裴度爲司徒中書令及堯文宗怪度無遺表家人進其草稿以未定儲位爲憂言不及於家事 又曰梁崔彥爲尚書左丞素與崔彥融善彥融嘗爲萬年令彥謁於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書題皆路遺中貴人彥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除司勳郎中通刺不見彥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敢見 事文類聚曰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遣人告冀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求一使相幸同年贊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豈可以此私干於人萊公不樂後上議準今出與一甚官公曰與一使相使當方面風采足以爲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制公在相府抑私遠嫌皆此類 問奇類林曰龜山先生言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者非諛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續問奇類林曰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會丁晉公去寇萊公姓氏云逆準不書蔡文忠公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爲姦黨所誣遂令磨去 問奇類林曰司馬光作通鑑至太宗之世忽有衣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顛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 又曰劉摯拜御史神宗問御從王安石學耶安石亟稱御器識對曰臣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 又曰神宗嘗對章惇稱章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

與客坐博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 又曰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常請諸名  
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唯伊川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 又曰侍御史錢通元符末攻曾布章敷上  
甚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子夜死過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既歸復舉哀布敗通除中丞誥詞有蹇蹇匪躬呱  
弗子之譽 續文獻通考曰天順四年會試以呂厲柯潛為考試官取陳選第一舉人不中有怨考官者以李  
賢弟不中謂賢亦怒遂鼓其說奏正其罪上疑之召賢問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  
其公上乃命禮部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遂加於部前

公正二

原惟官是視

直道而行 晉書崔洪傳洪薦雍州刺史郗鑒代已為左丞後糾洪謂人曰我舉郗丞而還  
私附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蓋部者直道而行也 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  
於樹團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法正身直道而行也 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  
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曰董禮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為法受惡 春秋左傳云劉

董狐奮筆

劉噉索紙 噉字長升為侍御史尚書郭彰可噉我法董狐奮筆趙孟受惡 晉諸公贊云劉  
角彭何解爾索紙筆素之望閑坐不敢與 南史執簡 司隸舉節 左傳齊太史書曰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校衆人解而止噉筆素之望閑坐不敢與 南史執簡 司隸舉節 左傳齊太史書曰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南史氏問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問既書矣乃還 漢書諸葛豐為司隸校尉侍中許章以外戚貴幸奢  
淫不奉法問度賓客犯事與漢朝違豐索簡今欲奏 其事適逢章私出堂駐車舉節欲收之許氏屢請殺一書報  
後家客 鞭太子傳 令後漢虞延以清直為名 序云余為中丞鞭太子傳令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

道曲附家

太子所崇上由吾奉正法 漢書 序云余為中丞鞭太子傳令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  
於曲附家 太子所崇上由吾奉正法 漢書 序云余為中丞鞭太子傳令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  
道曲附家 太子所崇上由吾奉正法 漢書 序云余為中丞鞭太子傳令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

幸用事門

東出便更穿一門 南出者太 梁冀持劔張陵奪之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幸用事門 東出便更穿一門 南出者太 梁冀持劔張陵奪之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幸用事門 東出便更穿一門 南出者太 梁冀持劔張陵奪之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命給事而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命給事而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命給事而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至不與帝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至不與帝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至不與帝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親韓非子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親韓非子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親韓非子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于時特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于時特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于時特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書郎柳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書郎柳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書郎柳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范滂不署文學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范滂不署文學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范滂不署文學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苟或不可議郎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苟或不可議郎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苟或不可議郎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謝安舉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謝安舉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謝安舉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解孤薦讎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解孤薦讎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解孤薦讎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謝安舉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謝安舉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謝安舉 上皇瑛桓 嘉聞錯穿宗廟 桓為奏請誅 百官 東觀漢記 永弘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書云范滂不聽宗資署李頌文學資遷怒捶功曹佐未零朱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膚枉今日寧受笞

死其謂若汝不任典略云苟或有舉從一人才德實薄謂或曰以君當事不可以謀為識郎周樹延欺期中皆知

才其謂若汝不任典略云苟或有舉從一人才德實薄謂或曰以君當事不可以謀為識郎周樹延欺期中皆知

守法果於從政行如玉石折而不撓請宜部職也吳志呂蒙傳云蒙字子明常以謙約自飾周樹延欺期中皆知

紀山不視眩玉後漢鍾離意為高書上不受賜珠陽恩臣曰高書上不受賜珠陽恩臣曰高書上不受賜珠陽恩臣曰

奉觥性忠貞云有清臺滅明者非公事未嘗至於僕之室汝南太守歐陽然臨饗衆出敬曰西都督部郎延資

大 免李嚴無怨 勅曹騰無恨 亮辛嚴與諸葛亮皆下坐傲然曰太守歐陽然臨饗衆出敬曰西都督部郎延資

刺史仲嵩於斜谷得其書去之太守并劫騰帝殺之無恨史略稱曹騰益州 出獄候不謝 在位薦有隙後漢

字孟博嘗繫獄向書霍理出之候揮及不謝人問之滂引叔向 辛毗不與通 叔子不受謝 用事大臣莫

不交好唯平吐後漢書霍理出之候揮及不謝人問之滂引叔向 辛毗不與通 叔子不受謝 用事大臣莫

感張說 請族誅元滄曰王求禮為左拾遺則天朝孫萬榮寇陷河北蔡臣愕然謂之切當 懼曰宋梁為風聞舍人長安

中張易之誣構魏元忠為臣之道請先斬宗張說令誣之說將入惶迫懼曰宋梁為風聞舍人長安

多矣說感其言及入遂保明免若犯言流貶芳 楚守正 贊無忤 訓伏元龜曰從坐者八九人京師大和元

鍾離意白周樹 呂子明薦蔡遺 鍾離意白周樹 呂子明薦蔡遺 鍾離意白周樹 呂子明薦蔡遺

號為庶平 華陽恩臣曰高書上不受賜珠陽恩臣曰高書上不受賜珠陽恩臣曰高書上不受賜珠陽恩臣曰

稱以方正 號為庶平 華陽恩臣曰高書上不受賜珠陽恩臣曰高書上不受賜珠陽恩臣曰高書上不受賜珠陽恩臣曰

不視京師之獨 稱以方正 號為庶平 華陽恩臣曰高書上不受賜珠陽恩臣曰高書上不受賜珠陽恩臣曰

勅曹騰無恨 亮辛嚴與諸葛亮皆下坐傲然曰太守歐陽然臨饗衆出敬曰西都督部郎延資

出獄候不謝 在位薦有隙後漢 出獄候不謝 在位薦有隙後漢 出獄候不謝 在位薦有隙後漢

叔子不受謝 用事大臣莫 叔子不受謝 用事大臣莫 叔子不受謝 用事大臣莫

不為屈 何見謝 朝恩銜 不為屈 何見謝 朝恩銜 不為屈 何見謝 朝恩銜

朝恩銜 不為屈 何見謝 朝恩銜 不為屈 何見謝 朝恩銜 不為屈 何見謝 朝恩銜

不為屈 何見謝 朝恩銜 不為屈 何見謝 朝恩銜 不為屈 何見謝 朝恩銜

不為屈 何見謝 朝恩銜 不為屈 何見謝 朝恩銜 不為屈 何見謝 朝恩銜

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而前  
 曰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  
 象先孤立 陸贄立爭  
 太平御覽曰陸象先明皇先天初為中書侍郎平  
 章事太平公主用事同時宰相蕭至忠等咸傾附  
 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詣志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  
 又曰陸贄德宗貞元中為相嘗學以恤年入新  
 不  
 從令城 不謁輔國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處令城每事干仙芝芝多不從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處令城每事干仙芝芝多不從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處令城每事干仙芝芝多不從

未嘗私謁 不事新貴 守未嘗私謁  
 守未嘗私謁  
 守未嘗私謁

住城叔文之黨謂人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處令城每事干仙芝芝多不從

德之君不意書過記將來大慶 對曰臣執事所起居西太和中九年文宗御紫宸殿宰臣既  
 退帝命明不意書過記將來大慶 對曰臣執事所起居西太和中九年文宗御紫宸殿宰臣既

得從 日贈以錢帛 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乃多市酒餽就望江舊宅合觀史  
 日贈以錢帛 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乃多市酒餽就望江舊宅合觀史

所縱 日贈以錢帛 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乃多市酒餽就望江舊宅合觀史  
 日贈以錢帛 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乃多市酒餽就望江舊宅合觀史

厚而行 日贈以錢帛 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乃多市酒餽就望江舊宅合觀史  
 日贈以錢帛 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乃多市酒餽就望江舊宅合觀史

京師 日贈以錢帛 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乃多市酒餽就望江舊宅合觀史  
 日贈以錢帛 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乃多市酒餽就望江舊宅合觀史

學士 日贈以錢帛 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乃多市酒餽就望江舊宅合觀史  
 日贈以錢帛 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乃多市酒餽就望江舊宅合觀史

以言 日贈以錢帛 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乃多市酒餽就望江舊宅合觀史  
 日贈以錢帛 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乃多市酒餽就望江舊宅合觀史

每以 日贈以錢帛 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乃多市酒餽就望江舊宅合觀史  
 日贈以錢帛 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乃多市酒餽就望江舊宅合觀史

已如 日贈以錢帛 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乃多市酒餽就望江舊宅合觀史  
 日贈以錢帛 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乃多市酒餽就望江舊宅合觀史

羅賈不受請托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處令城每事干仙芝芝多不從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處令城每事干仙芝芝多不從

受大慶請託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處令城每事干仙芝芝多不從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處令城每事干仙芝芝多不從

年抗論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處令城每事干仙芝芝多不從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處令城每事干仙芝芝多不從

高為第一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處令城每事干仙芝芝多不從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處令城每事干仙芝芝多不從

與語論訪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處令城每事干仙芝芝多不從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處令城每事干仙芝芝多不從

二真可謂剛也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處令城每事干仙芝芝多不從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處令城每事干仙芝芝多不從

愈切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處令城每事干仙芝芝多不從  
 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處令城每事干仙芝芝多不從

活嚴善思於雷  
 活嚴善思於雷  
 活嚴善思於雷

寔之下 拒武三思於諂附之中 善思於雷震之下拒武三思於諂附之中

公正三

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子而授舜 太子嗜魚太公弗與 賈誼新書云周文王使太公傅

能正其志 周易明夷象辭曰內難 正直順事 毛詩羔羊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笑曰退食弗與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毛詩燕民篇云惟仲山甫柔亦不茹 靖共 處清共 嗚呼君子無與安

無黨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尚書 正而不諂 齊桓 晏子辭茵席之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對

服表對曰臣非君 陳完辭未卜其夜 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又晏子春秋云晏子飲景公酒曰暮公呼具大晏

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 不以私事害公義 說苑 晉文公問於舅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對曰臣

之嫌也 羔見易犯而謝之曰幸叔臣之過舅犯曰焉子者公也 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 左傳 楚子田玉諸宋

於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未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令 行公去私惡 呂氏春秋曰桓公行私去私惡用

風駕載姚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殉注云孟田獵陳名 立 正色立朝 春秋公羊傳云宋華督弒穆公伯父左

於朝則人莫敢敵難於其君者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行公去私惡 呂氏春秋曰桓公行私去私惡用

豎刁而為 浚齒無怨 論語 齊桓公 揚子亂行魏絳戮其僕 春秋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求樂

也 揚子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對曰絳無二志事君 趙孟干行獻子戮之 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

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等至 虞兵干法叔敖戮之 說苑 楚令尹虞丘子

勉之坐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質我吾榮祿也而中知免於罪矣 虞兵干法叔敖戮之 說苑 楚令尹虞丘子

公行法可以得禁能淺行薄無望上位臣為令尹十矣國不加法獄訟不息孫叔敖秀才多能其性無欲君

舉而按之政即國可使寧楚王從之以直無私楚昭王少為虞丘子徵于法孫叔敖戮之虞丘子喜入記之王

也 公直無私 呂氏春秋云石者秋之公直無私楚昭王少為虞丘子徵于法孫叔敖戮之虞丘子喜入記之王

直也 聖正廉 老聃至公 閻曰去其刑而可矣左昭問曰去其人遺弓荆人得之何索焉孔子 不賞私勞

不賞私勞 左傳 仲尼曰周任有言為 周公殺管叔 左傳 鄭放游楚于吳將行子產告于太叔太叔曰言不能

又何疑焉周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庚子將行之 叔向數叔魚 古之遺直也治國

刑不隱於諸君杜預注曰太叔游楚王兄弟也亢蔽也蔡放也吉大叔名也 叔向數叔魚 古之遺直也治國

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期年不聽朝王之

齊桓公相管仲左傳云呂卻畏通將焚公宮而

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為公見之以難告

子文公心致族廷理說

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吾法者廷理問若遂致其族人於廷理而責之曰吾族犯法將死而使

奉法不黨說苑

廷理錄吾私心釋之與吾法者廷理問若遂致其族人於廷理而責之曰吾族犯法將死而使

好不廢過惡不去

善左傳晉圍柏人苟實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過張柳明言諸昭子使為

稱其警不為論立其子不

為比在傳相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警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

曰立其子不為比

舉其偏不為黨

而公無私

先國家後私讐

安時志不為危激行

兵於趙者後以我兩人在耳今兩虎並負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

忍所私以行大義

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內非負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

天下必先公

呂氏春秋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則尺下平矣平得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湯湯陰陽之

和不長一類甘露時而不私一物萬

治天下當無私

愛賢也清有餘也聖人之志古記也

天無私覆

地無私載

天無私覆

也篤今之公也薄

不私其身不外其民

任安為人分眾人皆喜

善之史記陳丞相世家曰善陳孺子為宰內

任少卿分剛平

齊桓公相管仲左傳云呂卻畏通將焚公宮而

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為公見之以難告

子文公心致族廷理說

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吾法者廷理問若遂致其族人於廷理而責之曰吾族犯法將死而使

奉法不黨說苑

廷理錄吾私心釋之與吾法者廷理問若遂致其族人於廷理而責之曰吾族犯法將死而使

奴卸弘賞之東觀漢記弘傳弘字叔和嘉后兄也奴辭繁不吐剛而語上不茹柔而顯下漢方足以正

志在奉公前漢書直高節志在奉公公正不私前漢朱邑為人特厚篤於故舊然常無私於

上均恩澤於下劉向諫成帝直高節志在奉公公正不私前漢朱邑為人特厚篤於故舊然常無私於

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及賈貴外交之義漢有舊防備將曰吾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義

法所行也先武乃賞乃賞之直高節志在奉公公正不私前漢朱邑為人特厚篤於故舊然常無私於

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直高節志在奉公公正不私前漢朱邑為人特厚篤於故舊然常無私於

執法守正東觀漢記匡自繁獄吳良出信陽侯陰就千車駟口商簿法守正而徐忍政約執車駕故放送獄

丘遷昂以言受進終不肯謁善諫稱太守功德漢申房剛直物書今不避強禦後漢書鮑永傳永事亦抗

功曹良和以言受進終不肯謁善諫稱太守功德漢申房剛直物書今不避強禦後漢書鮑永傳永事亦抗

直不避強禦帝常曰書不畏豪族飲者私恩案者公法州刺史詳刺史以清滅責辭疾不聽後漢書鮑永傳永事亦抗

至二三千萬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除以有清名試責三百萬直詣謝不見雖同歲子所不能赦

被詔慨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割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後漢書鮑永傳永事亦抗

欲和按致之涼州刺史梁勳貴賦欲殺正和乃詣勳勳素與正和無隙諫鳴曰貪鷹雖同歲子所不能赦

欲驚而烹之何哉轉從之不殺正和乃詣勳勳素與正和無隙諫鳴曰貪鷹雖同歲子所不能赦

汝南先賢傳黃浮為潁陽令同時子為市採犯罪當死一郡望浮為不以私好害公義東觀漢記陸典與

言公義與同郡張宗上公鮮于爽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結稱所長而達言事無所依違東觀漢記第五倫傳

所依違無孟玉亢直不恤其親風俗通曰樂安初去詣府吏與相見不乞請乃不辭謝去告賓客太守盛允除

作亢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市無阿枉平銓第五倫為督錢據領長安市倫答書書舉為樂安

守梁冀遣人齋書有請託不通使者投囑書囑書投之於水不受私謁公庶不受私謁不發私書

以詐為謁蓋答殺之左遷修武令投囑書囑書投之於水不受私謁公庶不受私謁不發私書

臨漢樊準為州從事不通書記後漢公冀為太守在位恭慎周澤收妻自劾其妻哀澤老病常臥病齋

澤大怒收妻斷絕書屬後漢河東太守史弼被訟舉孝廉弼知權貴多請託弼乃預救斷絕書屬中常侍侯

詰獄自初當朝正色胡以衰非臣服非翁不收較卒撤去府君嘉朝正色吳翁被表以加朝

得屬託書一無所發魯國先賢傳云孔樹字元超為洛陽令置水刺吏得屬託書皆於庭事置大無

受不敢以私人謝承後漢書范滂傳云太守宗資書滂功曹滂外甥西平李暉為卿道非功曹所侍拒而不

玷汚清朝不所爭者私情所陳者國事後漢書紀對曰配天渡烈直每所言行恭古人之節不以二陸在

不義也昭曰君不惡之耶紀對不以私欲撓意席在於是臺閣不以私欲撓意致貨因市皆以挂鉞

陳泰傳云泰字元伯為句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奇寶貨吳質統事崔林不及奉箋魏志崔林傳云文帝

因秦市奴婢泰皆以挂之於薛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吳中郎將代節統事州郡莫不奉貴其公亮魏志崔琰

郎將吳質統河北軍軍部郎太守任維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代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

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拉球之兒女婿也太袒贊其公亮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

者雖親必罰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周谷能欺孫權更薄不用律書言甘露鄭敬獨曰樹汁蔡邕為郡初尉

輕重諸葛亮書云吾心如周谷能欺孫權更薄不用律書言甘露鄭敬獨曰樹汁蔡邕為郡初尉

獨曰明府政未致甘露甘者臺問揀屬皆言是甘露敬太守敕除道周規拒而不聽會稽典錄云周規為

陽徐視二月行時以草穢除道可晝不從因托疾而去郎君升危包威遂杖二十吳錄云包威吳郡

咸責數之以春月不宜破卵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劉備與弟亮公會則相見退無私面蜀道通好

升危非子道也遂杖二十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劉備與弟亮公會則相見退無私面蜀道通好

下同心夏侯涉為之私曰夫總天下者當與天下下同心直繩者枉木所憎清公者燕惠所警抱子

平役均賦抑強扶弱皆來蘇抑強扶弱則眾無冤獄矣直繩者枉木所憎清公者燕惠所警抱子

劉毅自表戒齋晉書劉毅表自表戒齋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習鑿齒曰夫

淵鑑類函

卷二百二十七

正德

六



杜正倫為給事中燕知起居注太宗謂侍臣朕每日坐朝不敢多言正倫進曰

君舉必書言存左史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願陛下慎之

義琰獨持節曲直勸甚烈之 **不交一言** 宋璟朝名譽留京家璟嘗使內臣楊恩勸張易之兄弟

思勳歸新上 **拒武三思** 宋璟朝名譽留京家璟嘗使內臣楊恩勸張易之兄弟

承嗣為太子一日慶之旨命昭德與杜佑下武后朝臣曰此賊欲廢我慶之率眾數百上表請立武

彌切冊府元龜公徐弘敏正言有功獨論奏直武后朝臣曰此賊欲廢我慶之率眾數百上表請立武

甘心也又云韓休為魏州刺史地有獨論奏直武后朝臣曰此賊欲廢我慶之率眾數百上表請立武

楊場為麟遊令時御史大夫賈愷貞節大校造金仙玉仙所論務甘也竟執奏獲免

人之術又云宗制書非一人上獨請以已年二十重徵丁課恐非保人之術省司遂微担調揚曰韋庶人

又云孟簡為倉部員外郎屬順宗登極王叔文竊政為丁課恐非保人之術省司遂微担調揚曰韋庶人

考功郎中 **妻老且醜** 以爲賢萬福獨不肯送謂史使德宗幸奉天陳少遊惡令管內醜史送妻于揚州

不往 **彙苑詳注** 云京兆尹李實曰韋純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

章事宰相李吉甫李絳互以事理曲 **出付御史臺** 岳邊潛于本使監軍以圖不軌迨至京師物於禁中幾奏

於內仗乃出付御史臺物得其不合 **禁賣人口** 多托賣人為奴婢數不受托至郡禁絕賣人口

**有賢佐** 韓愈墓銘云略從節度虛從史有賢佐曰孔戣從史為不法君陰爭 **將加害者數** 四冊府元龜云買

始以孝聞鄉里得齒士類後為李師道賓佐 **遇事不回** 軍司馬崔祐甫為永平軍行 **不附李實** 為中書舍人

時李實為京兆尹恃容恩寵於陵與給事中許 **風采動一時** 正帖立崔威為御史處 **謝絕楊國**

忠 **忠有藹及用事** 將引之輒謝絕 **清正見知** 無太平御覽云王及善為內史雖 **均一貧富** 冊府元龜曰平

為政已任故所至輒理 **杜悰語塞** 京兆尹杜悰欲以親戚託之持無趨降階伏除語塞 **至輔相而四**

**方無田園** 借事文類聚云真宗講學至輔相而四 **正色待太后** 內侍

又云章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不交一

言仁宗問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惟為清守無所阿附今日用道出江陵

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公默識之即薦陞德安郡守

開盤 領名 卷一百一十 政術部 公正

默識范理 續問奇類

林云楊文

奇類

類

類

類

類

**增**詩唐王炎行不由徑詩曰邪徑趨時捷端心惡此名長衢貴高步天路自規行且避繁紆僻將求坦蕩清豈同流俗好方保立身貞遠跡如違險修仁在履平始知夫子道從此得堅誠

**增**墓誌唐杜牧宣州觀察使韋公墓誌銘曰公諱溫字弘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辭自宰相下皆曰帝以一子請教於先生是宜避耶公不聽凡拜送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撫州司馬僊韶院樂官尉遲璋授光祿長史晏平以財膠貴倖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竟以康州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疏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羣公低首惟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

廉潔一

**原**左傳云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二君矣而無私積 國語曰鬪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成

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

者而我取富焉是對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吾逃死非逃富也 **晉**事文類聚曰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

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楚辭云寧

蕪潔正直以自清兮誰知吾之貞蕪 **晉**史記曰太倉公淳于令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里中

皆稱其蕪平 **原**漢書云尹翁歸為扶風大治常以三輔最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謹退不以

行能驕人甚得名譽病卒家貧無餘財天子賢之賜金百斤奉其祭祀 又曰公孫弘為丞相食一肉脫粟飯

故人賓客來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薛宣為馮翊池陽令舉蕪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獨受囚家錢六千

立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舉蕪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蕪士甚可

愍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也 後漢書曰李忠字仲都東萊人從光武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

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

之 又曰楊秉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蕪潔稱 又曰羊

續為南陽太守時郡內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贏敗 又羊陟傳云陟為河南尹計日受俸嘗

食乾飯茹菜而已 又曰孔奮字君魚扶風人為姑臧長奉母極求珍膳妻子但食蕪菜為眾所笑謂之弱劣

嘲奮曰置脂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也 又曰祭遵為人蕪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

財身衣韋絁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又曰郭丹為司徒名為清蕪視事五年卒賜送甚寵百官會

朝詰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為三公典牧州郡田畝不增 謝承後漢書云高弘字武伯為琅琊郡悉

出舍中供設付外冬坐羊皮夏坐板榻以桑杯盛漿水 又曰羊茂字叔寶為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

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鹹豉妻子不歷官舍 又曰隱暹字公向爲徐州刺史以小釜十日一炊 又曰朱寵字仲藏爲太尉家貧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米皆不敢當之 華嶠後漢書曰樂松家貧爲郎常直宿臺上無被食糟糠明帝每入臺輒見松問其故而喜之 東觀漢記曰黃香字文強爲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即撤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容張璠後漢紀荀爽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陳留耆舊傳云高順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草屋蓬戶甕瓦無備也 魏志曰司馬芝爲河南尹及卒家無餘財 又曰吳質爲荊州刺史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三年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已 吳錄云袁傳字君游吳人太守黃君高其德行舉孝廉爲尚書郎遷左丞出補江陵其女英得壞牆中珠璫百餘枚傳書上之詔以賜也 晉春秋云晉武帝謂胡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父帝曰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父也 晉書鄧攸字伯道爲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及去如初到也 又曰鄧攸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息素食 又曰魏舒爲司徒所得俸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又曰王敦籍周顛家牧得素麤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 世說云周顛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住王丞相往見之暴雨卒至舫船旣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也 王隱晉書劉實傳云實性冰清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實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 晉中興書云吳隱之廉潔過人爲廣州刺史州北界有一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水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在州清操逾勵 又曰褚裒字季野爲江州刺史每崇清約雖居官恒使私僮樵採 又曰阮放爲吏部郎在銓管文甚有稱譽性情約不治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饑乏王導以其名士供給衣食 又曰庾冰臨卒謂長史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死之日殮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世以此稱之 荊州先德傳云呂乂爲尚書令躬親萬機清白薰素不畜婢妾無車馬之好以節儉自守 會稽先賢傳云董昆清約守貧補大司農坐無完席會稽典錄云陳修字奉還烏傷人爲豫章太守十日一炊 又曰徐弘爲右扶風都尉家無餘產妻紡績也京兆舊事云長安縣孫農家貧爲郡功曹十月無被有萬一束菘取其中旦收之 宣城記云涇縣吳矩時爲

盧江太守有清稱微選船輕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所獲甚少矩乃語之逐除人見土而去後周書曰

韋臯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之負惡其華飾乃乘舊馬以歸又曰江陵既平諸將大獲

財物唐瑾一無所取唯得書載之以歸或曰文帝曰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密遣使檢閱唯見文籍

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利干義事文類聚曰隋趙執或作為齊州別駕東隣有桑椹落其家執悉

拾還其主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後為原州司馬在道夜行馬逸入田中暴田禾執駐馬

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問奇類林曰趙軌為齊州別駕入朝父老送之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以餞公

唐書曰張元素仕隋為景城縣曹竇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人千餘請代曰比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冊府

元龜曰唐李大亮太宗貞觀中為越州都督在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皆委之解宇又曰蘇頌為禮部尚書知

選事性廉儉所得俸祿推與諸弟或散之於親族又曰盧懷慎為黃門監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

綺文之麗所得俸祿隨時分散家無餘蓄又曰李勉代宗大曆中為廣州刺史前後西域舶泛海者歲纔四

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簡閱故末年舶至者四十餘又曰馮伉貞元中為膳部員外郎澤潞節度使李抱貞

卒充弔贈使抱貞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又曰陸贄為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母卒持喪于河南豐樂佛寺四方賻贈為詞厚致金帛贄絲毫無所受又曰柳公綽為渭南尉屬歲饑其

家雖給而每飲不過二器歲稔復初又曰郭承嘏尚父子儀曾孫為刑部侍郎自歿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

費皆親友供給而後具又曰令狐楚為宣武軍節度先是汴州主帥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悉以

歸公府由是汴人愛其廉問奇類林曰裴寬潤州參軍一日刺史韋詵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是

裴居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污家適有餉鹿者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又曰郭崇韜為中門副使天

祐中李存審既收鎮州遣宗韜閱其府庫或以珍寶賂遺一無所取又曰後唐趙光逢為相嘗有女真寄黃

金一鎰于其室家并屬亂離女真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官觀其舊封

尚在訓鑿曰太宗在晉邸聞劉溫叟清介遣使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受賜令吏封書而去明年視封識宛

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錢不用况他人乎問奇類林曰包拯守端州歸僅持一硯至中流風濤暴起拯即舉

視沈之濤頓止 又曰曾鞏知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  
 又曰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纒三四人徐靈  
 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又曰林孝澤居官以廉平稱臨清漳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至闈內者  
 孝澤曰此官燭也何可用之私室亟命持去 事文類聚曰李伋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 續問  
 奇類林曰豐公慶英宗復辟參政河南復擢本省右轄廉聲大著風裁振郡邑有一知縣簞簞不飭聞至大懼  
 乃以白金為燭饋之公未之省廳子以告次日謂知縣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  
 去

廉潔二

**原瓦器** 桑杯 後漢書云杜密潁川人字周甫為六卿瓦器布被益部者舊傳  
 其燕直不忘君也 云趙典字仲經為太常身處上卿而布被瓦器下詳前一  
 處不過素衣天下服其燕而怪其奢故世傳王陽能作黃金也 披絮 遺絲 壺飧 橐衣  
 屏風坐無塵席 袁毅多違公例常遺山清綠百斤清不欲異於時受 布被 布裘 布囊 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之數事露凡受賂皆見推還蓋取經付吏積年塵埃并封印並如初也 載黃土 壞烏帳  
 吳將欽字公英以戰功遷益州將軍權常入其堂內母疎帳縷被妻妾布裘 治身清素  
 權數其在貴守約即教物屬為母作錦被改易慢惟妻妾衣服悉皆衣錦縷 漢書申屠嘉為丞相嘉為  
 人知其清乃以數船載黃土而歸 謝尚字仁祖為江夏令 為人廉直  
 相府以布四十疋為尚遺烏布帳尚云魏志王觀傳云觀為南陽 儉約自居 清修自守 晉中興書庾冰傳云冰天性清慎  
 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魏志王觀傳云觀為南陽 儉約自居 清修自守 常以儉約自居子製常官給十  
 太守治身清素率下以儉修屬聞風莫不劉盛作 震畏四知 秉去三惑 後漢書曰楊震為州刺史知  
 足冰怒捶之市朝還官 南海先賢傳云劉盛作 震畏四知 秉去三惑 民王密舉茂才除昌邑縣令震復  
 令清修自守布被菜食州郡表烈乃授九真太守 震畏四知 秉去三惑 震畏四知 秉去三惑  
 為東萊太守路經密境密夜懷金十斤奉公公不受密曰無知我若於夜不惑酒色財也 珠還合浦  
 無知密越而退贊云震畏四知 又曰楊秉公公升節自戍北邊注曰有子自行戍不使代也 錢投  
 常步行 妾無副服 漢書蓋寬饒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注曰有子自行戍不使代也

**涓水** 孟嘗為合浦守清白致行先求水每投三錢郝廉亦然 不虧其義 能潔其身 儻有委之以貨財見利  
 安陵青者有項仲山飲馬涓水每投三錢郝廉亦然 不虧其義 能潔其身 儻有委之以貨財見利  
**戒子不受送遺** 妻子不入官舍 漢馮陽地餘為少府戒子曰我死官 清德 素誠 苦節 清規 冠冕  
**榮身** 冰霜潔已 行因儉著 名以清聞 當官而行 潔已以進 清白立身惟賢所尚 廉貞厲俗雖  
**矯何傷** 守冰壺之潔人且畏知 甘塵甑之貧財母苟得 稱其貞白常聞於古人 告以矯誣今見夫惑

者 無餘財 無濫積 冊元龜曰唐寶威為內史令不樹產業及卒家無餘財亦武侯之斷也 無正寢 不理垣冊

元龜曰温彦博為中書令家無正寢及卒之日猶於別室不樹產業及卒家無餘財亦武侯之斷也 乘欵段 自居顯要一不交

通尚書知東都留守懷遠清無常乘欵段曰吾所衣者皆西觀堂望謂之布錦綉衣一線袍十餘年不易 賜曰此馬幸免驚遠何兵

求 衣綠袍 上白金 丹府元龜曰薛平為浙西觀察使理身餘薄常衣一線袍十餘年不易 賜曰此馬幸免驚遠何兵

欲解縞 潛織簾 敢發口曰願郎難衣食者又曰廷尚書左丞相李廣有清德其妹劉曼妻也曼方乘楷

常鹿竹織成將以贈真三摺至門不令發言而去 乘馬五疋 有車一乘 斷帶為炷 韓宗時為右拾遺從

惟在柳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自樂為汝州刺史送車二乘 擺袖和金 斷帶為炷 韓宗時為右拾遺從

曰吾相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擢袖和金 斷帶為炷 韓宗時為右拾遺從

去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貞觀中歷同州刺史每按部夜宿人家遇燈柱盡以納夏卿袖中夏卿無所藏

衣帶 有馬一疋 受紙百張 馬一疋 諸子控步從而歸 州刺史經月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

借請使受一文錢復何異也 不割新瓜 唯受新茶 此史曰蘇瓊為清州太守郡人趙穎守藥積五月瓜

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相觀也 冊府元龜曰陸贄為鄭縣尉罷官歸省母張鎰為壽州刺史 王理埋羹

鄭曉還茗 問奇類林曰王璠字益之洪武末以賢能薦拜寧波知府自奉儉約一日飲用魚翅大恣謂內子曰

宜有饒金首飾承以篋而王璠覆以若故拜君惠項入內詢有餘否入謝導意 恐累歸擔 思便行裝 時問奇類

亭中名其人謂曰吾初以家乏苦故拜君惠項入內詢有餘否入謝導意 恐累歸擔 思便行裝 時問奇類

齊丞赴任只攜三擔思歸擔范 飲水食藥 鼓琴看鶴 取得白居易詩曰三年問奇類林曰唐介俸潭州一巨商私載蚌胎

通出行部內唯攜一鶴 何得言產業 安有為豚犬 記蘇海州曰有白髮家無田園何以得使官產業乎 僧孺不納錢

元龜曰信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親族常謂曰公身傳二子石賢位白髮家無田園何以得使官產業乎 僧孺不納錢

唐介不買珠 彊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緡不約帝善之問奇類林曰唐介俸潭州一巨商私載蚌胎

為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不肯買道行果然 綠俸皆遺親黨 虜獲悉分士卒 冊府元龜曰李德裕在相

淵鑑類函

卷一百二十八

政府部

廉潔

三

對其日又奏臣昨所奏庶吏未盡如崔與之出蜀唯載歸艘之圖籍楊長孺之出關靡侵公帑之毫緒皆當今之庶吏也

庶潔三

原以庶為本 庶職四曰庶職云以官之六計辨吏之治一曰庶善二曰庶能三曰庶法不失 不貪為寶 左傳云宋之人

實若以罕勿受 曰我皆其寶不貪為寶爾其寶也 自檢斂 釋名云檢斂也 原不利為利 呂氏春秋云孫叔敖將死

必無受利地 越荆之間有寢丘其名甚惡可畏也 其子受之至今不失 衣不重帛 因景文

叔敖可謂之衣不重帛矣 衣不重帛 晉書 逐婦燔機 其家織布好而致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

劉起為中書舍人 治身清苦 衣不重帛 逐婦燔機 其家織布好而致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

安所譽 餽魚不受 餽非子之患必有下儀休相魯而嗜魚國人爭饋魚公儀休曰法法杜則免於相矣 妾不衣帛 李傅子

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人君矣 妾不衣帛 馬不食粟 可謂忠乎 并日而炊 熈文帝諡云 原身服布被 送書

乃舍季孫 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并日而炊 熈文帝諡云 原身服布被 送書

封侯身服布被 布被似詐 汲黯曰布被似詐 弘曰誠中弘病也 并日而炊 熈文帝諡云 原身服布被 送書

不廉 庶潔下士 漢書有云趙廣漢庶潔下士 乘折轅車 郡吏折轅車 白布被 熈文帝諡云 原身服布被 送書

餽百賈 臣心如水 哀帝謂御史大夫曰臣門如市君心如水 在職公廉 郡居職公廉 熈文帝諡云 原身服布被 送書

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 人歌曰魯衛德化均同 公廉叔直 弟 廉 秋臺無私 賜人試守成都吳漢并

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同 公廉叔直 弟 廉 秋臺無私 賜人試守成都吳漢并

者征旁 麥數斛車一乘 蓋陽妻于對哭 大麥數斛車一乘 秋臺無私 賜人試守成都吳漢并

力討公孫述 破蜀漢先遣堪入成都鎮撫吏民 不與民爭利 報漢記宋弘為司空當受傳得與吳漢并

時通珍寶味玉委積無數 簿簿上成 揚州刺史 常席羊皮 後漢李膺無所留以清檢平下常席羊皮 報漢記宋弘為司空當受傳得與吳漢并

俗遺承後 沽書越浴 傳二歲以俗化俗也 乘柴車 後漢趙查傳查為郡 羊皮 報漢記宋弘為司空當受傳得與吳漢并

食不二味 又曰李膺為兗州刺史 乘柴車 後漢趙查傳查為郡 羊皮 報漢記宋弘為司空當受傳得與吳漢并

言談至睡 極明者矣 陟乃與素連共稱薦之 步擔上下 又曰陳仲舉家 羊皮 報漢記宋弘為司空當受傳得與吳漢并

有注五以相明者矣 陟乃與素連共稱薦之 步擔上下 又曰陳仲舉家 羊皮 報漢記宋弘為司空當受傳得與吳漢并

云陳修家貧 食吏恒食 飽糧每至正臘 臥 食乾飯 州刺史 羊皮 報漢記宋弘為司空當受傳得與吳漢并

錢太守不然而官薪 又曰陳修不為豫章太守 然官薪 食麥飯 承後漢書 豫章太守 羊皮 報漢記宋弘為司空當受傳得與吳漢并

錢太守不然而官薪 又曰陳修不為豫章太守 然官薪 食麥飯 承後漢書 豫章太守 羊皮 報漢記宋弘為司空當受傳得與吳漢并





衣食資仰於 不別治生 弟葛亮表云臣初奉先帝資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府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尺

寸 妻子飢乏 吳志呂岱為并州刺史歷年不 牛產積以留之 鍾平侯奉祐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

產積及還 魏舒無宅 意而無居宅乃僅以俸秩散餘為第一所 一無所取 亦隨興在軍城破杜福應詹

取諸物詹家至貧而一無 張翥步還 馬之官一馬死一馬病翥曰吾將步還也 送錢數百萬悉皆不受 晉

數百萬故太守郡常有一送迎錢 家無餘祿 又云潘岳賈詵云年論曰吾貧命 子弟耕而後食 又曰祖逖為豫州

私負擔推薪 妻不衣帛 清陽者節妻不衣帛 魏朝方為江夏南郡太守 弟假裝 晉書陸納白宜裝我船納

曰吾家不在此已敕私奴 陸納拜尚書止有被襪 又曰陸納為吳興太守徵拜左民尚 潛我獨以官負

類林并糧食無所復類也 清郎 魏奇斗酒之遺尚書邢都呼為清郎 再世清節 桑苑詳注云李元帥長史

元帥無所犯高祖聞而虛也 清郎 魏奇斗酒之遺尚書邢都呼為清郎 再世清節 桑苑詳注云李元帥長史

公清正奉國名下定不虛也 清郎 魏奇斗酒之遺尚書邢都呼為清郎 再世清節 桑苑詳注云李元帥長史

國累年未嘗改治 挺身而退 大賈珠翠珍玩之產承前長史皆致數萬唯環挺身而退 景情真清 唐書云

第宅謹馬被察使覆州縣嚴最 箚餘一縑 歲滿筒餘一縑 駕柴車而去 得父清白 唐書云楊陞禮訪其

有扶漢狀曰某詐清景情真清 敬塘為首 景法詳注云敬塘在映為政以廉聞廉吏時諸侯多宗

子可代任者宰相以慎慎名大皆得事清 敬塘為首 景法詳注云敬塘在映為政以廉聞廉吏時諸侯多宗

阮洽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 我無一爐惡可並 獨異志云盧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

貨曰天下積其人尚以敬塘為首 我無一爐惡可並 獨異志云盧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

慎曰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為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並哉言之言落曉曉 武臣以清廉聞 冊曰裴

珍為廊坊節度使分武臣於卒 盧均不問 到又云盧均之四方賂遺甚長不留與 裴說同時為相今

清馬 長官清 蘇軾詩爾山 此事古未有 容齋隨筆云彭器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蕘顏色

布易錦 得曰吾起家書生安用此命 靜州官署舊以錦為幕希 圖書數卷 入成都獨居僧寺蔬食偽蜀有以

寶歸 繞圖者皆數卷 執付有司 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投潛北之復懷重器因請潛怒執付有司 摩尼珠

奇類 林云摩尼寶珠置泥涼中經百 千歲不能染污以本體自堅淨也

庶潔四

增詩唐皮日休七愛詩曰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輩母遠之官宰邑無點疵三年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冰蘖苦四遠聲光飛退居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雞黍非家畜琴尊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臥黔婁家立陳寶碑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憾不相識授毫空淚垂 于鵠贈李太守詩曰幾年爲郡守家似布衣貧沽酒迎幽客無金與近臣搆茶書院靜講易藥堂春歸闕功成後隨車有野人 宋魏野上知府寇相公詩曰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增誠唐姚元崇辭金誠曰辭金者取其廉慎也昔子罕辭玉以不貪爲寶楊震辭金以四知爲慎列前古之清潔爲將來之龜鏡古之君子策名委質翼翼小心乾乾終日慎乎在位欽乃攸思請謁者咸悉苞苴者必辭爾以金玉爲寶吾以廉謹爲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不欺若爾有贈吾今取之爾其喪寶吾則懷非故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爲 又冰壺誠曰冰壺者清潔之志也君子對之示不忘乎清也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剗剝爲務在上以財賄爲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暴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爲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恭致水席皮洗幘緼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聳廉勤之節寒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誠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增碑周庾信大將軍司馬裔碑曰在朝四十一年身經一百餘戰凡任四郡歷八州未嘗以貨殖經懷去如始至渭南千畝之竹吏懼盈滿池陽二頃之田常思止足身歿之日家無餘財素車白馬狹室崎嶇黃裳元甲階庭反陋有詔冬官爲營寢室朱邑祭醑無所漢后是以賜金陳表妻子露立吳王爲之開館 又太子太保步陸碑曰公諱暹字季明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治司宗伯闇夜有人餽羅數十匹公閉門不受朝野稱之太尉楊震直推故吏之金涼州張奐高揖故人之馬清畏人知我無慙德家僮暮行還得遺錢於道并白紵十匹公訪得其主即以還之見金於路指以示人得錢於道留持掛樹方之今日異代同風其爲郡也惟取赤土封書其爲州也惟以青鹽換粟留家則千樹無資遺子則一經而已



軍吏王休烈捧盤認衣足跌盤碎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此是豈無色也  
歸登晚年好服食有饌金石之藥者云善之矣登服之發毒幾死不能面折負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  
委以事其半不詢其由問奇類林曰杜衍居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負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  
情 拳擊甄琛 酒沐元衡 善遇獄吏 盡與偷兒 不忍與之較 不詢其由 即

大腕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 善遇獄吏 盡與偷兒 不忍與之較 不詢其由 即  
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內但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  
治手卒善遇之 選齊開覽曰韓龜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挺刃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  
曰几上器具可值百千金曰與汝偷兒語類 豈敢以為念 不忍與之較 不詢其由 即

龍圖閣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請為兩浙轉運使惡池誣以事降知號州池未請 拭唾是逆其心 吸  
時又有盜官銀者稱為釣債私費或謂公可以此報之私不忍與之較人稱爲長者 豈敢復以舊事爲念乎  
醋乃可爲相 德事文類聚曰婁師德拔其逆是逆其心何待其自乾 汝又曰范贊弟謂曰人唾面亦自拭之而去師  
乃可爲 王旦送還寇準 彥博上言唐介山堂肆考曰真宗時王旦爲相寇準爲樞密中書有事送樞密院  
宰相矣 王旦送還寇準 彥博上言唐介山堂肆考曰真宗時王旦爲相寇準爲樞密中書有事送樞密院

亦達詰格堂吏欣然呈旦旦送還樞密而巳準大慙謝 朝士簾下遙指參政 問奇類林曰李沆爲宰相  
佐陸詰貴如陷陛下有私後宮之名仁宗怒貶介英州別駕 朝士簾下遙指參政 問奇類林曰李沆爲宰相  
言多中臣病介未用文與唐遂行於是 狂生馬後肆言丞相 朝士簾下遙指參政 問奇類林曰李沆爲宰相  
上起介尋至大用文與唐遂行於是 狂生馬後肆言丞相 朝士簾下遙指參政 問奇類林曰李沆爲宰相

政取蒙正伴爲其姓名終無忤意 又曰呂蒙正拜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李沆爲宰相  
許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便欲詰其姓名終無忤意 又曰呂蒙正拜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李沆爲宰相  
守歸夫孫性私賊民錢市衣 問奇類林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人母病產思食新麥乃盜隣熟麥以進文舉聞  
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問奇類林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人母病產思食新麥乃盜隣熟麥以進文舉聞

原醉嘔車茵 詳寬 醉溺殿上 漢書白張安世爲光祿勳時有醉即溺殿上 原羹爛汝手 詳寬  
不疾何恤人言 遺漢書云班超章帝時使西域鎖樞于闐衛侯李邑請之遣他使送子乎起曰以邑  
省不反何恤人言 遺漢書云班超章帝時使西域鎖樞于闐衛侯李邑請之遣他使送子乎起曰以邑  
面從後言 從朱衣上過 向世說云桓公在荆州取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從朱衣上過或曰 豈以鳥傷

開盤類函 卷一百二十八 政術部 怒 威嚴  
不疾何恤人言 遺漢書云班超章帝時使西域鎖樞于闐衛侯李邑請之遣他使送子乎起曰以邑  
省不反何恤人言 遺漢書云班超章帝時使西域鎖樞于闐衛侯李邑請之遣他使送子乎起曰以邑  
面從後言 從朱衣上過 向世說云桓公在荆州取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從朱衣上過或曰 豈以鳥傷

人深書云安成王秀性仁恕左右嘗以石擲殺

人所養鵝齋帥請治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 本謂是解事僕射

德已收府省視老母前曰本謂是解 斷獄萬七千人 又曰秋仁傑

事詳正大獄活 為田舍子 遲之 志曰為田舍子所留李昭德萬七千人

無罪者數百人 為田舍子 遲之 志曰為田舍子所留李昭德萬七千人

死又言參為大臣罪不至死力救之乃得免 非大過不榜責

又云崔仁師為殿中侍衛史時青州有男子逆謀有司捕支黨

坐事選人許索奸官屬原色紛 牧守遷轉是常 冊府元龜云蘇良嗣

不問所 已解持燭 問奇類林云韓魏公時回視則已易其人矣

矣 武襄踵門謝 又云秋武襄為具定副帥一日雲劉武敏巧有劉易者

不銅之於盛世 又云韓卒乃秘故每見天下諸路有擡拾官笑語

都轉運出按部內唯獨一鶴一琴常過青城山遇雪 容民 曾蒙請云

舍於運放逐放人不知慢押之公類然鼓琴不問 容民 曾蒙請云

人忌之亦少 威嚴一 黑自不太分 務客小人善惡黑白

左傳子產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

死焉故寬難 韓非子曰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

史記曰郢都者楊人也景帝拜都為雁門太守得以便宜從事

近雁門匈奴為偶人象郢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 唐書曰長孫晟

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 續問奇類林曰蘇良嗣高宗時遷荊州

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柶之 冊府元龜

高陵四令當軍旅之後 猶瘦未平沈竭心撫綏副元帥郭子儀每由其縣

當有素士眾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撓清政 又曰李廓初為京兆尹

復還為尹摧奸肅物威望甚著 又曰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正身守道



第三條 威克厥愛 剛亦不吐 尚書威克厥愛允濟言威勝受則 違疆凌弱 畏威稟命 違疆凌弱非

京師語諸葛 屬縣間周乘 漢書諸葛豐為司隸嚴京師為之語曰問何潤違諸葛師古注言問者何久

吏百姓願為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可使治民上乃弄成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第一條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史糾殺奸秦無所容甚為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胡為禁軍小校仲野不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節度使大吏盧章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中記曰高恭之字道移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母犯宰相 作意此人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吾犯者死於雨不能過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不取高聲譁其徒曰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一言到上吾輩不知死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不曉是為也復賜君名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里類密捕比伍與載君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管殺廷芝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不遺行立名之曰軍法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後能親自死後廷芝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生能親自死後廷芝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敵之國必強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慈母有敗子 嚴家無格虜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樓季弗能踰者多所請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海內縱其家婢多所請 聖論曰未嘗灼而不致推火者見其有灼也而未嘗傷而畏 吏人畏 貴威憚 冊元龜曰李



叱咤之選 用諺說者未若刑戮之齊

威嚴三

桃李不潛撮 韓子云子 不敢飲羊 孔子家語仲尼為大司 以姦民治 商子云以良民治必治至強至

今異俗 韓非子云古之民猶無異備而御驛馬 父薄愛 又薄厚愛處于多善則推愛也 大怒之威 陸子

人之好色非 脂粉所能飾大 非斤則斧 實論治安策云屠牛垣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刀不揮者所排擊刺割

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 今諸侯王皆眾龍解也 不壞一爐 論衡云淮陽錫傷錢史不能禁人主之芒刀也

折之以武 鹽鐵論曰當此之時警欲以短鉞而攻也 乃 號為蒼鷹 漢書郡制曰中尉號曰蒼鷹

為取龍 益部者舊傳云張則兄弟有令 不舎郵亭 漢黃黨為涪川太守史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鳥攫其

史大驚 以驚具知其起居所問臺榭不敢有所隱 與書零威 魏相為揚州刺史史道此後更還

感愧自殺 胡期字次公為魏郡守者賊李然弟陸在外謀反期 奏二千石必先露章 前漢何武為揚州刺史

先露章 服罪者為除慶免之而 白巾出府 前漢朱博為琅邪太守齊部舒綬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

走大府門 當順天氣 惡以成嚴霜之誅 掠部渠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 寶曰誰也文曰霸陵

杜弼手實曰其次文曰 威能討姦 後漢書曰張堪世祖見諸郡計吏問能討姦 威能震敵 趙階為

誅暴立威 暉為隴漢記朱 斥佞畏威 又云朱暉斥遠 昔在蜀其仁足慮下威能討姦 威能震敵 趙階為

以雷霆 王逸 郡縣聞之莫不震慄 張璠記云賈琚為荊州刺史杖入界高雲車 破柱取張朔 後漢李膺

尉時張璠弟游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聞膺威嚴逃還京師因匿兄讓 百寮嚴憚罔不肅然 蓋謂舊傳曰

第舍藏於合柱中膺咸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趙勤好學為 郡督郵縣令及新野令皆不 嚴刑必斷

公卿憚之 漢書陳咸為御史中丞 吏如良鷹 遵法勤入界遣吏陳罪還印綬去桓虞數之 嚴刑必斷

應劭云王章劾上 姦惡自彌 楚國先賢傳云 二千石阿縱皆舉免之 魏志賈逵為豫州刺史攻竟刑二千

檢下嚴刑必斷 帝曰遠具刺史矣布告天下 民不敢欺 嚴于刑罰為尚 柳樹何因盜 陶侃字士行為諸葛種柳樹

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中侯 舉朝憚之 又曰十壹為尚 柳樹何因盜 陶侃字士行為諸葛種柳樹

欲推秦之聞者莫不折節 望風畏憚 齊王祐湖情薄小以萬紀為長史性剛毅所

武昌西門柳何 民之父母 周書云惠者民之仇 望風畏憚 齊王祐湖情薄小以萬紀為長史性剛毅所

在以其望風畏懼  
實參為御史中丞不  
避權貴理獄以嚴稱  
皆去風  
又云王起鎮蒲州有豪民怙  
西軍之勢者立擒而鞭之  
風儀秀整皆  
以威重見稱

少遊悔懼又云實參代宗時為大理司直檢獄江淮次揚州節度使陳少不避權貴又  
遊騎蹇不郊迎令軍吏傳問參正詞讓之少遊悔懼促請參  
惡少遁去孔帖云李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懼  
散木擊大建戶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  
不知書又云劉贊領宣州不知書惟立擒而鞭  
以威重見稱冊府元龜云李晟為太常

威嚴四

職遂細柳營中親按轡

詩明李東陽殿上戲詩曰殿上戲丞相嘆丞相勿嘆吾弄臣臣可弄不可狎節使不來臣已殺君王有道臣

碑周庾信兗州刺史宇文公神道碑曰公諱常字子元四方雜俗天下殊風以君廉能使為觀察馳傳擁節

揚鈴持斧既乘驄馬仍被繡衣羣盜累足貴戚斂手鄉亭留宿幸無歸忌之疑公車奏事寧有反支之日

墓誌唐孫述太子舍人王公墓誌銘曰公諱無競字仲烈恩澤侯張昌宗位極大官寵震羣后公著書東觀

與之聯事未嘗睚眦色莊見憚長孺之抗禮將軍曷足議也公嘗執簡中禁司察班位時三事大夫有族談錯

立者公進而言曰朝有著定所以道威儀邦之具瞻所以昭軌物不遵不恭不敬不從其可是耶則肅然從列

題明蘇伯衡題鄭宣撫墓誌後曰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

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閹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儻變常禮是廢軍

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惶恐聽命

明察一

史記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西門豹為鄴令民不敢欺漢書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

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晤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

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後漢書曰

周紆遷名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陰察其口眼有

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也誰戴薰入城者門者對唯冇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彙苑詳注曰陸雲為浚儀令有見殺者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  
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齊書曰于仲文字  
次武為安固太守冇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刺史韓伯攜曰于安固少年聰  
察可令決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羣去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  
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責杜氏服罪而去 天中記曰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赤青  
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眞甲偽訊之果然蓋南方冇樺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劓其皮置膚上以火熨  
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偽者不硬耳 唐書曰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  
郎事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坐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刁改為丁王改為士擬受官後即添  
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也省內以為神明 孔帖曰  
權懷恩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

明察二

原外寬內明 進善黜惡前漢黃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 魏志徐邈立學明訓  
民不能欺 吏不容姦典略云西門豹治新民不能 獄無冤民 官無停事恭書云容館不留實官無停

事 不疑收方遂 丙吉議小兒前漢傳不疑傳云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謂衛太子京兆尹不疑叱從吏收

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遠心利其言即詐自稱請闕廷尉連名鄉里識知者張宗諒等方遠遂誣問不疑曰子  
市風俗通曰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娶田客女為妻一文接而生男其大男曰我父年尊無復人道一宿將兩

何因有子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言會聞眞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可厭 無寬者 輒知之  
冊府元龜曰田仁會麟德中遷右金吾將軍強力疾惡晝夜巡警綠衣越法略無寬者 又曰姜晦為吏部侍郎

郎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吏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以引致者晦知其名問莫  
服 乃其繼 實非盜 冊殺之其父泣不忍其母語罵仗劍逐之重禁問之乃其總也因叱出射之一箭而

遂自誣服慶名問賈人同與入同飲乎日曾與一沙門師寄人停止無何失之諸主入非盜也  
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 擊羊皮 驗猪口 魏書云李惠轉雍州刺史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爭

吏逮捕盡獲所失之金 擊羊皮 驗猪口 魏書云李惠轉雍州刺史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爭

謂盜 須為 卷二百二十一 政術部 明察

謂盜 須為 卷二百二十一 政術部 明察



持法令取諫  
殺盜賊一衰

人不敢欺冊府元龜曰後唐張憲為與唐尹  
知留守事對折聽斷人不敢欺

利病洞知又云梁趙瑒為忠武留後符雍盧  
實財穀耗登民之利病無不洞知

明察四

**道論**唐李溫三不欺先後論曰子賤事衰亂之魯而邑偏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  
顧之遺黎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  
間而靖共爾位役智利物飾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  
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脩茂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克其柔威克厥愛權之  
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  
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霸之吏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淵鑑類函 卷一百二十八 政府部 明察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政術部八疾惡 擄伏 稱職 才過職 不稱職 圍

疾惡一

詩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遊人梁發人笱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 又曰山有扶蘇隔有荷華不見子都乃

見狂且鄭靈公素其世臣而任嬖人 又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

漢書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疾惡太甚中傷者多 晉書劉輿傳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 又解系傳

白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 抱朴子疾謬曰聞其言者猶鴟梟之來鳴也觀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

請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途則甚逢虎之羣也 孔帖曰李邕貶遵化尉妻溫復為邕請戍邊自贖曰邕疾

惡如仇 附府元龜曰韓滉貞元初為相自居重位愈清庶嫉惡 又曰李晟每理軍尤惡下為朋黨相構好

善嫉惡出於天性 又曰孔緯為御史中丞器志方雅嫉惡如仇既總憲綱不繩而自肅

疾惡二

原斥遠佞惡 沙汰郡吏望風懼起朱暉為臨淮守 晉書劉毅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嫉否人物王公貴人

聞劉功曹不 何並為潁川頭懸於市 樊擘為天水盜無出獄漢何並為潁川太守使文吏治鍾威趙季李

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冬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汚氏問不入關乃收後漢樊擘為天

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差漢樊擘為天

胡畏之道不捨遺行旅至夜聚水築道傍以付樊公涇州為之歌云云漢樊擘為天

披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詔徵播請京師優力爭不聽晚歲猶辨漢樊擘為天

有鴉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視而面不良歌以試之 五逆 四毒 可畏之虞終不親近四種五逆之人 為蚊

大乘妙林經曰如大猛 惡人席 賊臣境 罰府元龜曰後漢許敬汝南人有史汪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佩

使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鍊子廚門時朱克融方 極言虛耗 請斥李繁附府元龜曰陸贄

言及致寇之由則曰運載全定事不由人贊善言托等罪狀帝得後從心頗不悅 又曰權德輿為太常博士

常積年擢崇後起為太 取於共世 不在其位 口為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雷春彫悴余代其幽暗

淵鑑類函 卷一百二十九 政術部 疾惡 擄伏

取於共世 又曰後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 不陸惡木 不飲惡泉 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陸惡木之  
無以為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負人於北波 狡吏無所容 宦官當盡去 冊府元龜曰李璣聞成未為司農傅 疾惡  
曰盜泉得矣而不飲思其名也 尤為非正所忌 不為流俗所喜 冊府元龜曰李璣為左僕射剛腸疾惡賢不  
代史郭崇韜傳崇韜謂宦官 尤為非正所忌 不為流俗所喜 冊府元龜曰李璣為左僕射剛腸疾惡賢不  
當盡去至於扇馬亦不可騎 尤為非正所忌 不為流俗所喜 冊府元龜曰李璣為左僕射剛腸疾惡賢不  
考曰宋至士安初拜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道者對曰寇準準為山  
志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奸剛使參對曰準志身殉國秉道嫉邪故不為流俗所喜

疾惡三

觀尸朝三日 詩云取彼摯人投界射虎豹虎不 蟬 又云蟬 東莫之敬指 目有昧 子華子云國人疾  
食投界有此有 射虎豹虎不 蟬 又云蟬 東莫之敬指 目有昧 子華子云國人疾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于黃曰少  
正卯魯之聞人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臉二曰行僻而好三曰言  
為其辯四曰記說而博五曰唯非而淫六曰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探成 如務去草勿使能植 呂兒惡如  
為其辯說足以飾廢堂其隨察足以反是獨立此人之奸處不可不除 近臣奢僭充皆舉劾 漢江充  
其本根勿使能植 捕郡內豪猾 漢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逆 近臣奢僭充皆舉劾 漢江充  
使句如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 窮究其姦道不拾遺 漢御史以下皆畏郡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  
賊禁察除修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 窮究其姦道不拾遺 漢御史以下皆畏郡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  
竊按高氏得死罪窮究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疾惡若仇 謝承後漢書張儉為  
放橫對紆隔聲密曰先賢傳許子 陳相罪惡元收具考 國元謂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  
流放潔士盈朝 將為郡功曾云云 誅鋤姦黨門夜不閉 羅爵為萬年令 疾惡如讎 傅咸云云  
悉收昌客器具考賦罪昌坐置車微

趙廣漢善鈞距 應神華善發摘 漢書趙廣漢字子鵠守京兆尹善為鈞距以得事情鈞距者說飲知馬價  
不夫實先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則先而物已同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  
放刀張張也却刀對中至明持訊貞送自經上疑之差御史荷担推追店人唯留一老婦年八十餘  
放出令察規之曰出出倫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地集男女三百人獄中與老婦語者問之其人限云與

詩唐杜甫贈鄭國公嚴武詩曰閱書百氏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 又贈秘書監江夏李  
邑詩曰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石臧大常議面折二張勢豪俗凜生風排盪秋旻霽

摘伏一

疾惡四

疾惡四



人捕送皆以屬吏 索施詳注曰王慈恪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亞今道買不一行

果重送皆以屬吏 索施詳注曰王慈恪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亞今道買不一行

盜印為之者 盜男 殺妻 俗謂三年夫相黃龜出生殿前令卒抱兒取兩婦各十步叱婦曰白往盜取

日二大之象馬左而淫淫不從也 左水右自馮字也 兩日昌字也 其馮昌殺之手獲昌誌之首服曰本與其妻謀

殺妻 俗謂三年夫相黃龜出生殿前令卒抱兒取兩婦各十步叱婦曰白往盜取

市皮 書菜 遺劍 摸鏡 賢其父病惡令以財屬女但遺一劍兒女對數歲失母有一女不

無所貸 為有名 多所發稿 無不首伏 冊府元龜曰劉益為吏部侍郎掌選多所發稿

人莫敢犯 動若有神 冊府元龜曰劉益為吏部侍郎掌選多所發稿

摘伏二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 發伏姦禁 張敏詳 令斷緝 賈之道云漢時隨淮有一人持一匹緹到市

原發姦摘伏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 發伏姦禁 張敏詳 令斷緝 賈之道云漢時隨淮有一人持一匹緹到市

吏民謂之神明 汝真是盜 劫者劫者反誣人為盜 母遇劫於路揚聲唱盜行可二人為母逐之既

發摘如神 盈案賓客滿門官曹文墨發摘如神 有若神明 隋書云梁

命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問高祖大驚清不坐 三日內必擒 嚴每盜發三日內必

淵鑑類函 卷二百二十九 政術部 摘伏

淵鑑類函 卷二百二十九 政術部 摘伏

摘 皆能摘冊府元龜曰盧從愿睿宗初為吏部侍郎有牛歸女婿錦繡萬花谷云張允濟為武陽令與  
家八九年牛孽產十餘頭及虛增功狀之類皆能摘考其車元武縣人牛有以特牛依於妻  
將諸妻家郭中云捕盜牛賊名郭中牛悉集各問其所從來妻家恐連及指其牛曰此是女婿家牛也允濟  
發家頭謂之曰此即  
女婿可以牛歸之

### 摘伏三

**唐書**唐則天后神功初璽書營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姚璿曰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  
為貴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迺眷蜀中吐俗殷雜久缺良守是用命  
卿出鎮寄茲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奸無所容前後糾摘蓋非一緒貪殘之伍斥跡於列城  
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期月康此黎元言念德聲良深嘉尚宜布琅邪之化當以益州為法

**唐權德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成公神道碑**曰相國諱杭字遐舉擢為河南尹盜有宋瞿曇  
者白晝推剽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捕魁宿使無遺類指顧之間擒摘如神 元李本魯神大都路都

總管姚公神道碑曰公諱天福長憲遠東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  
憂慙不食其妻韓問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頂顛有丁塗其跡耳視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名欽諦詢之欽因於其

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悻卒 明宋瀛元禮部尚書追封  
譙國郡公汪先生神道碑銘曰先生諱澤民字叔志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李氏有兄弟三

素豐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誓不再適孟仲利其財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  
見其色有寬間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潮州判官錢珍桃推官梁揖妻劉氏不

從誣揖冒糴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珍飲藥死詔  
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

**墓誌**元姚燧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曰公諱庭珍字國寶至元十九年以才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  
尹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積事留獄旬月剖摘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傲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

飲食街陌縱橫公曰必劇賊也密諭有司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贓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鞠之皆歛

伏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

稱職 一才過職 不稱職

原官材

適用 記曰司馬論官材論辨

爵不逾德

祿必當位 月令行爵出

罰當其過

舉得其罪 詩

外傳云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歸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 漢書云田延年為尹翁歸少孤

尹翁歸為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 漢書云田延年為尹翁歸少孤

郭隸為太僕廐馬充丁 後漢耿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渴者闕寵為已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恭

而政廢 才稱所職 必事舉而績成 蘇賈 常揚 諸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為蘇賈初為史部侍郎大稱平允初高宗

泰中為中書舍人袁文章俊拔與 裴馬 盧李 時裴行儉馬載為史部侍郎大稱平允初高宗

曰前有柴馬俊有盧李 護溝瀆 闕田疇 時裴行儉馬載為史部侍郎大稱平允初高宗

曰梁劉祥便習賞贊 又曰後唐盧文紀為史部郎熟於故事銓除條流制度有 敷揚命令 銓綜條流

揚命令齊詔為給事中 又曰崔敦禮為通事舍人辭於詞令 容止開雅 元府

嘗今味宜詔為給事中 又曰崔敦禮為通事舍人辭於詞令 容止開雅 元府

曰揚崇禮為太府少卿 孔帖曰薛元恭秦王為皇太子 持法明審 挺議鯁固

軍書表奏駐馬立戌 孔帖曰薛元恭秦王為皇太子 持法明審 挺議鯁固

子除舍人于承宗 務總於東官而元恭掌文翰 又曰韋純天寶初入為秘書少監元宗尚文經列具圖書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閒 山堂肆考曰馬周字賓王可增為中書舍人岑文本稱馬君倫事掇引宗尚文經列具圖書

世務處劇 不能易字 以為至言 山堂肆考曰唐孫遊東都事略曰李諒字仲詢知樞密院事性明達周知

若開暇 辭制草制曰汝以有限之財與此必不可成 運五十萬斛 上八十四章 初李吳為度支轉運使

中書舍人 辭制草制曰汝以有限之財與此必不可成 運五十萬斛 上八十四章 初李吳為度支轉運使

之役馳無辜之民置之決不可生之時以必至言 運五十萬斛 上八十四章 初李吳為度支轉運使

又曰版指為諫議大夫凡有朝廷得久不盈其數唯八十四上章 以古義為的 得王言之體

又曰版指為諫議大夫凡有朝廷得久不盈其數唯八十四上章 以古義為的 得王言之體

又曰版指為諫議大夫凡有朝廷得久不盈其數唯八十四上章 以古義為的 得王言之體

中書舍人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諷諫為準的

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在兩制之前又曰梁杜曉開平

英守經第一獻納尤多每當講讀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

才過職樓鸞展驥王漢時仇香為主簿謂曰主簿不討陳元

不理免官魯肅曰士元之俊才百里不足以展趙魏老社稷

因避親至廣都衆事不理而沈麟先主大怒將戮之諸葛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子謂子牛刀割雞捕鼠人浮於食

易策林曰屈長才於短用者猶虎捕鼠而斧剪毛也白居

世之志而物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不舉雖處賤官而歸

器當以子孫相托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謂曰吾

難拘以尋常之地柳宗元柳原不稱職素餐尸祿雖有其位

小敢辱高位政矣能小不能大可降選滋小則人以器之無

舉德安能食浮以速官謗而煩刑書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

綽之用不可以為大夫

又曰敬養代宗時為御史兩端三旨唐書曰兩味道前後

政至相凡十六年率多缺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嚴

呈以名取昭旨上可否故云居位皆退論稟事者云已得旨也

宗開成初為御史中丞宰臣李固言奏曰李琦為人疎易不

同光初為御史中丞宰臣李固言奏曰李琦為人疎易不稱此

冊府元龜曰蕭瑀貞觀中為尚書右僕射瑀見事有時偏駁

兼世宗驕德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為人厚重剛正

稱職二才過職附

能業其官左傳子產對叔向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

所餘小人居上則被侵削不能為之蒞庇也飲食行所素空也

備其素類使類能而授方任能量能授爵任良授官人存政舉其人存則器使君子使人官

修其方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夫物有其官也謝息守不假器謝息為孟孫中不可曰田季孫將以成與之

之智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軍而守臣喪邑雖吾子猶有佐天子理陰陽史記云周勃為右丞相文希問勃

猶焉注曰擊旅汲者論平智為有主者曰君所主者何事曰主上佐田仁刺三河奏事稱意漢書武帝時田仁

不知汗出沾背陳平曰有主者曰君所主者何事曰主上佐田仁刺三河奏事稱意漢書武帝時田仁

舍人後使刺三河還委事稱意漢書武帝時田仁

拜為後使刺三河還委事稱意漢書武帝時田仁

其職年融為司農稱為名卿東觀漢記云年融字子嬰為

非法百姓袁安名重朝廷後漢袁安為河南尹在職

官徐震深袁安名重朝廷後漢袁安為河南尹在職

偽先賢行狀曰毛玠雅量公正任官清恪其典選舉拔

子官人稱允晉諸公贊曰山濤為居位持重為任職臣

撤立成又云孫會以策于東海王越說其姓名自稱南岳

元凱為度支尚書時以記室參軍每造撤或驛馬備之

得謂不聞臣事上曰撤大木不動者當退撤天心

可謂不聞臣事上曰撤大木不動者當退撤天心

家聲獲當時譽事引用賢良甚拔當時之譽

不復有當時譽將領入陳計謀有當時之譽

又云裴行儉高宗朝為吏部侍郎與敬人得歡心

元凱為度支尚書時以記室參軍每造撤或驛馬備之

制語文翰見稱十餘年張說稱曰詩會人之文雅

無峻峻激流斬截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

不苛孔帖云裴遊皮判尚書天寶時選者歲復貞觀永徽之政

君子使人

也器之

其政舉

其人存則

器使

君子使人

也器之

其政舉

其人存則

器使

君子使人

也器之

其政舉

其人存則

器使

君子使人

也器之

其政舉

其人存則

器使

君子使人

也器之

其政舉

淵鑑類函

卷二百二十九

政術部

稱職

四

息側 紀綱復振 又云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奏彈京 王言之最 又云孫遊為中書舍人掌誥八年制執所出為

曾韓休許景先及 銓敘人倫 又云楊崇為吏部侍郎 以公當稱 署考第于吏部 自開元以來蘇頌齊澣又

為孤彰為滑州節度使宿爽未復城邑 因人之利 又云今休楚為北都留守兼太原尹久晏然 詞藻之美

皆出於承慶詞藻之美擅於一時 振職 孔仲師人高武累進職 明銳 少學裴冕歷觀果於事 有大臣

器又云韓臯實重厚有大臣器選 以稱職 兼又云張次宗開成初為起居舍人然明銳果於事 有大臣

職兼集賢 無易珙才 崔珙治軍精嚴 謂宰相曰欲武庫節度使者無易珙才 有當官之稱 唐書李德裕

有吏當明於几案 屬僚數服 又云王播前明 欲除節 慶曆四諫 奇類林云慶曆中余襄公歐文忠公

元龜曰晉系維翰為侍中嘗一削除節 鐵面御史 經濟類忠 趙匡胤初不避權倖 才過職大才當大用 孔帖

將五十餘人各領軍職無不屈皇 鐵面御史 經濟類忠 趙匡胤初不避權倖 才過職大才當大用 孔帖

云皇祐二年田況為三司使屈皇 鐵面御史 經濟類忠 趙匡胤初不避權倖 才過職大才當大用 孔帖

祐會計錄金穀利言纖悉修具皇 鐵面御史 經濟類忠 趙匡胤初不避權倖 才過職大才當大用 孔帖

安石舉明經調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及當 位不配林 容其高調宜少負智略武位稱制權不 此公

坐也 唐書曰蘇珣調郭尉李義琰為雍州長史郭多詔珣至府 簿領中乃有是人 四朝史曰吳仁澤為雍丘

是乃有 原不稱職 鼎折足覆公餗 易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非宰相器 孔帖云韋挺

審官以資共理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唯聘詞辨 冊府元龜曰唐溫彥博太宗時為史部郎中知選事詞

辯終日喧擾 唯稱好鬚 唐書云太宗在翠微宮以李緯為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 非宰相器 孔帖云韋挺

為職者所嗤 欲用之周 聲名稍減 冊府元龜曰唐溫彥博太宗時為史部郎中知選事詞

言挺恨於自用非宰相器 聲名稍減 冊府元龜曰唐溫彥博太宗時為史部郎中知選事詞

事機務 不稱良史 韓愈順宗實錄云良史及居相位聲名稍減 輕笑 孔帖云韋挺

韋待價起武力典選無 不能動搖 山嶽 問奇類林曰唐韋思謙為御史大夫當曰大丈夫當放言地要須明

鈐總才朝野共嗤薄之 不 子相公 洵入相專托人掖拾焚毀不暇 韋挺

不通華言 董會試舉人於奉天殿高麗

不通華言 董會試舉人於奉天殿高麗

不通華言 董會試舉人於奉天殿高麗

全漢中三甲授安丘縣丞  
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

稱職三才過職不稱職

**詩**唐杜甫哀故司徒李光弼詩曰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  
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微  
高視笑祿山公又獻大捷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安貼 孟郊上河陽李大夫詩曰上  
將東神略至兵無血威三軍當嚴冬一檄勝重衣寒劔奪眾景夜星失長輝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武牢鎖  
天關河橋紐地機大君何以安守此稱者稀 李白贈潘侍御論錢少陽詩曰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  
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堦前虎士羅干將 白居易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詩曰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休  
明值堯舜勳業過蕭曹始擅文三捷終蕪武六韜動人名赫赫憂國意切切伐蔡擒封豕吳元平齊斬巨鼈薛平  
道兩河收土宇四海定波濤寵重移宮箬自東都留守恩新換閭旄保釐東宅靜守護北門牢晉國封疆潤并  
州士馬蒙胡兵驚赤幟邊鴈避烏號令下流如水仁沾澤似膏路喧歌五袴軍醉感單醪將校森貔武賔僚儼  
雋駭客無煩夜柝吏不犯秋毫神在臺駘助魂亡猱狖逃德星銷孽字霖雨滅腥臊

**制**唐白居易授元稹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制曰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  
吾精求雄文達識之士掌密命立內廷甚難其人元稹去年夏拔自祠曹負外試知制誥而能艾繁詞刻豔句  
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綸綍垂之而為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汝為中書舍人  
以司詔令 又授柳公綽吏部侍郎制曰長史數易為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懦弱  
而姦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職

**碑**唐張九齡侍郎裴光庭神道碑序曰開元中遷兵部侍郎考遺訓補闕典頒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  
國容以精軍實既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出其言需乎人有歸也天憲惟明肅乎人知禁也尋  
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叶文軌之般受天人之和多士動色羣方改瞻

**墓誌**唐常袞御史大夫王公墓誌序曰公諱鉞太原人也以御史大夫領京兆尹黜幽陟明考察風俗地征

國賦均輸平準天子六闕上林三官皆總制之未央前殿離宮下苑亦護作焉威檢穀下風清關右紅粟冰統露積朽腐星精雪駟外廐填溢廣靈囿之百里奉祈年之萬春漢家水衡少府錢四十萬至是而過之俾我魏甌之朝四海雄富 又太子賓客盧正己墓誌銘序曰公之議刑也先帝以天下初定禁網疎濶朝廷郡國廢革舊章於是草具科條制刑錄三卷以成後代法程公之居守也自胡馬入洛三川大殘長樂衛尉悉無官守中臺文書盡成灰燼而白晝大都之中剽吏奪金殺人橫道河南尹不能禁公以明恕清汙俗以淳和消沴氣士庶欣欣勤懋郎吏增嚴屯校日引月長四方和會

**才過職**墓誌唐楊炯臨川縣令李公墓誌銘序曰公諱嘉字大善遷隰川令川原爽塏風俗和平晉獻公之膚夷吾是邑代恭王之子郾容為侯陽泉依六壁之城孟津合三溪之水公以輜車就列墨綬當官有蠶績於邠人用牛刀於魯邑市鄭無競不假鞭絲學校方興惟聞擊石諸侯取其執則四海瞻其儀表為杜陵之男子誰繼後曹茂鄉里之小兒願辭彭澤於是退歸初服就養私門

**行狀**元姚燧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曰公諱德輝字仲寔至元改元授公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為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自爾愈益勤厲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賊以剔民賊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奇衷之覲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

**不稱職**詩唐武元衡寄上中書李相公詩曰昏且倦興寢端憂坐向微蕪頗不覺老遽瑗始知非授鉞虛三領持衡曠萬機會應舟楫便煙雨五湖歸

守職一

**原小國供職**諸侯正封左傳昭公四年楚子合諸侯於申主使問禮於左師與于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又禮相小國注宋公爵故獻公禮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又禮其德同所從言之異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也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按厲公反國疑原祭故原繁言已世為宗廟藏神祇宗廟藏神主以石也前左師下詳

持杖

持杖漢書曰持杖者景伯願帝時為侍御史監議太子承光宮中常侍高梵不貴論



日之事有死而已不敢爭晉書曰秦姚興從朝門遊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朝門入前驅既至

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暗奸良不可有死於黃紙後批之史謂趙宗不從命從光朝

制敕封除目乃資治通鑑曰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光論張方平不納物望難居政府神宗不從命從光朝

林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各擅鑿不越樽淮南子曰其職不入數相其宋書曰不居其

職不謀其事處罰不可得臣請先殺臣賈治通鑑曰左神策軍史李昱貨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

得又曰司空于頓索賂事賈專連僧鑿立鑿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賄遺厚自奉表至是權倖

爭為之言上欲釋之也丞薛存誠下不可遣而禪此僧宣光曰朕駁駙馬糾道士詳第三條詩趙

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丞薛存誠下不可遣而禪此僧宣光曰朕

唐末時昭宗駕在華州為御史中丞帝置藥院於禁中道士許嚴

士出入無間馳至列御因此左道求進者眾光遂持憲糾之伏法

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裴仁軌和役門夫太宗欲斬之韓祐奏曰仁軌犯輕罪

法司不敢奉旨又曰李乾祐為廢中侍御史有餘令裴仁軌和役門夫太宗欲斬之韓祐奏曰仁軌犯輕罪

而致極刑便乖畫一之懷義除名王澈伏法冊府元龜曰秋仁餘名帝特令殺之仁餘執奏陛下有樂官任

大理評嘗以開州刺史王澈犯贓朝廷以澈功臣之子赦宥之仁願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

此是待詔職樂冊元龜曰唐王及善選左奉裕華孝城皇帝之仁願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自有樂官任

不肯書曰文是待詔職也問奇類林曰仁宗御製元舅居春宮宴集不務竟遣伏法

守職二

原世不失職左傳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反水使各止其位易象云君子以思不

賢者止其位也重為勾芒諒為壽收修及熙為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左傳云齊侯曰於沛招與昔

處各止其位也執枝事上不移官禮記王制云凡執枝以事上者

先君之田也肅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不謀其政語不在其

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避之不謀其政語不在其

論語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公鉏然而出擊朝夕恪居官父真守法臣韓非于楚王急召太子

門天兩庭中有漆太子遂驅車至苑門庭理舉父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妻為組善吳起使歸韓子

請諱王曰前有先主而後有繼繼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求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求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待三孟子云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不越樽俎而代祝子云慮人踰不治庖尸士不兼官

云右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踐薄冰漢書云越職踰法以取名譽有司之罪士不兼官慎

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守職戒慎

州監領函 卷二百二十九 政術部 守職 戒慎

御者之過也百姓原據法守職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帝至尚書陳矯跪問蔡志陳矯傳曰明帝車駕幸

欲何之帝曰欲索行文書耳矯曰此是臣職分非陛下所宜奉職佳吏吳志呂蒙嘗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

因卒拱奉職佳吏唯思庶侍王師平元城府僚職嚴惟思庶侍王不離其屬今之貳豈得拱默適治

云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亭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稍忤時宰和六年有醫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為

位而巴崔沔曰侍郎令之封豨豈得拱默由是稍忤時宰作魏徵段秀實傳唐書曰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

無故受正負官是開微俸之路由是稍忤時宰仁為守皆禮選之純仁屬探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

善惡皆取其諫諍之辭段秀實但記其創用司獄印以道恩之地今請但記足以為忠烈從微剛正守法

元龜曰崔沔開平中為祭酒司業則不可問奇類林云節浩字志完第進士調揚州內教授呂公著范純

御史剛正守法人士多之獨擊鵠又云王懿敏公素隱憂風力愈助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

乃委手版又云周敦頤南安司理有因法不當死部使欲深入之願力爭不能生乃越職而言罪也宋史

陽修為河北都轉運使陸師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寧可負鄉人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求釋其事

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寧可負鄉人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求釋其事

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守職三

詩宋惠洪謁蔡州顏公祠堂詩曰開元天寶政多暇孽臣姦驕濁清化尺八橫吹入醉鄉國柄倒持與人把

漁陽番將易漢官在廷之臣無諫者吳綾蜀錦光照眼更覺寬裳韻和雅叛書夜到華清宮狩呂骨驚天子訝

二十四城陷同日長嗟乃爾忠臣寡聞傳平原城辟堅穴鼻可以牯牛馬譬如濫頡屹中流江勢遠來波倒射

吾知守職事主耳行藏初不較用捨公時風姿入睿想貫日精誠震天下

賦唐馮韜漢文帝幸細柳營賦曰虜犯榆塞軍屯柳營觀文帝勞師之禮得亞夫為將之名足使他將頹厚

餘克股慄戈鋌有耀歷瀟水之波瀾士馬無聲悄轅門之風日焜燿今古光照典墳振天聲於絕漠笑兒戲於

諸軍山河保誓竹帛垂勳

戒慎一

道敬慎 庶謹冊親元龜曰吳漢章敬皇后之弟代宗朝獨承顯問貞元已後德宗任遇信重編歷中削蒙

焚制冊府元龜曰戴曾貞觀中為史記尚書參預朝政時政得失輒隨事對進奏便削彙外無知者又曰

馱馬戴舟者舟也漁人者水也水則載舟舟則載人以此者奈何不危哉 虎變龍行

子受罪則道臨淵 不垂堂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有二乘慎一

以君子慎其寡也常合中道 不起黨與冊府元龜曰唐德宗朝為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

一使連日不得上道又曰王給貞元中為戶部尚書判度支於時德宗皆如是 然猶如此為郎中全奏

事下建讀之警恐曰書馬者與星所訪今乃四不足一獲謹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行如繩墨

執圭辭說苑曰唯法是修唯地者明行心如繩墨者足履何屣語 未嘗被奏復有何憂

相連今王業經始事係安危故臣每受一教必密使與前較不違始敢宣行唐王曰柳用心如世內史宣敕或前後

昭侯必獨臥翁叔不敢近 至貴而無當漢書曰金師道未嘗泄內事 徐岱亦不談人短冊府元龜

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唯恐夢言泄於妻妾又曰徐師道未嘗泄內事 徐岱亦不談人短冊府元龜

日碑字翁叔自在左右日不忤視者數十年賜交漢書曰金師道未嘗泄內事 徐岱亦不談人短冊府元龜

師道為侍中參預朝政性周慎密不嘗漏泄內事又曰徐師道未嘗泄內事 徐岱亦不談人短冊府元龜

仗代宗時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亦一談人之短門止進有常處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

又寸季康家誠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極元達而未嘗評論時事載否人物

大曆中為金吾裴垣元和在中在翰林 任又曰裴垣元和在中在翰林屬憲宗初平吳蜀勳精思理機密之務

一以問垣始小心謹慎若桶上意

戒慎二原唯于小子不聰敬止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温温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

衣初易曰六四繻有戒原唯于小子不聰敬止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温温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

臨於谷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謂天蓋高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踣不自滿假 恪敬天命玩人

瘦德克自抑畏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怵惕唯厲中夜以興思免厥咎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為武王圖商至於鮮原 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

淵淵 卷二百二十九 政術部 戒慎

七

威民之中也晉語姜氏謂云子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國語單師曠聞子晉之言

東躅其足趙文子冠見張老而語之曰善哉從藥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

矣國語注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范文范武子謂文子于子人怒必獲毒焉

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二山魯人以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

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而名其二韓為笑焉唯不學也子入太廟每事問蓋慎之至也夫有尤物則必移人苟非德義則有禍

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戒慎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狐有牙而

不敢以嗜饒有爪而不敢以振鑿戒善敗護守勿失戒守以信綿綿不絕將成網羅毫末不札將成

斧柯敬慎不敗夫在自克過在自懲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問

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爾有力於王室敬之哉無隙乃力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問

謗譽於路辨災祥於謠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無曠其眾以為亂梯不答温室樹漢書云孔光字子

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慎乎所不察中察雜言云赴谷必勝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

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慎乎所不察寡門不入宿意林云寡門不入宿

慎乎所動斯得處宅由路正服明端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寡門不入宿意林云寡門不入宿

餘年未嘗有過冊府元龜云張延帥以軍功累遷左右比之金日磾又云將軍所歷以清謹見稱前後宿

衛四十年時人不敢獻名馬在東宮今近侍須德獻之德以職總親軍不敢從

戒慎三

誠唐韓愈守誠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于天子不唯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

之也今之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樓而外施宵窬以待之宅于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

峻其垣牆而固高鑄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知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

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貴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難之不期越難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

而卒為之滄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知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柳宗元敵戒曰秦有六國

競競以強六國既除施施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始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滅血藥石去矣吾亡

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益祇益為齋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老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遺愛一生祠附

原前名後杜 思亮愛瞻 後漢杜詩為南陽守人懷之前漢名信臣為南陽亦有遺受人歌之曰前有父後

相告曰諸葛侯所為 送數百里 取一大錢 後漢杜詩之子也蜀人思亮而愛瞻每朝延有善政雖非瞻定百姓

漢劉寵為會稽守微入山中有五六老叟人資百錢送寵曰他時發吏求人間至夜不絕

狗吠竟夕有明府下車狗不夜吠垂老選明寧州都督及將歸奉表乞求為取一擲謝曰孔君清德宜報

隨之 又曰陽橋為魏州刺史歷兖州刺史長史所在以清白聞魏人請郡刺耳請重臨其郡

鑿州元龜曰夏魯奇明宗天成初自河陽移鎮許州百姓官吏至臥轎斷鑿守軍門明宗遣中

留一卷 祝馬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畫工有致富者弗衣而致留鑿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而進

白字乃公畫像自為贊曰垂則違俗崖不利蜀人罷市號賜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發開所

赴長史 迎拜京尹 候陵古命驅逐出迎之人百姓奔赴逾眾 又曰嚴罪為京兆尹率臣楊炎惡其累已

今御史初耶拘於金吾仗京師百姓數千人將詣闕救耶德宗知 在鎮六歲 更留一年 冊府元龜曰薛

之乃削耶兼御史中丞百姓知耶不坐皆迎拜呼嗚呼耶德宗知 在鎮六歲 更留一年 冊府元龜曰薛

州刺史鄭滑節度使在鎮六歲兵甲戰利并擅均一至是入觀百姓逾道乞留之 又 絃歌薦食 縞素送

畏 滄確類書曰後漢王演為洛陽令卒民思之為立祠安陽亭西每有酒食輒經歌薦之 冊府

歲 百姓數千人 冊府元龜曰卓景駿為肥鄉令後為趙州長史路生何慈惠之甚也對曰比聞長宿備說縣

中廟宇學堂館舍並是明公遺蹟將謂終古不意親得瞻親 又曰符令瀟初仕後唐為 疾生祠杜軫 荀

趙州刺史不周歲而部內大遺蹟一縣最百姓 石相祠 藥公社 石慶為齊相齊國藥其 疾生祠杜軫 荀

最 晉杜軫為池陽令為雍州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曰吾去此時汝輩末生何慈惠之甚也對曰比聞長宿備說縣

齊 晉杜軫為池陽令為雍州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曰吾去此時汝輩末生何慈惠之甚也對曰比聞長宿備說縣

號 晉杜軫為池陽令為雍州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曰吾去此時汝輩末生何慈惠之甚也對曰比聞長宿備說縣

李琪表 廷珪撰 冊府元龜曰綸為宣慰立祠堂 平五年杭州將吏耆老列狀追思之圖形像置食時杜

州節度使善於為理部民請立生祠堂 率錢十萬 讓祠數四冊府元龜曰呂誥肅宗上元中為荊州節度

太祖許之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釋文 政術部 遺愛

後歲餘將士等又率錢十萬於府西築地移祠立之 又曰李穀初仕漢為陳州刺史廣  
順末宛丘縣民稱穀惠愛欲立祠堂以聞時穀為宰相聞郡人陳請太祖前陳曠者數四

### 遺愛二生祠附

**原**周人懷名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襄陽記諸葛初七悅其化敬其樹毛思其

人愛其樹春秋左氏傳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史記趙良見商君云云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功名藏子

產卒仲尼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春秋大夫哭於朝商賈哭於市產病死也處女泣於室農夫哭於野說苑云死

丁壯號哭老人兒啼史記子產婦人捨簪珥良人弛琴瑟相辭而卒思藥傳藥武子之德在人如周

其子 向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賈誼新書婦人扶珠璣大夫釋玦鞞 邀童不謳歌春築不相杵 沽者

不讐其酒屠者罷列而歸穆公死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漢傅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漢趙廣漢為京兆尹庶明威 民為立祠歲時致祭漢書文翁為蜀民共立祠至今不絕又朱邑為桐南

陽為立祠又信臣過塚拜謁仰天涕哭後漢祭形傳曰烏桓擊卑思形無已每思其人至其鄉東平

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 百姓道祀後漢書云王吏民立碑頌德記述

劉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吾曹亦俱死矣 百姓道祀後漢書云王吏民立碑頌德記述

傳瑗為汲令在事數言便宜為人開 思劉劉陶為瑗長病免人歌之曰愜然 百姓道祀後漢書云王吏民立碑頌德記述

示國恩起廟圖形得刑後病卒太守郡與都官起廟圖畫形像 百姓道祀後漢書云王吏民立碑頌德記述

遺字梁道為豫州刺史 百姓道祀後漢書云王吏民立碑頌德記述

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於岷山枯平生遊憩之所 市人為散舉市皆哭荆州記云羊見樹哀泣晉書孫

許赴哀冊府元龜曰劉師元貞觀中檢校岐州都督丁母憂 崇棣碑又云賈敦實咸亨初為雒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

共為樹碑及敦實去職復上表請留之 太宗下優詔不許赴家 崇棣碑又云賈敦實咸亨初為雒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

如宿望帝嗟賞之稱呼為崇棣碑 帝親製遺愛碑增修城地建靈館舍儲備什物及乘輿至殿宇牀帳

南河度如故親製遺愛碑於蜀中碑待蜀平章事 金魏州人思金州魏州人思所到皆有惠政所至有遺愛

歷河南尹宜欽池等州觀察使必先究 必不敢易袁公政袁紹寡遮道不得去揚於陵代其任宣言謂百姓

其土俗然後教理故所至有遺愛焉

曰於陵必不敢易表公 述其遺愛 又云薛瓌為荊州團練使卒本州百姓等列狀上請 得蓋藏之宜 權使

之政然後拜而諫 如遺愛碑云巨藤崇創帝飛雲窟宿以板 識面者淚 滎州有八十九歲少而識其面者說之則淚 德留

周歲 如京承約初仕後落為黔南節度使數年之問已功堂 攀轅遙圍 正據之外未嘗傲昏及秩滿百姓

上章 留將歸境 聚哭柩所 又云漢劉審交為聽州防禁使法近畿輻輳州界交 父老垂涕 崔光周

將莫 謂府乞留 柩葬雍土仍相 立祠以時祭 臨 生祠 微平立祠 于國字曼情為縣獄吏 祠鄉立

祠死 必莫相 柳後 蔡桐 柳果 立祠 盧江立祠 降 山賊民立祠 號曰白馬從事 張任並立 張為武威任

生祠 至孝 記社 孔融 恨不及見之令 配食 縣社 兄弟 並立 為 廣都長並立生祠 改置佛寺 鳳翔尹百姓

立生祠 鼎抗表乞 改 人吏 為立 州刺史人吏 為立生祠 禱祀 節度百姓立生祠 禱祀之 優詔許之

又云 馬殿 為武安 節度使 開平 四年 軍府 官吏 僧道 等進 狀乞 許於 本道 以 德政 立碑 并 生祠 堂 事 太祖 優詔 許之

遺愛三 生祠 宋蘇軾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詩曰吏民莫扳援歌管莫悽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為此別別離隨處有

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為設紛紛等兒戲鞭撻遭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

冠纓絕 又曰父老何自來花枝衰長紅洗琰拜馬前請壽使君公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舉鞭謝父老正

坐使君窮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來非吾過去亦非吾功

狀唐張次宗請立前節度使李德裕德政碑文狀曰勳著王室則銘於景鐘功及生人則刊於樂石故扶風

存必拜之地岷山有隋淚之思竊以李某績慶相門伏膺儒業得卻穀詩書之學兼祭遵儒雅之風自授任坤

方鎮安全蜀亭戍多警災旱相仍外有定戎之功則城柵相望內有繕完之備則器甲惟新強寇將罷其東漁

隣敵自止其南牧况今令行屬郡威肅連營來暮之謠已彰於昔歲去思之美無謝於古人今合境同詞諸郡

獻狀雖黃霸入用龍方盛於登賢而鄧侯不留情猶深於愛樹臣謬當交代備聞政能願嗟臥轍之情特允紀

功之請 頌唐張九齡故襄州刺史斬公遺愛頌序曰公名恒字子濟性持重有器望即温而聽厲動敬而居簡度量

文行 下 立文

可以軌物德義可以服人佐益州攝御史中丞都督西南軍事先是兵連甍徹歲轉軍儲擾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田於雲南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負擔以踣斃重餉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績盡境賴全開元十二年以理迹尤異庶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既解印去郡攀車盈途或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不及而老幼啼呼如是者十日乃出界而皆言曰捨我何之及聞公之喪哀可知矣市爲之罷春以之輟惠愛之結深古今之感一蓋爲仁由已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唐獨孤及懷州刺史楊公遺愛頌序曰皇帝嗣位二載河南得賢二千石曰猗氏楊承仙者剛毅公廉仁民愛物起擊鼓間爲唐循吏天性貞方非有經術潤飾推誠御衆以身率先民用不擾政是以茂於是王師始平河北而覃懷纒歸於我大軍之後城郭爲墟相國涼公拔公於戎馬之上表爲刺史公旣至則弔瘡痍剪荆棘省事節用寬其征而均其力然後濬決古溝引丹水以溉田遂爲沃野衣食河內數千萬口流人襁負如歸市焉鯁然無告不能自耕者貸牛種與農器視五穀所宜督其程課勞來不怠每循行屬縣問所疾痛時其飢飽人人得敦其業而厚其生上奇其能以璽書勞勉封弘農郡公邑二千戶方倚以牧民民不遐其福大曆二年公薨於州闔境相弔童子不巷歌元顓文琛馮侯去思頌曰皇帝即位之明年詔地官考輿地圖舉天下縣邑民數之繁者陞爲州置賢守臣以宰百姓於是越之諸暨實得今馮侯翼越在漢爲會稽郡其民剽輕漢嘗以貴近臣爲之守猶或不振侯始至州訪民疾苦茲滑望風引避鄉胥舞文虛增稅石民以抑納爲苦侯洞察其姦令民得自陳訴積弊盡去先是吏卒旁午田里無虛日侯至悉禁戢之亦無廢事有私謁於侯者侯輒斥去之邦之士喑喑稱庶侯聞笑曰庶士大夫常分也吾求不負吾學耳郡政之暇輒引諸生講習經史州吏環聽之凜凜乎有富而教之之意會行省以浙西某路荒田失實及瀕海郡鹽法多弊檄侯往問州民數千人遮道請留不得請則相對涕泣如失慈父侯奉檄所至弊衣徒步以察微隱嗚呼若馮侯者求之古循吏殆未見其比也頌曰蕞爾暨陽附庸於越生齒滋衆在今爲劇帝披輿圖命陟而州擇賢守臣得今馮侯侯自西來羸馬敝衣邦人環觀且喜且疑侯始爲政循循于于惟奸是屏惟弱是扶罔俾苞苴累我名節爾冰雖清我行惟潔堂堂乾坤如侯幾人天寶遺侯惠我邦民邦民歡呼更相告語始疑今信侯我父母昔侯未來骨肉流亡侯旣來



止爾農而商帝憫下人病於薦饑水利田功乃懋乃司帝曰咨汝往貳其政侯拜稽首臣翼惟命我民有言侯毋疾驅天子有詔侯不敷徐世無陽秋孰紀侯德百世不殫視我茲刻

**唐杜牧**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道愛碑序曰皇帝名丞相廷英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堯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於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為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孰與聽聞詔授使臣杜牧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按武陽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元和二年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為一都會俗以茅竹為居霖必江溢燥必火作水火夾攻人無固志公始至任教人陶瓦伐山取材人能為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不二周歲凡為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公之為政去害興利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子產理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理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理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 **明楊士奇**君山廟碑序曰君山廟者祀常州府同知張侯之廟也為政而能愛民生則父母之歿則蒸嘗之張侯之同知常州也奉部符專督農事躬履壟畝察種植而為之勸或時坐膝間相爾汝語如家人所過飭勵學校正士習民甚戴是時天下軍伍滋弊軍之姦黠者率用賂規匿而說傳平民與藉民被枉比比朝廷以璽書分命御史清理御史當詣蘇常者言於兵部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以檄侯御史時銳意得軍為功不復矜念民枉侯固執民實非軍御史不可奈何數諾誓之侯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然常之人賴侯以免於枉者猶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極力助御史得軍而枉民動以千計愁苦嗟怨於道路常之人以是益思慕侯不已侯素澹泊庶介不苟取一毫自入仕未嘗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而已易簣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趨出取膏油一盂以入侯遙見竟謝却之其操類此侯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于庭奠祭累日柩行白衣冠送者數千人後數年江陰士民協謀作廟於邑之北君山以祀侯來請書於石併作迎享送神之詩使歌以將事侯名宗璉字重器江右吉水人詩曰肅肅兮侯堂酌山泉兮薦林芳冷冷風兮騁掃侯戾止兮珮玉瑋懷仁侯兮撫我動與息兮有教稼芄芄兮連疇侯顧我兮樂以笑侯乘

兮蘭棹修東臯兮忽南畝溪有鯉兮陸有虺侯赫視兮敢余民侮侯來遲兮逝何疾侯之逝兮我民以戚山之明兮水之麗侯舍茲兮安適

○弔文明王英弔陳先生文曰予嘗至番陽目浮梁山中道經德興父老言前令陳公孟藻德政民受其惠惜去而亡矣予與公之子敬宗登進士同官於朝又得備考公之行誼追悼往昔爲文以遺番人俾永其思其辭曰余浮番以遠征兮歷先生之故治遺老泣而告予兮嗟後時已十祀心悵怳以永懷兮宵耿耿而不寐嗟若先生處此下邑兮不驟以進縮章與綬兮被仁履信彼狡之氓兮欺則弗忍澆者既敦兮驚者益遠嗟哉其此去兮卒莫我返鷓鴣翔翔兮鷹鷂利吻張呀互嚇兮爭饒肆忿夫豈不懷先生兮如失父母故世之所惜兮謂先生內實無疚而其所悼兮曰年未中壽才可以經濟兮施則未究頽天而冉疾兮人孰其詬彼或幸其災兮何疾美而夸醜惟尼父之興歎兮曰善人吾弗親余故撫膺而深喟兮獨揮涕以隱憂

○書事明高啓書博雜者事曰博雜者袁人素無賴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會素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即誣守納已賊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雜者邀於市衆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辱者耳彼豪民誣賢使君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雜者曰諾即入間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雜者直前猝下提鬻之奴驚各亡去及禱豪民衣反接狗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雜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袁人聚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不問日暮至豪民門猝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讎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豪民氣盡叩地乃釋之博雜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也博雜者曰然即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放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雜者以義聞東南

舊生祠判唐李宣對立生祠判曰考龔黃之跡窮卓魯之化不孤良吏可謂能賢甲惠訓肆修仁政斯舉丕變  
舊染化居恒風歎歌名之徒勤想借寇之無及冀全遺愛遂建生祠歿無愧於張蒼存不謝於王渙因心所感  
縱獲福而無傷唯道是從豈為術之能致告之誠謬詎乃有平

異績一

增三異 十奇 後漢書曰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  
不捕之兒言堆方將斃視之怒其肥而肥起與恭謀曰所以來者欲求君之政迹耳今蟲止其傍傍有童兒觀曰兒何  
此二異也登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錄韓琦曰所以來者欲求君之政迹耳今蟲止其傍傍有童兒觀曰兒何  
奇蝗盡不入境二奇塌却奇司舊肚皮三奇買物價例不相虧四奇處事明白盡無私五奇街裏不見兇頑兒六  
勾 削課制 毀檻穽 後漢書曰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均到下記屬縣去檻穽除削課制其  
害者甚眾雄乃移書屬縣與壞檻穽 囚相率而遷 妖不可久居 晉書曰曹據字頌遠調補臨淄令歲久據行  
嘗見家耶泉因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據悉開獄出之至日相率而還一縣歡服號曰聖君 錦繡龍花  
谷曰唐李泉遷洛陽令民吏畏服夜衛中有人語曰李令行事威猛令人破膽此中不可久居聞者皆門視之  
寂無影響方知其妖也

異績二  
原吏民稱之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吏民稱之不容於口 前有趙張 後有三王 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  
語曰前有趙張 後有三王 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  
有三王 詳京兆尹 穎川八年治 膠東九載治有異政 後漢書吳祐傳云  
治有 治有殊政 東觀漢記郭賀為荊州刺史治有殊政 治有異績 陽令治有異績 治績尤異 王隱晉  
異政 康十年詔曰陽平太守梁柳治績尤異 治績尤異 王隱晉  
博而救之 母子俱免 觀察使韓混奏為異績 加金紫之服 百姓祈佛 老十數人 聚於佛祠上問之 對曰禮泉  
罷姓也 縣令李君 奕有異政 考滿當 野無閒田 路無拾遺 冊府元龜 十五年 甚有梁王師 縣令刺史 皆奏 儒雅之士 為  
路無拾遺 冊府元龜 十五年 甚有梁王師 縣令刺史 皆奏 儒雅之士 為

異績三  
董行宋劉宰殺虎行曰君不見陽羨周將軍射殺南山白額虎千古萬古聲流聞又不見宜興趙大夫南山三  
淵鑑類編 卷一百二十九 政術部 異績

淵鑑類編 卷一百二十九 政術部 異績

十有六虎令行殺取無復餘一虎昔何少三十六虎今何多虎多人不患所患政之苛大夫性高明下令走風雨所知在田里了不見臺府既令民免政之虎又與民除虎之苦四境之民歌且舞或云殺虎太傷和胡不令渠自渡河我聞此言笑且呵大夫憂民憂豈必限吾土古陽羨今宜興大夫邑之主將軍邑之賓主賓多寡事不同千古萬古同清芬

**賦**唐羅讓耿恭拜井賦曰漢耿恭躬受斧鉞志清煙塵堅踈勒之僻依澗水之濱據以爲備期乎來賓匈奴奔敗而伺隙澗泉壅絕而不至雖礪乃戈矛而渴我將吏遂乃處孤城而穿井窺重泉而闢地深餘十丈曾無一勺之多職長千夫幾敗三軍之事外整衣服中懷果敢推赤心於神祇禱素液於坎窞拜未及起叫天以無辜言未及終觸地而有感閱其質若俟仁人發其蒙俄成澹灌濯執熱祛除積慘明矣大漢士卒所以歸心惕爾羣胡君長於焉破膽

**道**行狀唐張說兵部尚書國公郭震行狀曰景龍中授公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使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蔥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鎮西域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王爲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蔥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公手書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在安西十餘年四鎮寧靜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

政術部九禮賢 任賢 得賢 知人 不求備 推美下吏 棄賢 故賢 施惠

禮賢一

**原**呂氏春秋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

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 孟子曰用上敬下謂之尊賢 說苑燕昭王問於郭隗曰齊人削取八城

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昭王避席願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

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實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

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

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 **禮**漢文帝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曰孝

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廡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三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

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遺闕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廡吏二百石

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導民焉 經濟類

編賈誼曰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取師之禮出位而朝之

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

令召矣 劉向曰游江漢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伯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伯王之

船乘也 晉書曰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賢為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皇甫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

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芟芟易之明義元纁之贊自古之舊也若湯與文王或身即

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况命士乎 經濟類編曰唐代宗嘗

問開播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代宗曰朕比以下詔求賢又遣使廣加搜訪須

能者用之若何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唯得文辭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 唐書李

絳謂憲宗曰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 又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

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己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事文類聚曰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坐稍久則吏從旁鳴相公尊重客踧踏起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自是羣公稍效之

禮賢二

左傳曰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蓋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呂氏春秋曰齊桓公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鄒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鳴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霧以犧豕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庭几而薦之

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玉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又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居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飭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史記曰子貢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又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人亦苦矣穆公于是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使使賈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則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免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

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史記曰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

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又平原君傳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銀

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戰國策曰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往見郭隗曰敢問以國報讐者奈

何對曰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于燕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

郭隗曰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于隗者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士爭湊燕 西京雜記曰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管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黜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黜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致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 事文類聚曰漢樓護家居長安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罷朝欲候護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

不聽遂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聽強諫反兩立閭巷 李膺有疾不通賓客惟陳仲弓來乘輿出迎之

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珣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吳志云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眾賓罷退乃獨

引肅還合榻對飲 又劉基傳云孫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晉書曰元帝遷鎮東大將軍遺賀循書曰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餐服元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車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志在竭節耳羣望顯實寶在

君侯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尚書屈德為軍司謹遣參軍某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 宋書曰羊欣常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暹在坐退告族兄瞻曰將軍見羊欣遂易

衣改席欣由是益知名 唐書曰自德宗朝宰相歸私第百官不敢及門裴度以方討不庭宰相宜日接多士冀有所得因奏請通賓客許之四方布衣盡得以策干宰相至今宰相私接士度之請也 宋史高宗時侍讀

范冲薦尹焯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命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始就道至九江又疏辭張浚當國言其拒劉豫之節且所學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津送至國門 元史元世祖

在藩以安車迎李俊民延訪無虛日 明紀事本末明太祖為吳王時既下處州遣使以書幣聘青田劉基  
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明年三月基等至建康入見喜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禮賢三

**原築臺** 懸榻 郭隗謂燕昭王曰王欲禮賢請從國始昭昭王乃築臺師事隗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

名特為設一榻去則懸之璆字 後漢樂安太守陳蕃郡人周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致之欲厚

之案與徐孺子事不同並存之 引車見朱爽 避寢舍蓋公 史記魏有隱士侯生曰有客在市屠

中願枉車騎公乃引車入市俟生之既見未嘗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乃避正廡舍之 降尊就卑

以貴下賤 大得民 隗囂與馬援共臥 關張與先主同林 後漢馬援從南幸於血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

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 蜀志云先主為平原使大羽飛別部司馬送綏西歸右隗囂與援

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林恩若兄弟 蜀志云先主為平原使大羽飛別部司馬送綏西歸右隗囂與援

**鉅夫奉詔求賢** 唐書李栖筠拜西陽郡太守聖賢之學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登拜學官身兼經國義

**懷金訪師道** 守禮絕章 惇 觀曰是陳師道初遊京師 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者殆難致也竟俞以母老謝歸

權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費懷金欲為德比至聽其議論益敬畏不敢出而求也竟俞以母老謝歸

於公而親之防師道於公前有賈賤之嫌復無平生之舊臣雖不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

始以為之防師道於公前有賈賤之嫌復無平生之舊臣雖不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

當御款段乘下澤車候公於東門外尚幸公他日成功相事福中東歸師道 改名高陽里 更署浩然亭 唐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及文辭稱人為語焉於師道 改名高陽里 更署浩然亭 唐

八人比漢荀氏太守鄭陽王伯山攻所居甘滂里為高陽里 又曰樊澤為節度使時孟浩然墓碑壞譯乃更

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于刺史亭 躬至簿廳 獨拜牀下 授烏程主簿郡守

致之入耶 事一決于午 宋史何基師事黃幹淳固篤實絕類 漢文類聚諸葛孔明每至廳時躬至簿廳迎午 延聘何基

**師禮王栢** 宋史何基師事黃幹淳固篤實絕類 漢文類聚諸葛孔明每至廳時躬至簿廳迎午 延聘何基

王栢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 李密修弟子禮 彌遠置人才簿 唐書徐抗楊林相繼守發越景守台聘

鄉之者德皆執弟子之禮 李密修弟子禮 彌遠置人才簿 唐書徐抗楊林相繼守發越景守台聘

道授酒時洛陽鱗文遠自出城 檣四海為竊使此文遠南 向安備不盡若欲文遠謝曰前日先王之

老猶願盡力如為茶卓乘以危迫 賤則僕髮矣無能為也 後歸高祖 宋史呂午為若欲文遠謝曰前日先王之

出 還刺不通 書幣不啓 酌擊胸食之謂門老曰本言公招延賢 今國士到其門不虛吐饋 洗其忠下車獨



還吾相物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遠見之  
宋史蘇雲卿者廣漢人來豫章東湖結廬灌園少與張浚為布衣無  
從為相物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遠見之  
如君子短於其書人客起而謂曰張曰廣漢人來豫章東湖結廬灌園少與張浚為布衣無  
復命浚於几察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

禮賢四

原吐握周公下白星之士一沐  
灑掃奉任延為會稽都尉有龍丘萇隱居三公連辟不到延灑掃其門遣功  
侯驛人失國大夫驛人失家貧  
無賓客語  
車下伏謁  
執轡愈恭  
史記信陵君傳家貧有門生  
費神典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侯驛人失國大夫驛人失家貧  
無賓客語  
車下伏謁  
執轡愈恭  
史記信陵君傳家貧有門生  
費神典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費神典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賦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之於數之罪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

之問而執其僕曰君何為執曰此非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執

趙文侯 倪寬單體下士前漢倪寬為左內史勸農桑之士車者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

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博士推賢與下不求名聲使民大信愛之

迎之於門 戰國策先生往過國精與弟齊宣王宣王使謂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

之道 後漢班彪避地河西王斗大將軍周舉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舉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材因召入

見眾才 待以交友之禮 吳志虞翻歸孫策命為 周公下白屋之士 贊苑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所先

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 齊桓下布衣之士 燕太子側階迎光 史記鞠武謂燕太子丹曰燕有田光先生其

側行 祿席如燕昭王撫摯先驅請列弟子之 燕太子側階迎光 史記鞠武謂燕太子丹曰燕有田光先生其

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 鞠武曰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為導 號而蔽國事 九九薄能因為禮之 說苑云齊桓公設

于先生也 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為導 號而蔽國事 九九薄能因為禮之 說苑云齊桓公設

為足以見也 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况賢于九九乎 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

分之善莫不加禮 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退 賓客所歸傾

心折節 後漢 折節待士坐不重席 典略 間架在門 倒屣迎之 魏志王粲從長貴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

盈坐 間架在門 倒屣迎之 架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 晏開弼來倒屣迎之 世語云何晏為吏部郎

倒屣 曰此王公孫也 有異才吾不如也 吾家書簿文盛修膏膳輝極 勞謙接納坐無空席 晉書王渾為安東將

迎之 愛士好賓 盛修肴膳 後漢崔瑗 愛士好賓 盛修肴膳 輝極 勞謙接納坐無空席 晉書王渾為安東將

附 禮 懷 畏 懼 澤 捐 循 節 恭 虛 結 綵 不 問 餘 居 居 常 蔬 食 菜 羹 而已 勞謙接納坐無空席 晉書王渾為安東將

空 席 門 不 停 賓 於 是 江 東 之 士 莫 不 悅 附 士 雖 徒 步 皆 與 酌 禮 前 漢 于 士 無 貴 賤 與 之 抗 禮 魏 容 愛 士

其 庭 士 無 貴 賤 與 之 抗 禮 輪 解 心 折 節 莫 不 爭 赴 入 與 共 食 出 與 同 衣 說 苑 宋 司 城 子 罕 之 貴 于 車 也 入 與

從 于 罕 來 復 名 于 罕 而 貴 之 左 右 曰 君 之 善 于 車 也 君 七 和 從 來 又 復 貴 之 君 獨 不 貴 于 司 城 子 罕 乎 罕 曰

豈 惟 不 能 用 于 車 故 至 於 亡 今 吾 之 得 復 也 尚 是 于 車 之 遺 德 餘 教 也 吾 故 貴 之 且 吾 之 亡 也 吾 臣 之 制 迹 故

樹 以 從 表 者 奚 出 則 同 輿 坐 則 同 席 蜀 志 先 主 傳 曾 公 還 許 表 云 先 同 席 而 坐 同 簋 而 食 魏 書 劉 平 結 客 刺

甚 厚 客 以 狀 語 之 而 去 是 時 人 生 鐵 鑊 屯 食 無 所 備 擗 案 多 雜 焉 同 輿 而 載 共 帳 而 寢 吳 志 陸 遜 孫 登 傳 云

近 代 之 事 之 下 者 必 與 同 席 而 坐 同 簋 而 食 無 所 備 擗 案 多 雜 焉 同 輿 而 載 共 帳 而 寢 吳 志 陸 遜 孫 登 傳 云

豈 登 待 接 僚 屬 略 用 布 衣 之 禮 與 休 等 或 同 車 而 載 或 共 帳 而 寢 愛 敬 君 子 不 恤 小 人 待 卒 伍 而 驕 於 士 大





稱青士

志王基少孤與叔父翁居窮...

署鍾離意為功曹威儀嚴肅...

名意界

用岑暉為功曹褒善黜惡...

引華譚為從事以為賓友...

為功曹

以趙勤為功曹委以郡事...

弘農成瑨但坐嘯後漢書...

高功曹

南陽宗資主畫諾...

其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

辭為陳里

拔用武官無非俊傑...

政事所施意為節度...

從事功曹

明猶魚之有水志...

孤之有孔...

陽宗資主

用沈寯補儒林祭酒...

自擇局僚...

命皆海

表名士...

辟郡人...

內長者

敏文宗...

辟郡人...

以委之

異之...

辟郡人...

劉起耳

識鐵睡...

辟郡人...

史學臣

珠萊璋...

辟郡人...

劉起耳

宜孫在...

辟郡人...

敏文宗

試論曰...

辟郡人...

異之

是足矣...

辟郡人...

劉起耳

補劇...

辟郡人...

史學臣

求士為...

辟郡人...

劉起耳

弟問其...

辟郡人...

敏文宗

是市私...

辟郡人...

異之

少年...

辟郡人...

劉起耳

是市私...

辟郡人...

敏文宗

是市私...

辟郡人...

異之

是市私...

辟郡人...

劉起耳

是市私...

辟郡人...

敏文宗

是市私...

辟郡人...

異之

是市私...

辟郡人...

劉起耳

是市私...

辟郡人...

敏文宗

是市私...

辟郡人...

異之

是市私...

辟郡人...

政術部 任賢 得賢 幕府皆留不徒...

為陽翟丞佐李抱真留幕府  
以才歷王皮休李元皆留幕府  
自近辭曰今乃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而先  
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推惟以通判職事往來效忠  
徐倫辟為幕屬午欲盡決遣郡事而行帖起行  
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生命  
帥更然後從之自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  
開府極一時選使唐書武元衡代高崇文為劍南西川節度  
裴胄謂為支使僚佐極當時選使初拜官宰相欲以姻托幕府  
兵曹高適解褐封丘射非其好也乃去官客遊河朔十年出幕府  
進士時劾帥楊廷璋驛幕府掌書記雍熙三年廣漢任新進年  
諸士出閣與揮德屬士安還冀王府記室參軍  
回過率多持難劉晏署新進銳敏唐書劉晏所用士數百人皆新進  
之計莫為持難

大者為棟樑小者為榱桷  
唐書令狐綯入翰林為學士他夜宣宗召與論事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為我舉其要綯摘語曰陛下必  
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上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必  
欲與王業為官擇人為入求治建中時齊映劉滋為官擇人為入求治建中時齊映劉滋為官擇人為入求治建中時齊映劉滋  
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賢則當任任則當久  
早一夫任官而辨庶措事知勤映等無希其言  
無邪端愉悅之容此近于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

嘉魚詩序嘉魚  
干旄又云善也  
國寶賢國之  
善寶禮以善  
五百五百年一  
二八舜舉八  
致堯

舜致君于  
得君平李彊拜益州牧謂揚雄曰吾真得嚴  
論士告王禮記論進士之位定然後爵之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  
以賢制爵周禮則燕昭築宮焉昭石宮詳禮賢  
王褒作頌得賢臣禮主  
齊照千里意賦王曰四  
有三良管仲曰期有三良  
遺珠唐書狄仁傑初過  
知仁參軍可謂海運  
齊照千里意賦王曰四  
有宋史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時羣臣起  
鉤道既絕向子諶轉運京畿環視左右無足使  
十餘戰卒以計達高宗即師鉅野問東南  
一布衣衣冠百萬倍首加承制授承直郎  
占樹詳欽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衛豈特軍士象而已承制授承直郎

材館錄為宰相簡人才為

表高適為

士安屢典記室

宋史宰相

表高適為

宋史宰相

表高適為

宋史宰相

表高適為

宋史宰相

表高適為

宋史宰相

表高適為

宋史宰相

每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士如胡銓 夾袋中乾道中諸賢與中太宗每有除授必列陳之

親擇吏 唐書貞元時柳渾為相嘗親擇吏臣當選 而政有狀名宰相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

然老臣為朝延得一良吏則秦之額宰相定準曰得人矣 置章再拜 將為逸先設几案御城驛有能名知州漸下

雅賢說他日引對再召問者用必薦也 備疏于朝 推與上之剛備 龍圖閣待制名勝士與蔡府之賢備部

史者引 引天下士 唐書張說為相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 祐宗之政皆說與之 屈公數旬 王憲謙貶河

甫公義引 為倉曹參軍謂曰公非 徒勞州縣 兵參軍始所當 中書舍人苗廷勳曰令君四使苗呂崔負

武中授屈 公為數向客以重吾府 崔陝州 兵參軍始所當 中書舍人苗廷勳曰令君四使苗呂崔負

部負外郎 以恩終始 嘉祐殿中侍御史崔陝州 兵參軍始所當 中書舍人苗廷勳曰令君四使苗呂崔負

一 張齊賢 怒命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善齊賢我事內四說籍皆齊賢能之書旋以論擢果

喜擢陳同甫 宋史光宗策士得陳亮策大喜以為善處人父子之間奏名第三說知時為亮則又喜曰朕擢果

殆天留以遺朕也 先是大嘉其淵源擢置 東宮聞知皆善故賜第告詞曰爾早以藝文首張九齡引 翕然稱

得人相職當進賢任能若精鑒為我言之 柏即筆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于朝 天下翕然稱得人 且辛

者能者周 繫之維之 詩 禹稱善人 衡多君子 賢為國寶 人代天工 德成而上 祿在其中 終

因德進 始以名稱 汝得人焉 吾與點也 然白

知人一 不易書知人則皆惟帝其難之 王佐才 方伯器 蓋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 冠冕

原其難 不與之友後王允之器曰方伯器蓋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 冠冕

才也遂與之友後王允之器曰方伯器蓋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 冠冕

鍾司馬德操外甥王謀欲見焉曰當舉桑樹上結得實或書此近洛陽門下吏耶謂曰山 深奇善夫 結

求之謀送客至洛陽郭遠見焉曰當舉桑樹上結得實或書此近洛陽門下吏耶謂曰山 深奇善夫 結

澤不必有異士異君不為鄉小吏 雍丘黃真 徵語移時與交奇而別功曹以為後漢吳祐字季英舉孝廉將行郡中

交小吏 鄭弘字巨君為鄉小吏 雍丘黃真 徵語移時與交奇而別功曹以為後漢吳祐字季英舉孝廉將行郡中

其明卿且勿言 分財不及 拔士咸稱 石苞 後漢郭泰字林宗許都人 名亮曰在座時但自覓家歷觀指嘉曰此君小異得

無是亮大笑得嘉史齊桓霸若管仲之謀始以智知終因德進

經李下不知管仲之賢而多欲叔能知人也

宋史錢若水有人倫鑒見王巨每曰王君凌霄霄霄擊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

鼠目唐書岑文本嘗對所親言馮周曰馮君論事會文切理章鳳姿士不見用羣類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街

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於李揆揆素輕載謂會文切理章鳳姿士不見用羣類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街

知人二

原當至卿相石苞字仲容為縣吏會謁者郭元信奉使求人為御以苞及鄧艾給之

並恃才智炫耀上京三公每見辟召輒詢訪之隨其臧否以為子奪符誦謂李膺

薛宣還府令妻子與相見戚曰恐感兄弟

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

者智老患已不知論語不患人之不

更太守法惟子真知人歲終唯數真助求才惟會諸史具自喻

問占之乃指廣白雄遊舉孝廉到京師以登來為天下第一

曰君子居子不知已而伸于知已者也

坐兄穆拔友為二郡守

舉孟明叔向之知酸掖

見於亡虜

不疑清廟器

薛季昶擇僚史堪御史者季昶訪于齊卿齊卿曰長安用季昶用其言皆通顯鉅人

伍中引與同列

此呂業正客也

者呂業正客也

讀書禮部侍郎王明相與洪州與計借服

見明與語大奇之因資送令與計借服

衡玉而費者也往必見論何賊兵部侍郎

重有容也

後果輕薄漢中晉文經

令見妻子

知人則哲

自牖占胡廣

陸遜勅別族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子桑能舉善

舉吏至二千石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

子桑之





殺之縣 唯主盜賊 孫聖字文蓋為長沙太守也善 此丞掾任曰此丞掾任西守任下吏諸曹時白外事

拒此乃太 擇丞吏任 丞吏任之責大指不苛拙進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州戶參軍年甚少

曹岑暉 賢詳任 言其能 以萬年令威震強彙尹柳公綽言其能就賜鮮魚 唯雅史白積索數百崇獎謀

不主斷 魏之曰何至逼人 命之鑄連無進筆為省決事繁子盡就便官毋留此琰之唯雅史白積索數百崇獎謀

容一 義方為華州參軍歷京兆尹事必皆錄事 蘭菊異芬 裴子餘中明經第補鄆對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誥以文

胡菊異芬 子孫相委 妻師德謂江都尉孫相刺史詠承業異之曰 歎為不及 宋陳後鄉同僚京觀察推

不往一日 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 諸將為方飲其所後卿與辛亦假之行于是皆以後至被詰後卿惟推

謝日而得 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許事知平其驍地昌官為無轉 倚任掾屬 唐書張嘉貞以五經舉補

為不可及 稱其善政 運使以威望自任屬吏屏畏入巨境稱其善政 請以官讓 唐書張嘉貞以五經舉補

號負推 幸元州 一書奏時 委任僚佐 宋史魏若水所至無不稱待物委 請以官讓 唐書張嘉貞以五經舉補

史張循憲 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輩願知有容乎史以嘉貞對獨憲名見咨以事嘉貞後曰臨寧無一

不洗然 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他日武后以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嘉貞後曰臨寧無一

官擢循憲 耶因名見拜監察御 宜居仁 宋史魏若水所至無不稱待物委 請以官讓 唐書張嘉貞以五經舉補

余判宜 見古循吏 克與中熊克文墨而邑乃今見古循吏行縣至其境謂 有協贊功 授宗室章憲為亂州教

相繼引去 穎獨留寇平郡守以功 以掾屬為賓友 敬賢士尤有善 家客馬周為之 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

入為郎 奏穎有協贊之功守大用 以掾屬為賓友 敬賢士尤有善 家客馬周為之 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

有善歸之 所部唐書薛戎為浙東觀察使不尚約束 論名譽其至 省江西左丞以屬探元合中即將常何家

失何武人 不涉學問為條二十餘事太宗怪問何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錫為之明日台對 主簿錢錫為之 史

宗忠淳人 帝即召之使者曰使君起及謂見大悅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錫為之明日台對 主簿錢錫為之 史

真賢

無終 詩序權與秦康公與賢人 不遇 仁而曰拍舟言 退而窮處 使賢者退而窮處 仕於伶官 又曰簡

得仕進 又曰伐檀君子禮 不見維繫 詩不見維繫 不能舉 能先慢也注先慢也 不得調

不得仕進 又曰伐檀君子禮 不見維繫 詩不見維繫 不能舉 能先慢也注先慢也 不得調

不得仕進 又曰伐檀君子禮 不見維繫 詩不見維繫 不能舉 能先慢也注先慢也 不得調

不得仕進 又曰伐檀君子禮 不見維繫 詩不見維繫 不能舉 能先慢也注先慢也 不得調

字季長為校書郎于東觀十年 親累不調 晉華與字長駿弘敏有才表父盧鑾典 功高不調 張安世字少

不得調因兄行喪自劾歸也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不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功也 素忌 唐書崔暹與王搏並位素忌博明 奇哉

失寵退身終及如遺之棄 詩云棄子如遺 適軸之歎 退而窮處空歎伐檀 任賢委政既乖勿貳之言 任書曰

道惟難進 人豈易知 進以趨時不聞刈楚 退而窮處空歎伐檀 任賢委政既乖勿貳之言 任書曰

原 融爵 大戴禮古者諸侯不官士一則顯 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俱盡 竊位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 簡賢 書簡賢附勢

棄德 不 有罪才 有罪 有罰 有罰 史魚自貶 能進死而不與立也言不擇之在位 文仲不仁 臧文仲下展禽

增 熈白衣 宋史陳師道早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留受業鞏 棄奇寶 蘇軾常曰棄奇寶於路隅

皆下之 唐書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諸賢時杜甫元結皆應詔而退 不敢取 太和二年舉直言極諫劉蕡對策

中官耽睡不取 東高閣 事文類聚東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 不見省 李商隱為彭陽公令

約雖有韋平之拜惡商隱從鄭亞之辭以為忘家思味之屢然陳情 原賢路既妨 倖門惟啓 舉善且聞

憇賞 蔽賢豈得無辜 誠宜見善必求 何乃知賢不舉 原賢路既妨 倖門惟啓 舉善且聞

惠澤 原 德施普 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 養民惠 子產其養民也 施惠散利 周禮旅師職云以質朝致民施其惠

開 蓋 頤 函 卷二百三十 政術部 棄賢 蔽賢 惠澤

作事食曰惠以 移民通財 周禮司徒職云大荒力薄征緩刑 惠在愛民 家語子游問于孔子曰夫子之德

在愛民而已于游曰愛民 仁足惠下 詳張湛 康濟小民 尚書蔡仲孔安國傳云康安 博施於民 施於民

之謂德數何翅在惠者哉 孔安國曰君能 愛利為行 漢書云朱邑字仲卿廬江人之居也 視民如傷 左傳云國

而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 聖猶病其難 夫善平不以愛利為行未嘗嘗厚人也 大小感悅

東顧漢記劉訓字平叔為護小感悅訓胡遂家取為嗣立祠每有疾病無講求福也 視民如傷 左傳云國

解使醫藥療之差者甚多大小感悅訓胡遂家取為嗣立祠每有疾病無講求福也 視民如傷 左傳云國

民如傷是其福也及其哀 視民如子 臣為上刺長劉文與書曰足下內挹叔夷之清節外 民懷其惠 東

也以為為土芥是及其禍也 外播惠政 應珠二南之惠政德教加于百姓要道通于諸國之卿也 治有惠政

陽太守治有惠政 後漢書云劉龍除平陵令將送惠道 慈哀病徒 東觀漢記觀自為城門校尉

太守民懷其惠 吏民所愛 後漢書云劉龍除平陵令將送惠道 慈哀病徒 東觀漢記觀自為城門校尉

斷囚夫妻垂泣 廷尉 仁風翔於路衢禮讓行於士女 日月仰之如雲兩仁風云云 慈惠為本 德宗時裴

子餘屢遺冀州刺史 以惠化稱 苗晉卿寬厚所 惠利可紀 所至有惠利可紀 慈惠為本 德宗時裴

州刺史專以慈惠為本 呼慈父 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為慈父 馳下戶 宋史崔立字本之歷通判廣州許州

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 有惠愛 使為政必先充風俗所至有惠愛 有惠政 裴政之為永年令有

夫輸者尚一百萬悉棄之 有惠愛 使為政必先充風俗所至有惠愛 有惠政 裴政之為永年令有

自曝祈雨 高宗永徽中田使君挺精仁會為平州刺史致旱兮山出雲倉廩大至義送登人歌之曰父母育我

濟宋史蕭振微時戶滿江見過客與掌渡者事多 與民休息 范應鈴開信問調發州錄事總領聞應鈴名

與百姓休息間債負蠲租稅感其德生 視民疾苦 明倫部內視民疾苦苦無名利欲悉除之病表

安還所侵田 視州牧馬草田侵民田 凡五遣使 均賦他郡 唐書韓休為近州刺史與

至常稅處芻休請均賦他郡 中書令張說曰免賦而與他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執論 法外縱舍 吏

使台者時時法外縱舍得盜 加意勞徠 陳君實貞觀初從鄧州刺史君實所治有年諸倉充美沛二

賊或食其窮出財為償得盜 加意勞徠 陳君實貞觀初從鄧州刺史君實所治有年諸倉充美沛二

州運有贏糧止布帛贈遺行著此知水旱關內六州各極豐饒少折民逐食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命有司錄相安

以下功最百物 恩之不忘 三縣皆時歷知瀾陽餘抗蕭山 民頌其愛 唐書張延賞更歷四 惠申請不

戶產今年宜調物 恩之不忘 三縣皆時歷知瀾陽餘抗蕭山 民頌其愛 唐書張延賞更歷四 惠申請不

不獨無租額民無生理 恩之不忘 三縣皆時歷知瀾陽餘抗蕭山 民頌其愛 唐書張延賞更歷四 惠申請不

實 恩之不忘 三縣皆時歷知瀾陽餘抗蕭山 民頌其愛 唐書張延賞更歷四 惠申請不

實 恩之不忘 三縣皆時歷知瀾陽餘抗蕭山 民頌其愛 唐書張延賞更歷四 惠申請不

實 恩之不忘 三縣皆時歷知瀾陽餘抗蕭山 民頌其愛 唐書張延賞更歷四 惠申請不

實 恩之不忘 三縣皆時歷知瀾陽餘抗蕭山 民頌其愛 唐書張延賞更歷四 惠申請不

實 恩之不忘 三縣皆時歷知瀾陽餘抗蕭山 民頌其愛 唐書張延賞更歷四 惠申請不

實 恩之不忘 三縣皆時歷知瀾陽餘抗蕭山 民頌其愛 唐書張延賞更歷四 惠申請不

於貸也德宗賦焉

與下共勞苦

般備為昌義軍節度使于時歲荒之後骸骨蔽野墟里生荆刺倚單

賑卹一

原救惠卹隣

左傳曰晉厲公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

分貧拯窮

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立且撫

慈幼卹孤

管子云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卹孤

分貧拯窮

田九日賑艱阨周禮鄉師職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賑萬民

通窮振困

管子云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卹孤

分貧拯窮

景見之再拜而賀曰君德使然傷心命史半焉

賜貧窮賑乏絕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有司發倉廩

出貨財

振困乏春秋繁露董仲舒五行述順云火者夏成長也本朝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器得

私財為饋粥

王莽為吳郡太守時年大

出貨財

左傳子西曰昔閭閻在國天有貨財則國正封疆使四方不足新庫曰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

私財為饋粥

王莽為吳郡太守時年大

出貨財

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無食者乃遣使後救食

卹鰥寡振不足

新庫曰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

出貨財

者仁人也其以此論寡人也不仰者乃遺使後救食

卹鰥寡振不足

新庫曰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

出貨財

粥全活私米賑餘餓荒虛氏家記曰虞潭為南康內史於時年

載米給貧民

餓飢道管頭以車載米菜錢於

以穀給民

甚多外給私米賑餘餓荒虛氏家記曰虞潭為南康內史於時年

載米給貧民

餓飢道管頭以車載米菜錢於

以穀給民

與貧民出穀贍貧民

晉書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

出穀給民

以穀給民

而時軍民從役荒以穀三百斛與使給餓餓無困者

開倉振民

晉書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

出穀給民

朝廷嘉其愛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

賑貸貧民

郡守輿賑如貸貧民

出穀給民

居二年閭閻饑餓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司寇閭閻一少而十徒寒出不能類楚叟師而去昭王乃復當

賑貸貧民

郡守輿賑如貸貧民

出穀給民

房之解糶求老人

戰國策齊粟見其寒發使後車分米無可以涉者單解糶而米不能行坐

五穀贖百里奚

五穀贖百里奚

云穆公以五羊皮贖百里

左驂贖越石父

又云越石父在縲絏中晏子出適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

外御妻貧人

我何求絕之速也越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居於不知己而中知己方吾在縲絏中彼不知

外御妻貧人

又云越石父在縲絏中晏子出適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

外御妻貧人

管子云桓公之平陵家有九子年老者已而無禮固不知己而中知己方吾在縲絏中彼不知

外御妻貧人

又云越石父在縲絏中晏子出適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

外御妻貧人

全活唐書高宗時乃出私錢為高州刺史儀鳳間河西饑糶糶舍數方翼境而他郡民甚眾死皆重跣

乘輿濟漆消

孟于子產以其乘

外御妻貧人

馮元淑歷清潭浚儀始平三縣令所至不挈妻子斥俸餘以給貧窮

卸娶女帝

憲露車載子周為齊王憲奉軍宜

外御妻貧人

人為瘞訖乃去歸唐官太子少保尚書中丞宗降聖書勞勉付狀史官道尚節義與之

卸娶女帝

憲露車載子周為齊王憲奉軍宜

外御妻貧人

嬰居稠厚知之及綱卒女被駭哭書為哀其親

視其孤

孟簡字機道尚節義與之

外御妻貧人

政治部

賑卹

視其孤

外御妻貧人

州歲大缺公集富民誘以賑濟之義自解腰 出休粟 宋史林樂以祕書省校書郎知常縣歲大饑富人閉

間金帶置庭下于是始者雲集全活甚衆 不不禁他遷 唐書張延賞為淮南節度使盧旱民乞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舟

代婚嫁事支類聚曰物作耶父于仕更九集履為代婚嫁之其每早濤必貨 資喪 送資銀四十萬生家

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乞假 虛張平糶 宋史畢仲游言曰賑賑施與平糶若千億石實虛張其數富室知有備亦相勸

以救吏元探室以與之無少吝 示糠餅 告郡府趙苗蓋苗登進士第投濟寧路單州判官盧白郡府會他邑亦

債而歸者更增于舊 餘陂凡無一入去其跡 率食此况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 貸佃人 宋史李燭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常言社倉之置

平糶 旌義民 羅振出穀千餘石賑濟命行人齋聖書旌為義民復其家 安流民 州自郵移青會河朔大

細人 旌義民 羅振出穀千餘石賑濟命行人齋聖書旌為義民復其家 安流民 州自郵移青會河朔大

水人山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可取為生者驗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凡活五十萬人在野之得公私廩餘十餘萬散

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多致疾疫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 親至邨谷 宋史李道傳授舉江東路常平茶鹽

道備分池宜徽三州窮冬行風雪申諭諸郡倉然應命人蒙其利 分賑其鄉 劉清之調條荒政實迹問于諸均

內耳外鄉達民豈能奉老幼疾患之官必有餘死在我者政使大家得錢細民得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

米價 文獻通考曰明周忱巡撫高其用是三省大賈販米數百艘集吳中忱乃下令盡發官廩貸民自春至

直城中米價驟減各賈退兩難只得賤 興役濟民 夏富民空巷出遊及訟僧修寺及新倉販米舍日役于

難忱復推牛糶酒謝之各無餘欠乃條教所以 投警藥 宋史仁空巷出遊及訟僧修寺及新倉販米舍日役于

夫監司核其不即荒嬉遊者無餘欠乃條教所以 投警藥 宋史仁空巷出遊及訟僧修寺及新倉販米舍日役于

師大疫命太醫和藥印出片吾二本新物而數百姓免通天內 置坊院 宋制凡餘寡孤獨廢老疾廢及貧乏不

侍李官屋請留供服印出片吾二本新物而數百姓免通天內 置坊院 宋制凡餘寡孤獨廢老疾廢及貧乏不

倍差官卒充使令絕財產充其費不足則給以常平息錢崇寧初蔡京當置居養坊以給婦孺平居之至數

富者慶矣 賑卹二 擅賑貸解

原振廩 楚大饑莊公乃自廩以往賑廩同食 竭粟 宋公于鮑禮于國人 愍飢寒 後漢王望為青州刺史行

出所在布振賑開倉同食上下無異食也 祭禮 竭粟 宋公于鮑禮于國人 愍飢寒 後漢王望為青州刺史行

謀息人乃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 不書貸 宋錢司城子罕請出粟以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宋無積 儲公

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不書貸 宋錢司城子罕請出粟以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宋無積 儲公

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不書貸 宋錢司城子罕請出粟以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宋無積 儲公

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不書貸 宋錢司城子罕請出粟以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宋無積 儲公

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不書貸 宋錢司城子罕請出粟以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宋無積 儲公

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不書貸 宋錢司城子罕請出粟以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宋無積 儲公

債晉王長文字德滄太康中蜀土荒穰開倉賑貸長文居  
皮一鍾鄭麟之命隸國人粟戶皮以 陳氏二量陳氏有施於陳氏內饑父子相食波焉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其  
匡乏 賑窮 儲蓄 虞災 擅賑貸 及黯矯制 漢河內饑父相食波焉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其

字子雅奉使于蜀表請賑 王蘊 左降 晉王蘊 朝廷以為罪免官士庶詰問特左降晉陞云 鄧攸 免官 道以吳郡  
貸不待報而行乃除名也 仲謀 以身救人 第五訪 字仲謀 為吳郡太守 因精開倉賑 劉頌 除名 劉頌

開倉 舍坐免官 報 仲謀 以身救人 第五訪 字仲謀 為吳郡太守 因精開倉賑 劉頌 除名 劉頌  
字仲黃 為長開倉賑 民主者謂不可 諸 惠出一尉 唐書 負半千 調武陟 尉尉尉 勸令 殿子良 榮

曰以此伏罪 舍笑入地 太守知 諸 惠出一尉 唐書 負半千 調武陟 尉尉尉 勸令 殿子良 榮  
大怒 囚半于獄 會出 一元 持節 波河 讓之 曰 諸 惠出一尉 唐書 負半千 調武陟 尉尉尉 勸令 殿子良 榮

州有民 不 矯發 他 儲 發 宋 史 程 師 孟 提 擬 靈 部 無 常 平 粟 建 請 置 倉 適 凶 歲 賑 民 竟 足 即 濟  
能 融 矯 發 他 儲 發 宋 史 程 師 孟 提 擬 靈 部 無 常 平 粟 建 請 置 倉 適 凶 歲 賑 民 竟 足 即 濟  
行 省 都 事 著 陽 大 饑 總 管 王 都 中 出 倉 粟 賑 之 行 省 欲 罪 其 擅 發 克 敬 曰 先 貸 後 奏 明 紀 事 本 末 洪 武 十  
番 陽 距 此 千 里 比 待 命 民 且 死 彼 為 仁 而 吾 烏 顧 為 之 行 省 欲 罪 其 擅 發 克 敬 曰 先 貸 後 奏 明 紀 事 本 末 洪 武 十  
司 凡 運 送 後 委 間 著 為 令 先 給 後 聞 宣 德 初 河南 新 安 知 縣 陶 必 申 報 賑 濟 民 饑 死 久 矣 秋 成 償 還 上 下 有  
其 專 擅 也 截 留 綱 運 宋 史 洪 祐 結 武 秀 州 錄 事 州 大 水 流 移 路 倉 府 空 虛 無 以 為 賑 會 浙 東 綱 運 常 平 米 四  
賜 曰 遺 制 之 罪 請 為 君 脫 之 呼 吏 寫 奏 結 曰 食 猶 未 足 公 無 能 終 惠 更 得 一 萬 石 乃 封 播 粟 麥 濟 之 州 縣

議 發 封 椿 皆 欲 俟 奏 請 得 旨 而 後 報 州 錄 事 州 大 水 流 移 路 倉 府 空 虛 無 以 為 賑 會 浙 東 綱 運 常 平 米 四  
求 糴 京 師 來 告 饑 春 侯 為 正 穀 禁 戚 孫 辰 告 糶 于 齊 諸 侯 相 歸 古 制 國 語 魯 饑 文 仲 請 糶 于 齊 公  
禮 傳 曰 京 師 來 告 饑 春 侯 為 正 穀 禁 戚 孫 辰 告 糶 于 齊 諸 侯 相 歸 古 制 國 語 魯 饑 文 仲 請 糶 于 齊 公  
制 也 辰 之 命 祀 而 禮 辰 請 如 齊 公 使 往 遂 以 公 主 玉 碧 然 如 齊 告 糶 曰 無 臣 外 交 大 懼 殍 周 私 行 殺 梁 滅 孫 辰 告 糶  
公 魯 公 之 命 祀 而 禮 辰 請 如 齊 公 使 往 遂 以 公 主 玉 碧 然 如 齊 告 糶 曰 無 臣 外 交 大 懼 殍 周 私 行 殺 梁 滅 孫 辰 告 糶  
簪 辰 以 國 非 其 國 也 注 云 為 不 升 告 糶 請 侯 非 正 也 故 舉 滅 無 益 年 籩 而 開 糶 善 年 無 遇 糶 葵 丘 盟 曰 歸 粟  
孫 辰 以 國 非 其 國 也 注 云 為 不 升 告 糶 請 侯 非 正 也 故 舉 滅 無 益 年 籩 而 開 糶 善 年 無 遇 糶 葵 丘 盟 曰 歸 粟  
干 蔡 於 周 以 為 閉 糶 於 秦 晉 饋 泰 伯 伐 晉 饋 晉 侯 增 糶 宋 史 太 宗 慈 檢 仁 愛 勤 民 務 農 重 穀 又 置 常  
廣 津 倉 之 制 而 常 平 歲 糶 六 萬 石 時 之 增 價 以 糶 糶 于 是 米 尚 輻 輳 越 之 米 價 頓 平 糶 以 常 平 糶  
元 史 三 十 一 年 元 二 十 二 年 始 行 賑 糶 之 法 于 京 師 分 歲 時 價 之 半 運 糶 十 日 輔 近 直 之 民 令 諸 州 以 常 平 糶  
于 是 令 有 同 籍 貧 戶 口 之 數 劫 實 以 賑 糶 焉 平 糶 環 其 後 用 而 不 捕 所 存 無 幾 咸 淳 元 年 詔 豐 儲 倉 抵

元 史 三 十 一 年 元 二 十 二 年 始 行 賑 糶 之 法 于 京 師 分 歲 時 價 之 半 運 糶 十 日 輔 近 直 之 民 令 諸 州 以 常 平 糶  
于 是 令 有 同 籍 貧 戶 口 之 數 劫 實 以 賑 糶 焉 平 糶 環 其 後 用 而 不 捕 所 存 無 幾 咸 淳 元 年 詔 豐 儲 倉 抵

于 是 令 有 同 籍 貧 戶 口 之 數 劫 實 以 賑 糶 焉 平 糶 環 其 後 用 而 不 捕 所 存 無 幾 咸 淳 元 年 詔 豐 儲 倉 抵

于 是 令 有 同 籍 貧 戶 口 之 數 劫 實 以 賑 糶 焉 平 糶 環 其 後 用 而 不 捕 所 存 無 幾 咸 淳 元 年 詔 豐 儲 倉 抵

于 是 令 有 同 籍 貧 戶 口 之 數 劫 實 以 賑 糶 焉 平 糶 環 其 後 用 而 不 捕 所 存 無 幾 咸 淳 元 年 詔 豐 儲 倉 抵

于 是 令 有 同 籍 貧 戶 口 之 數 劫 實 以 賑 糶 焉 平 糶 環 其 後 用 而 不 捕 所 存 無 幾 咸 淳 元 年 詔 豐 儲 倉 抵

于 是 令 有 同 籍 貧 戶 口 之 數 劫 實 以 賑 糶 焉 平 糶 環 其 後 用 而 不 捕 所 存 無 幾 咸 淳 元 年 詔 豐 儲 倉 抵

于 是 令 有 同 籍 貧 戶 口 之 數 劫 實 以 賑 糶 焉 平 糶 環 其 後 用 而 不 捕 所 存 無 幾 咸 淳 元 年 詔 豐 儲 倉 抵

于 是 令 有 同 籍 貧 戶 口 之 數 劫 實 以 賑 糶 焉 平 糶 環 其 後 用 而 不 捕 所 存 無 幾 咸 淳 元 年 詔 豐 儲 倉 抵

于 是 令 有 同 籍 貧 戶 口 之 數 劫 實 以 賑 糶 焉 平 糶 環 其 後 用 而 不 捕 所 存 無 幾 咸 淳 元 年 詔 豐 儲 倉 抵

于 是 令 有 同 籍 貧 戶 口 之 數 劫 實 以 賑 糶 焉 平 糶 環 其 後 用 而 不 捕 所 存 無 幾 咸 淳 元 年 詔 豐 儲 倉 抵

于 是 令 有 同 籍 貧 戶 口 之 數 劫 實 以 賑 糶 焉 平 糶 環 其 後 用 而 不 捕 所 存 無 幾 咸 淳 元 年 詔 豐 儲 倉 抵

于 是 令 有 同 籍 貧 戶 口 之 數 劫 實 以 賑 糶 焉 平 糶 環 其 後 用 而 不 捕 所 存 無 幾 咸 淳 元 年 詔 豐 儲 倉 抵

于 是 令 有 同 籍 貧 戶 口 之 數 劫 實 以 賑 糶 焉 平 糶 環 其 後 用 而 不 捕 所 存 無 幾 咸 淳 元 年 詔 豐 儲 倉 抵

淵鑑類函

卷二百三十

政術部 賑卹 求糶 興利

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  
糧倉遇米貴平價出糶  
告糶黃糶知漢陽軍值  
穀糶然後施行及賑鄂  
州十之令欲移本軍之  
粟而禁

抑價十萬石每稅米收  
銀六錢粟米五錢以發  
倉糶米發糶五  
閉糶之禁唐書者後  
運湖南觀察使湖南  
荒

不卸使至謂屬吏曰此  
豈人情乎無糶以重困  
民則其禁自是商賈流  
通貨物益饒者斯揭于  
市坐釋舍

侍御史周叔言許以斷  
遠恐貪吏懷私善良被  
害宜戒守吏多方勸諭  
務令樂從為便從之

同卸災危 備救凶患 匡救其災勿虛其請 幸災斂怨安可蘊年 凶年補敗或關於宿儲 善隣卹  
災方資於乞糶 災維代有宜酌義於泛舟 仁必矜無豈忘情於歸粟 帖白

原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 漢書名臣選南陽太守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 躬勤耕農行視水泉開通溝瀆起  
田畔以防分爭 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 漢書荊州刺史富賜黃金三十斤 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魏志劉瓛  
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必先富民 管子云凡為國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則易 入務利民 晉侯出

定襄王 開澮興造民賴其利 崔氏集崔瑗為汲令有澤田不殖五穀瑗為 稻田歲增民賴其利 魏志鄴  
郡太守郡界下濕與陂澗開稻田頃畝 開道通溝民得其利 詳上 嚴使儲水百姓為便 東觀漢記肅范

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 乃毀制先令嚴使儲水百姓為便 開治稻田百姓殷富 又云張堪為漁陽太守開治稻  
熟又制先令嚴使儲水百姓為便 開治稻田百姓殷富 又云張堪為漁陽太守開治稻

民牛種 漢書任延字長孫為九真太守 教民糞種 水澆稼收至畝百石 伊尹作區 興鴻都陂常以豐  
教民牛種 漢書任延字長孫為九真太守 教民糞種 水澆稼收至畝百石 伊尹作區 興鴻都陂常以豐

益蓄麥 漢書任延字長孫為九真太守 教民糞種 水澆稼收至畝百石 伊尹作區 興鴻都陂常以豐  
益蓄麥 漢書任延字長孫為九真太守 教民糞種 水澆稼收至畝百石 伊尹作區 興鴻都陂常以豐

育養漆園 魏志嶺南太守傅方到郡以來 育養漆園 魏志嶺南太守傅方到郡以來 育養漆園 魏志嶺南太守傅方到郡以來

治作水排教化大行 漢書任延字長孫為九真太守 教民糞種 水澆稼收至畝百石 伊尹作區 興鴻都陂常以豐

斤鹵生稻梁 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 相與歌曰郡民大怨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于  
斤鹵生稻梁 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 相與歌曰郡民大怨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于

涇水長禾黍 詳澤 蒲萑之地更為沃壤 崔暲 曩之鹵田化為甘壤 蔡邕京北樊君傳云曩之鹵田  
涇水長禾黍 詳澤 蒲萑之地更為沃壤 崔暲 曩之鹵田化為甘壤 蔡邕京北樊君傳云曩之鹵田

耦耕法 唐書高宗朝王方翼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 均水法 黃叔倫試守撫州刺史民爭  
耦耕法 唐書高宗朝王方翼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 均水法 黃叔倫試守撫州刺史民爭

無棟梁 民水曰新溝通舟相利為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馳驅美哉薛公德滂流里 平津堰 李吉甫南苑使築



富人固本二塘澆田且萬頃遺渠庫下不能居

水乃築堤開以防不足漫有餘名曰平津堰

孟勳京其出錢開渠築堰於良田萬畝

障景景駿歷肥鄉令縣北潁障連年泛濫

西有地勢水瀕田甚廣勢家據以爲置墾

注仁士可也嘉聖辟民以考課益拾休唐

安士彌可也嘉聖辟民以考課益拾休唐

田牛項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

新王安石蘇軾作城安慶以固疆禦黃軾

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百姓也

謂曰不殘于敵不蹈于死地無虞舒父德

道導水使東東則清死境也地勢要大利

廣西提點刑獄編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唯

清錄月巨浸暴至城此然無虞舒父德

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民

遂無凶年弗究治起至部先修復與民約

數萬本作册築堤修堰舉以利民

廣患海濤胃民田輸方議修復論者難之

而濤之患十一獲多而患未嘗不可兩江

膏土廣行平素宜爲險塘澤行視城陰日

其注輸渠皆支別爲橋時其修開計得良

方略

原方略耳目發伏禁姦漢書張鞅字子高

在上方略云長於計策功費約省漢書尹

爲光祿寺大以警百吏民恐懼漢書尹

夫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繩之然後可治

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有甚任之方稽太守臨行上爲置酒謂之

治有方略爲民興利又曰名信臣舉高第

視民如子遷南陽太守其治如

以策郡決河流濟以延世

息盜賊遂曰臣聞治亂

日會稽

因高築

毀磴決水

修陂渠以復舊迹

政術部興利方略

昔之開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 西門豹為河伯投巫於河詳縣 宋均為唐山娶巫家女 東觀漢記宋均守

有兩山名曰唐后山有神祠泉至共為嫁娶皆取百姓男女不復要娶巫家女 印綬示劫 劫源太

印以之曰大夫不致賊賊釋質自首遂解綬之遂自劾詔復其冠履如故 破械遣囚 守先田

破械遣之諸囚叩頭願自劾即相安為除平解民錢 除藻飾割浮費 又云德華為刑作大匠發

謝承後漢書彭修字子陽解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縱橫大義強弩不可當類遇賢令彭子陽 風俗頗革

後漢一月寒食并州刺史太原晉察州介子書置子推廟使還溫禁食 于神風俗不類華火每冬 桴鼓希鳴市絕偷盜

中節宗嘗賊 無他方略 吳少誠拒命 令悉眾監軍每歲女戰官豎十數給俸中計使諸鎮兵皆屬至

決不能 禦賊方略 成又使民家各築精舍高踰屋簷仍開燔費 令主賊可容七人等橫行河北壯丁修城俟于資內其

餘人皆入隊伍守 成又使民家各築精舍高踰屋簷仍開燔費 令主賊可容七人等橫行河北壯丁修城俟于資內其

出入屬 擬劍森入胃以 止盜賊 不能隨皆走出境 今相告捕 良民枝首候大史之縱賊者捕斬縣民之舍賊者

除其輩盜皆遁去 以 挺身叩壘 唐書劉潼之詔兆尹山陝南有身創賊依山為窟詔賊者捕斬縣民之舍賊者

至僻撫諭 始安賊歐陽情乘數萬剽沒州縣以業徒古為桂州都督宋史辛仲甫以長春州反覆者亦牽連

外平 舉沒占田 田永徵中賈敦頭遷洛州刺史至豪右占 燒薙壕草 宋史辛仲甫以長春州反覆者亦牽連

命燒仲甫 出城巡視 見草深意可識 伏 拊納逃卒 用之 衆出逃 鎮軍餘叻欲勿納 題曰被逐逃入百歸弗慮

納必亂 若怒吾自任 即自親往 務門掛 勞 撫定流民 明紀事本末鄒陽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又

應少休三日 復役 衆躍而 入 具以 事 相繼 勸 每至 歲 隔 塞 林 菁 業 密 為 流 民 窟 穴 餓 殍 盈 道

撫定流民 乃增置郡縣 深泉 窮山 無不 親至 宣 朝 廷 德 意 問 民 疾 苦 于 是 糴 流 民 得 十 萬 餘 戶 遂 歸 故 土

丁力 萬六千 其 願 留 者 九 萬 餘 戶 各 歸 鄉 里 然 重 鎮 焉 揭 方 治 壘 尚 寬 越 方 尚 寬 知 中 忠 州 俗 匪 盜 劫 州 兵

理者 窮治 真于 造舟計直 張 膏 知 處 州 督 欲 造 大 舟 募 僚 不 能 計 其 直 片 言 定 變 政 和 時 蕭 報 調 發 州 兵

卒 羅 拜 呼 曰 某 等 屈 仰 願 兵 曹 理 之 振 使 之 言 屬 色 此 曰 細 事 耳 車 駕 南 巡 大 兵 挺 刃 斬 死 門 耶 急 振 聞 即 往 擊

卒 羅 拜 呼 曰 某 等 屈 仰 願 兵 曹 理 之 振 使 之 言 屬 色 此 曰 細 事 耳 車 駕 南 巡 大 兵 挺 刃 斬 死 門 耶 急 振 聞 即 往 擊

卒 羅 拜 呼 曰 某 等 屈 仰 願 兵 曹 理 之 振 使 之 言 屬 色 此 曰 細 事 耳 車 駕 南 巡 大 兵 挺 刃 斬 死 門 耶 急 振 聞 即 往 擊

卒 羅 拜 呼 曰 某 等 屈 仰 願 兵 曹 理 之 振 使 之 言 屬 色 此 曰 細 事 耳 車 駕 南 巡 大 兵 挺 刃 斬 死 門 耶 急 振 聞 即 往 擊

汝言衆拜謝而去太守由 區處檢防

是盜相信事悉與謀之 區處檢防

亡匪復業庸書李鍊以 區處檢防

田以久不治故肥美處 區處檢防

勸課

原興教勸學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富民乃可教學正乃得義 起學成郡漢文翁

民禮記月令孟夏之月令野虞出行田原

其民以教其時 勸民農桑名信臣

年其利大 教民紡績 崔寔傳土宜爲五原斥

種五粟云云 王景教廬江種桑

勸農之使勸將南畝傾餽飯喜樂其章

田教民務種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相與學校教耕織 唐書韋丹爲容州刺史

學校修屯田 興學校治水利

有二人 講教生徒 唐書士階初張鑑出爲

勸教者賞以農器人者 勸學令

事共給一牛從之 勸諭聲官乃創學舍

未太祖會田所息情者 勸力田

擊鼓會田 勸耕種桑 勸力田

縣令勸耕 勸耕種桑 勸力田

勸課 勸課 勸課

勸課 勸課 勸課



**原** 繫樹 魏原得遺錢拾以繫樹枝人以為神人繫  
 遺劍于路至夜尋求見一人 牛屬稚子 王漢字稚子 為溫令清商人露  
 守劍後漢王烈在鄉里教化行人有盜牛者主得之盜  
 云云以付樊父 得遺尋主 遺者皆推尋其主而還之  
 為長陵令 卓茂 不拾遺 唐書郭震 拜京州都督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關屯田稻收  
 路不拾遺 張允濟仕隋為武陽令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 十餘里乃寤人 道無撮遺 高宗時郎餘慶為萬年令  
 拾遺 曰吾境未嘗拾遺可取之既而得袍舉政尤異 境不藏盜 曾公亮以端明殿學士知鄴州為政有能聲  
 物移書誦盜公亮報吾境無盜警路不拾遺 盜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常有使客亡橐中  
 盜玷從者之察耳察之果然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

江  
金  
考  
山  
卷  
二  
二

政術部十考績 考績 弊政 亂政 講政 政不一 俊邪

考績一

杜氏通典曰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 漢元帝建昭中西莖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召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衆

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事房奏考

功課吏法 晉灼曰令丞尉理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轉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辜準相準如此法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

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衡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為不可唯御史大夫鄭

弘光祿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嫉房出

為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房自請願無屬刺史 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

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數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

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

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務伯 名起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

盛制然歷三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罪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

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資伊呂之助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

為擬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理臣以為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

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

一體而資相成也後考課竟不行 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元凱為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

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

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後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譬

咨博訪敷奏以言及至末代不得紀述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

政術部十考績

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竿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索其六載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 後魏孝文帝太和帝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出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器服以申獎勵後帝臨朝堂顧謂錄尚書燕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大通帝又謂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大保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略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闕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征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通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乃于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闕以多課煩以少上乘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況後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況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況前六年昇一階檢無僭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況代考也徐州刺史蕭寶夔又論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弦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昇陞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



是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僚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爲  
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闕以同  
僚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  
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  
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  
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  
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 唐考課之法有德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於鎮防並據職事  
自爲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爲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上中一最以上有二  
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上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爲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中  
職事處理善最弗聞爲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爲下中居官詔詐及貪濁有狀  
爲下下若于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殿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  
臨事量定諸州縣官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爲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謂課戶口  
率一丁同一戶法增不課口者每五其州戶口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戶法爲分若撫養  
口同一丁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折乘方戶口減省者各准增戶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謂及不課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爲十分論  
每加二分各進考一等此謂永業口分之外別其有不加勸課以致減省者謂永業口分之每損一分降考一  
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今流內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  
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謂所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好人  
猶應于見在之內比校其尤善者以爲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下之考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  
褒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爲上上其次爲上中其次爲上下則中人以上  
可以自勸矣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

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觀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凋弊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爲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關則權以勤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論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禮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易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是而言勞不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古人情敦處未淳乎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能未稱於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巡狩或歲時便遷或旬月升擢令長今日既上明日部內有犯名義者即坐之不其速歟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爲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敕文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升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爲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續文獻通考**曰宋初循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開劇爲月限考滿即遷太祖謂非循名責實之道罷歲月敘遷之制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始得遷秩 凡考第之法內外選人周一歲爲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爲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初著令州縣戶口準見戶十分增一刺史縣令進考若耗一分降考一等 建隆三年又以科賦有欠踰十之一及公事曠違常有制受罰者皆如耗戶口例降考吏部南曹又舉周制請州縣官益戶增稅受代日並書于籍凡千戶以下能增百戶減一選減及三選以上令賜章服主簿升秩進階能歸復逋亡之民者亦如之是年縣始置尉頒捕盜條給以三限限各二十日三限內獲者令尉等第議賞三限外不獲尉罰一月奉令半之尉三罰令四罰皆殿一選停官 太宗勵精圖治遣官分行郡縣廉察官之河南府法曹參軍高丕等皆以不勝任免官復詔諸道察舉部內官第其

優劣為三等政績尤異為上職務粗治為中臨事弛慢所泣無狀者為下歲終以聞先是諸州據曹及縣令簿

尉皆戶部南曹給印紙曆子俾州郡長吏書其績用愆過秩滿送有司差其殿最詔有司申明其諸州別給公

據者罷之判吏部南曹董淳言有司批書印曆多所闕略令漏書一事殿一選三事降一資自是職事官依州

縣給南曹曆子天下知州通判京朝官釐務於外者給以御前印紙令書課績時蔣元孫知白州為政清簡民

凡十有八年未受代姚益恭清白有才幹知鄆州須城縣鞭朴不施境內大治淳化初四年始分置磨勘之司

探訪使各言其狀下詔褒嘉賜元振緡三十疋粟五十石賜益恭緹衣銀帶緡五十匹

審官院掌京朝官考課院掌幕職州縣官廢差遣院令審官總之乃詔郡縣有治行尤異吏民畏服居官廉恪

莅事明敏闕訟衰息倉廩盈羨寇盜剪滅部內清肅者本道轉運司各以名聞當驛置赴闕親問其狀加旌賞

焉其貪冒無狀淹延闕訟踰越憲度盜賊競起郡內不治者亦條其狀以聞當行貶斥時以翰林學士錢若水

知審官院考覈功過又以判流內銓翰林學士蘇易簡知制誥王旦等知考課院重其職也真宗即位命審官院考京朝官殿最引對遷秩京朝官引對磨

勘自此始景德初令諸道辦察所部官吏能否為三等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

勸者為次畏懦貪猥為下仁宗尤矜憐下吏嘗曰州縣秩卑而長吏多鈞鉅細故文致之法使不得自進朕甚

憫焉宰相王曾曰引對時陛下酌其輕重而稍擢之則下無滯才矣選人有東鹿縣尉王得悅歷官寡過書考

最多而無保任者帝察其孤貧特擢為大慶曆三年從輔臣范仲淹等奏定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其

後知諫院劉元瑜以為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廉恥乃罷之英宗治平三年考課院言知磁州李田再考在劣

等降監淄川鹽酒稅務坐考劣降等自田始考績舊審定殿最格法自發運使率而下至於知州皆歸考課院

專以監司所第等級為據至考監司則總其甄別部吏能否則以採訪才行合二事為課悉書中等無高下神

宗即位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責實監司所上守臣課不占等者展年降資而治狀優異者增秩賜金帛以墾書  
獎勸之若監司以上則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凡縣令之課以斷獄平允賦入不擾均役平盜勸課農桑振  
恤饑窮導守水利戶籍增衍整治簿書為最而德義清謹公平勤恪為善參考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否  
尤殊絕者別立優劣二等歲上其狀以詔賞罰是時內外官職各從所隸司以考覈而中書皆置之籍每歲竟  
或有除授則稽差殿最取其尤甚者而進退之熙寧五年遂罷考課院間遣使察訪所至州縣條其吏課凡知

州通判上中書縣令上司農各注籍以相參考惟侍從出守郡聽不以考法朝廷察其治焉 紹興二年初詔監司守臣舉行考課之法時郡縣數罹兵燹又命以戶口增否別立守令課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分三甲置籍守倅考縣令監司考知州考功會其已成較其優劣而賞罰之 乾道二年廷臣上言國朝盛時有京朝官考

課有幕職州縣官考課其後為審官院為考課院皆中書或兩制臣僚校其能否以施賞罰望違故事應監司

郡守朝辭日別給御前曆子如薦賢才為幾人若為治錢穀若為理獄訟與某利除某害合為條目每考令當

職官吏從實批書代還使藉手陛見然後詔執事精加考覈其風績有聞者優與增秩所益無狀者罰之無赦

則賢者効職而中下之才亦皆強於為善矣帝乃命經筵官參照累朝考課之法講而行之 寧宗以郡國按

刺多徇私情遂做舊制於御史臺別為一司歲終各以能否之實聞于上以詔升黜 遠聖宗統和九年

詔諸道舉行能察貪酷 金考課法凡內外官之政績所歷之資考更代之期去就之故秩滿皆備陳于解由

吏部據以定能否又撮解由之要于銓擬時讀之謂之銓頭而書于行止簿行止簿者以姓為類而書各人平

生所歷之資考功過者也 章宗嘗問近臣考課法今可行否右丞相夾谷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煩則有

司難承用耳尚書右丞劉瑋曰考課之法本於總核名實今提刑司體察廉能賦濫以行賞罰亦其意也若別

議設法恐涉太煩 泰和四年定考課法准唐令作四善十七最之制四善者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名著

三曰公平可稱四曰勤恪匪懈十七最者一曰禮樂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二曰賦役均平田野加闢為

牧民之最三曰決斷不渝興廢當理為判事之最四曰鈐束吏卒姦盜不行為督領之最五曰案部分明評議

均當為檢校之最以上皆課縣令簿丞警巡使副錄事司候判官也六曰詳讞合宜咨執當理為幕職之最七曰盜賊消弭使人安靜

為巡捕之最八曰明于出納物無損失為倉庫之最九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曰檢察有方行

旅無滯為關津之最十一曰隄防堅固備禦無虞為河防之最十二曰出納明敏數無濫失為監督之最十三

曰謹察禁囚輕重為怨為獄官之最十四曰物價得實姦濫不行為市司之最十五曰戎器完肅捍守有方為

邊防之最十六曰議獄得情處斷公平為法官之最十七曰差役公平盜賊止息為軍職之最凡縣令以下三

最以上有四善或三善者為上陞一等三最以上有二善者為中減兩資歷三最以上有一善為下減一資歷

宣宗時御史中丞李英上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於激濁揚清獎進人才耳近來改定四善十七最之法徒爲虛文大定間數遣使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爲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效庶幾人人自勵以爲國家用納之 元世祖至元八年詔舉守令以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五事備者爲上選陞一等四事備者添一資三事有成者爲中選依常例還轉四事不備者減一資五事俱不舉者黜降一等三十三年增課守令式於八年所定五事外又增以課勸農桑克勤奉職者陞獎其怠於事者笞罷之二十八年詔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每道仍設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穀官吏奸弊一切委之俟歲終省臺官遣官考其功効 武宗至大二年令州縣正官以九年爲任三年給親民長吏考功印曆令監治官歲終驗其行蹟書而上之廉訪司御史臺尚書禮部考校以爲黜陟 仁宗皇慶元年御史中丞郝天挺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者績方許選調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奸之弊從之 明洪武五年勅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十一年諭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者爲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十七年吏部尚書俞樞定考績法 凡官負任滿考覈及朝覲考察各有定制若因事考察間一奉行無常例 世宗嘉靖十年吏部言祖宗舊制在外有司官負九年考滿稱職者給與應得誥敕至正統十四年奉有詔書事例凡外官曾經撫按官舉保果有卓異政績者不拘三六年考滿先與應得誥敕旌異蓋九年例得封贈者所以待常流三六年先得旌異者所以優異等

考績二

**原廢置**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以取其  
**誅賞** 王視宇文舒詔使撰百官考課事視以唐虞有黜陟之  
諒實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王明於任賢略舉黜  
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綱紀故能示可知也  
會政 會政 稽功 稽功 連最 連最 相蒙 相蒙

政府部 考績

能察羣吏周禮天府凡官府卿州及縣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率

相考內外衆官怒上疏言其當黜陟者鄭司農注後舉郡太守功職補課或就增秩此

最考課之急至於公卿內職大臣不當但以其職考課安郡太守功職補課或就增秩此

慶公甚有效徽到齋閤請得五十人博移書曰王卿明度量程永書功實以量德

大計羣吏之治三年大比以考羣吏不嚴置崇德黜惡禮稽功底績書底致也

注三載考績三年大比以考羣吏不嚴置崇德黜惡禮稽功底績書底致也

異人可得名相進退故直為相蒙帝然其言作考課法及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也

課上疏曰官吏考課王補能者而相代蕭育救郭舉蕭育救郭舉蕭育救郭舉

也書陸倕曰翻尚書事唐陵王羽曰汝為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動物其從劣能否為三等

黜陟百官謂錄尚書事唐陵王羽曰汝為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動物其從劣能否為三等

書令陸倕曰翻尚書事唐陵王羽曰汝為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動物其從劣能否為三等

守本官冠服祿卹盡大制今解卿少師制據王澄曰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伏曼受曰卿亦應大辟

事辭以疾可解長無制祿一期其餘尚書制據王澄曰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伏曼受曰卿亦應大辟

等並以不職或解左或無擢官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行之中書詢考無以區別能守令去民近而

下佐職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唐書貞元中言其政十常三漢宣帝除刺史守令必親見而考察材低

助理庶得良守卒宜更以考升唐書貞元中言其政十常三漢宣帝除刺史守令必親見而考察材低

考中下其人顏色自若不言而退承慶常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遺風失承慶亦無規詞又改曰龍

世祖時張德輝為河東南北路廷策縣令唐書開元四年明皇悉命縣令策于廷考為十郡最

事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郡最路廷策縣令唐書開元四年明皇悉命縣令策于廷考為十郡最

考衆官杜恕為黃門侍郎

齊閔閱朱博為制

三歲大計周禮太宰

劉劭考課疏魏志劉劭

盧毓考課法魏志劉劭

劉劭考課疏魏志劉劭

盧毓考課法魏志劉劭

劉劭考課疏魏志劉劭

盧毓考課法魏志劉劭

劉劭考課疏魏志劉劭

盧毓考課法魏志劉劭

劉劭考課疏魏志劉劭

盧毓考課法魏志劉劭

劉劭考課疏魏志劉劭

盧毓考課法魏志劉劭

劉劭考課疏魏志劉劭

盧毓考課法魏志劉劭

拾遺史小過者類顏色不憚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  
者大則望為公為次亦望為侍郎從職司二千石以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細之于盛世  
今三職一考以優劣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  
三六品以下尚書重開五品以上者帝親臨決焉  
宋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委分流品致中原立據今當循古責實使  
百官各稱其職而遂以品流為先臣未始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明黜陟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詔書盡一頒下若五年乃  
得應勅庶幾考績之法矣上採用之皆以詔書盡一頒下若五年乃  
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  
志退吏部以進退為職未聞有所勸別何也因降聖書申諭而  
成三考 政乃日脩 功惟歲課 帖  
屬詢事考言 程功會課 智效一官 績

算政一

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不躬不親庶人不信並 誣上行私不可止也 不勝其弊

未能寡怨於人 無惜恒之愛無忠利之教 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禮 矯誣犯禁 政散人

亡 眾誰適從 晉政多門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 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並左 敝邑失政

天降之災 善人未勸淫人不懼 亟建以疲之多方以誤之左傳伍員云注 厭政已甚春秋夏五月公四

天子告朔於諸侯受乎禘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厭政已甚矣 上有困令 聽讒自亂聽諛自欺多易自怠恨多無親怨多不克 繁政害

力繁賦害財 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乃不保 淫好破義言不協民乃不和 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順

仁無以讓賢 伯不勤無以行令 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

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周語靈王太 寡前之大章以忝天下 以智治國國之

賊也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 水背源而流竭木無根而不長北堂書鈔 道德

之旨未弘而錙薄之風先搖 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 上奢靡而望下朴

素力役廣而冀農桑興不可得已魏徵 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沉者為黜剛正者為愚位下而驕家貧

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唐書景雲中監 察御史韓奕疏 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託人為風采捷

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刺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宋仁宗時 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王禹 命令數

政術部 算政

更之弊恩寵濫進之弊賜予不切之弊尹洙 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宋史 隆慶時孫傳對 今之守

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 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

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 以學校言之庠序之士國家資之

以取人才之地也守令亦鮮有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首重社學守令徒具文案備照刷而已此守令未

知所務之失也明紀事本末 洪武中葉居升疏

弊政二 易浚恒凶以 官邪由官 苟簡之理注 苛干權 鹵莽莊子 許謝錢罪許謝錢二百萬

寫孝經深州判史宋 患多速理寡學 乃欲多 不信吏劉翽 為弘農守每遣大吏出使謝錢 覆覆之白日

云 皆問吏王溫舒 為中尉減宣在內治事無大小皆問其守官吏令丞不得擅搖也 遺禮義賈誼曰 商君

恩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 窮人欲窮人欲 窮人欲窮人欲 窮人欲窮人欲 窮人欲窮人欲

貨行於言後漢書 貨行於言後漢書 貨行於言後漢書 貨行於言後漢書 貨行於言後漢書

公孫瓚字伯圭常言衣服冠兒所在侵剝百姓怨之 吏並侵漁張湯每奏事至日 天予忘食丞相充位而已

漁於是痛編以罪自公知 田卒污萊微我 屋道瑾相望道瑾相望 道瑾相望道瑾相望 道瑾相望道瑾相望

藝制也 請寄為奸李白 帖之 杜僻唐杜宗 時路巖為 橫撓唐書 武元衛軍進士為華原令魏輔

領刺史初鄆州 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廢始即治府為營 不稱職補外馬周言 今獨重內官今獨重內官

職始出補外而以德行才術擢 革弊事宋史 方臘起程振謂王麟宜乘其時建革 列弊政建革 列弊政建革

欺罔苟且 日久弊深呂公著 還朝大皇太后 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前代弊政

期 弗迪率典 弗若于政書 怠於其位 愚弄其民 亨克政重 刑肅俗敝 讒惡弘多白 慢令致

亂政 原上慢下暴盜思伐之 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書 廢時亂日書 世亂則學校不修詩子 不軌不物謂之



亂政左傳云公將如棠夏有亂政又云謝刑書于湯叔向賄晉政多門又云晉人盟請侯于平丘  
列尊貢重周之制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覆弗給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晉人許  
之既盟于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侯修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政在家門請鑿室于晉云云齊侯使晏嬰太史令終古出其國法奔商呂氏春秋云太史令終古暴  
亂愈甚太史令終古太史屠黍以其國法歸周又曰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秦為亂政漢書張  
古乃出奔如商太史屠黍以其國法歸周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孔子之道抑孫吳之術與劉勰

滅詩書圖籍散亂史記秦天下學士逃難以亂濟亂大敗天下董仲舒孔子之道抑孫吳之術與  
長戟詣闕邊境雷動四野風起鳥夫三輔苦之罵晉載道光武瓜分萬切塵消鼎沸袁宏後編戶騷

動天下思亂京室為虛薛瑩天下騷動起為盜賊續漢書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典論大駕  
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附陷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卓遣大駕  
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捲而南卿邑望煙而奔城郭糧廩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蕩覆王室初平之  
鳴后卓殺主帝躬擐甲胃稱無上將軍後漢書帝躬擐甲胃稱無上將軍無上將軍後漢書帝躬擐甲胃稱無上將軍後漢書

山無峻幹澤無注水淮南子云疾其長亂唐書杜鴻漸以宰相鎮兩川時崔旰殺郭英又據成都鴻漸  
日與從軍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因關通貨賄卓英情李待榮內婦言縱請子關通貨賄捕忠良進貪猥凡  
薦野為成都尹議者疾其長亂關通貨賄卓英情李待榮內婦言縱請子關通貨賄捕忠良進貪猥凡

致以圖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唐書劉樹黨恣橫五代漢隱帝即位楊師立弘別置典竭時溥寵姬劉氏  
幸以妻敬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車服驕侈覆舟自焚宋史張方平疏若新法卒亂天下必  
別置典竭時溥寵姬劉氏亂天下必亂天下必

斯人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期人也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石羣姦嗣虐毒流四海  
朱鼎喪言王安石汲汲以財利蔡京與弟卞同惡述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稱威武大將軍奔山堂別集明正德十

此而墮陳師錮言蔡京與弟卞同惡述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稱威武大將軍奔山堂別集明正德十  
軍來命內閣草制楊廷和不復言草制矣及上度居庸關遂驛宣府初江彬勸上于宣府治行宮趙  
操劍立命內閣草制楊廷和不復言草制矣及上度居庸關遂驛宣府初江彬勸上于宣府治行宮趙

漢趙廣漢字子都為潁川俗朋黨廣漢鈞距又為京兆善為鈞距以得人情嘗呼亭長示詐以詐  
諷政

任詭 誦 間行察俗 羊續字興祖為南陽守當入郡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而已 借死狗軍 魏太祖軍

傳請用 小斗給軍糧 祖曰善 後軍中怨祖 謂 使吏襲姦 陰重罪 緹使襲吏之姦 問吏所聞 范甯中 擢少主

所屬 縣探風俗 吏假歸 還訊問 事不敢隱 黃霸為 潁川 遣吏按行 吏不敢舍 亭食 於路傍 烏攫其肉 吏還

謂以 摘姦 王演為 洛陽令 又能 功曹不敢隱 朱博字 子元 為 馮翊 長陵 尚方 禁少時 嘗盜人妻 兒 所創 著

欲守 縣令 杖 杖用 能自 效 不禁 且喜 且懼 對曰 必死 博求 禁 其 蔽 問 之 禁 不 敢 隱 博 笑 曰 文 夫 固 時 有 是 馮 翊

為耳目 蓋寬饒 為官 志在 奉公 奉 錢 晉文 誦 而不 正 論 朱博 誦 不 敢 欺 誦 每 到 官 輒 出 奇

唐書 劉頌 運京 兆尹 任 聘 譎 怪 又 曰 裴 延 齡 奇 刻 又 劫 于 刑 專 判 下 附 上 驛 駟 請 怪 其 進 變 詐 宋 史

太祖 以其 模直 厚 遇 之 常 受 詔 巡 京 師 問 里 間 有 高 養 禽 獸 者 見 必 取 而 縱 之 罵 曰 買 肉 不 將 供 父 母 反 以 餉

禽獸 乎 太宗 嘗 令 親 吏 臂 鷹 雛 于 市 進 亟 欲 放 之 史 曰 此 晉 王 虓 也 進 乃 戒 之 曰 汝 善 養 視 小 民 笑 其 變 詐 也

人為 又曰 王欽 若 白 真 宗 曰 唯 安 有 封 禪 泰 山 有 以 鑲 服 四 海 誇 示 外 國 然 自 古 封 禪 當 得 天 瑞 希 世 絕 倫 之

無異 攜貳 其徒 又曰 曾 鞏 知 齊 州 章 丘 民 聚 黨 邨 落 間 號 為 王 社 推 剽 奪 囚 羣 配 三 十 一 日 出 首 鞏 餒 食 冠 裳

之假 以 騎 從 輩 所 購 金 帛 隨 之 有 盜 則 鳴 鼓 相 援 每 發 輒 得 盜 者 推 剽 奪 囚 羣 配 三 十 一 日 出 首 鞏 餒 食 冠 裳

自首 鞏 外 示 章 顯 實 欲 携 貳 其 徒 使 之 不 能 復 合 也 使 相 猜 阻 阻 以 鈎 致 其 事 遇 家 人 亦 然 多 得 事 情 曰

孫冲 為 吏 所 至 以 強 幹 獨 能 如 約 又 曰 元 豐 未 蔡 京 知 開 封 府 司 馬 光 秉 政 復 差 役 法 為 期 五 日 同 列 病 太

法如 君 何 不 可 行 之 有 至 給 理 間 入 權 戶 部 尚 書 章 惇 欲 變 役 法 治 民 之 末 明 紀 事 本 末 解 錮 封 事 曰 簿 書

置司 講 誠 久 不 決 京 謂 曰 取 熙 寧 成 法 施 行 之 爾 何 講 為 博 然 之 治 民 之 末 明 紀 事 本 末 解 錮 封 事 曰 簿 書

政不一 吾誰 適從 士 萬 謂 晉 獻 公 云 狐 裘 蒙 國 不 堪 貳 傳 一 與 一 奪 季 文 子 謂 晉 七 年 之 中 朝 更 夕 改 政

衆而 惡 國 政 令 無 常 當 無 所 統 一 唐 書 哥 舒 翰 守 潼 關 因 風 痺 不 能 事 以 軍 政 委 田 良 丘 紛 爭 詆 訾 云

轉全 義 討 吳 少 誠 詔 合 十 七 帳 兵 馬 屬 之 全 義 無 他 方 略 說 決 遂 廣 監 政 出 多 門 宋 史 高 宗 初 立 李 綱 上 十

多門 紀 綱 紊 亂 宜 一 歸 依 違 不 決 簡 而 參 知 政 事 蔡 齊 間 有 所 異 政 事 由 此 依 違 不 決

之 于 中 書 則 朝 廷 尊 佞 邪 一 原 无 妄 之 往 天 命 不 祐 浚 恒 之 凶 始 求 深 也 有 言 不 信 尚 口 乃 窮 比 之 匪 人 不 恒 其 德 或 承 之 羞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情偽相感而利害生易 無以利口亂厥官書 盜言孔甘 好言自口莠言

自口 巧言如簧頰之厚矣 無易由言 耳屬于垣 言之醜也 言之辱也詩 君子不以口譽人情疎

貌親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 口費而煩易出而悔 易以溺人 小人行險以僥倖禮 巧言亂德

惡利口之覆邦家 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不有祝鮀之佞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 罔之生也幸而免 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是故惡夫佞者 遠佞

人佞人殆並論 慢易以犯節沉湎以忘本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 目動而言肆左傳 駢曰使者目

流行遠不安其位 其言僭慢 無信多私宋元 姦以事君吾所能御左傳 叔向云 齊人執鄭詹書其佞

也 自齊逃來曰佞人來矣淮南子曰 鄭詹人魯春 極言無度 其口曲媚 曲躬要利並得厥求 面相

誣蒙及爾顛覆 說者流於辨得者亂於辨 安知是說說者乎越語 范蠡謂王孫子曰 吾濱于東海之波

面哉吾猶禽獸也 又 展而不給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哀周而不淑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

之亦必及焉王孫 優施謂里克之妻曰 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之曰 暇豫之吾吾不如烏鳥人皆

集於施已獨集於枯晉語 驪姬與優施謀殺太子驪姬使優施 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

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晉語 里克曰 何謂苑 撓志以從君廢人以自利 佞心翦翦 謬悠之說荒唐之

言 恣縱不羈 無稽之言 各異心而嫉妬騷經 云衆皆競進而佞妾兮 惡不厭乎求 荃蕙化而為茅

賢人滅息 連蕙蒞以為佩 遇鮑肆而失香 浮雲蔽悔姦臣浮說 世雷同而炫耀何毀譽之昧昧 視

忠正之何若改前賢之法度 喜囁如之妄詐並此堂 佞言似忠姦言似信李沆 懷張湯之辨詐有虛

祀之姦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蘇轍論 傾險險薄文辭淺繆神宗時 御史 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陳俊

俱宋史 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

如此者元史 計 衛疏

佞邪二

政術部 佞邪 會纂

增承意 汎黜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諫承 順指 嚴光傳阿 巫媪 宋史太祖時史珪石漢卿用事  
之切齒卒 俳優 又曰徽宗用王黼身為三公位元宰至陪 逢迎 又曰梁師成黜習文法猶知書政和間得  
附會 又曰林特天性 多詐 不情 合辭事類漢公笑 口才得幸 一日服新未侍側帝方啜茶即啜茶於其  
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 佞媚為心 唐書王義方魏交劉伯善承成性佞媚長其昔事馬 佞辭泉湧 又曰  
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 佞媚為心 唐書王義方魏交劉伯善承成性佞媚長其昔事馬 佞辭泉湧 又曰  
時期注權勢熏灼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合注殺之因見上請 佞而不仁 又曰魏徵疏  
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問倫請下之穆伯不意曰聞倫捨仁而為佞得彼將焉用之 挾詐任數 借奏夏  
之吾不可以不賞賞之是賞佞人也 佞人得志是使國捨仁而為佞得彼將焉用之 挾詐任數 借奏夏  
挾詐任數 借奏夏 其姦邪 又曰仁宗嘗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時謂之五鬼姦邪偽誠如聖論 久自敗 其曰  
難辨然久之自敗 益畏其口 又曰太宗頗任趙贊令銜板三司簿贊自選吏十數人為耳目專伺 笑其姦  
佞 又曰昔宗廢孟后立劉后受冊之日百官伏衛陳乘間白之太宗以為忠無他他腸中外益畏其口 笑其姦  
木也宇文士及從帝美數帝正色曰親微嘗勤我速佞人不識雖貴為天子亦何勝帝意解 放鄭聲不若遠  
佞人 東軒筆記王荆公初為參政因請晏元獻小詞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自喜而為之耳  
依人 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為館職亦在生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曰彼亦偶自喜而為之耳  
與平甫相失

原沈涵冒色敢行暴虐 作威作福玉食 害於而家凶於而國 降割於我家不少延 叨憤日欽剝割夏  
邑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 書 正月大夫刺幽王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 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伐檀刺貪也 終風刺虐也 碩鼠刺重斂蠶食於人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哀刑政之苛 斂怨以為德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王公侵刻下人不得其所 以爾車來以我賄還 詩 率人以暴而人從之 不勝  
其弊唯職是聞 棄命專殺不能致順至於用鉞 肆於人上以縱其淫 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  
子趙文 其虐滋厚子產以為薑尾 肆其罔極 視人如草莽艾殺其人 暴骨如莽 反易天常斬艾百姓  
也 將焉用賄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受焚之功取貨於鄰 以玉賈罪 強奪商人無所還忌 內寵之

貪暴

也 將焉用賄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受焚之功取貨於鄰 以玉賈罪 強奪商人無所還忌 內寵之

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借令於鄙左傳晏子謂景公云云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而虞之非也穀梁天子受

獻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桓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云云君人者必時視人

之所動人之所動勤於力則功築罕勤於財則貢賦少勤於食則百事廢用入之力為已悉矣財盡則怨

力盡則怨 驕頑之虎見利無親 賄無成事 專利作威 今爾執政小人惟以貪諛 爵以賄成 飲食

以親貨賄以處接利以合 厚顏忍恥遂非不悛 夏箴日中不容利人乃以外刺 享一利亦得一惡晉語曰樂

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匡麗氏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 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

吾所能為也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 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獨不可

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以忘慮君子慎所從也宋語曰孔子見羅

親既崖穿深阻卒不可得也 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禮 嚴礪為山東節度使貪吝苟得士民不勝其苦

及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稅外加斂錢及芻粟數十萬 黎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拘財色附

會嬖近挾左道希主恩並唐 石保吉累授節度使家世將相多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雖饌品亦飾以綵繡好

治生射利所至峻暴好殺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葉齊查道皆知名士嘗械以運糧 慄悍陰刻無所顧忌

王安石 徽宗時蔡鞏出知杭州為政喜怒徇情任刑太慘西北戍卒代歸人得犒餉禁民與為市乃下其直

強取之 蔡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

計也 賈似道酷嗜寶翫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並宋 元至元二十八年虎入南城趙

與黑疏言權臣專政之咎未幾蔡哥敗平章不忽木泰與黑貧窶有守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為虎者邪 內通

貨賄外示威刑元相阿 仁宗朝內外監察御史四十餘人共劾右丞相鐵木迭兒桀黠姦貪陰賊險狠蒙上

閣下黨政害民並元 貪冒一 貪貨棄命左傳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安官會祿說苑云安 貪以敗官左傳晉邢侯 貪人敗類詩桑 貪受

於私家不務公事機其智識其能主饋於論竭於策儲不 貪以敗官 與雍子爭 貪受

不祥傳左 好利不顧人篇 貪婪無厭 專利不厭左 懷鮮賈害左 傳虞叔有玉虞公求請弗獻既而悔

害也 為富不仁左 傳曰魯國而將叛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文子諫曰夫親仁君有寵於季 受祿不讓至於斯亡詩

違不出境則利祿也禮表 蓄聚無厭積禍滋多國語云于草相楚 聚斂無厭取讖當世晉中興書謝

斂積實不知紀極傳云緇雲氏 有豐富者誣以大罪後漢書侯覽兄參為益州刺史安石弟 聚

車參欄車微於道自淑京兆阮奕達於流舍閱參 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左 傳曰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帶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

人其吉惟貨其吉命書 不聞令德而閉重幣左 傳曰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帶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

也哀之 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後漢崔烈 輸錢一億萬位至太尉後漢曹嵩貨賂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

每爭肉魏志許芝每祭肉 慕容恒賣水慕容評恒賣 公聚朽蠹三老凍餒後漢曹嵩貨賂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

曰此季世也吾非知齊其為陳氏矣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三老凍餒後漢曹嵩貨賂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

之諸市屢賤賈賣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 秋曰淒淒

百卉具腓詩四 月篇

貪官二 原錢愧心張武為郎中令受賂 金行賂陶朱公仲男殺人於楚朱公 歸罪賜衣吳祐字季英為膠東相

曰君如此何忍欺促歸罪祐曰觀 受賂賜錢皇甫嵩更賜錢懷慙或至自殺 不汝疵瑕貪而無厭子取

過知仁使歸其父還以衣賜之 薛宣子貢手自馮書條其職令謝進皆貪積不辭宜得為其罪謝察湛有改節故

汝求不 自圖進退薛宣之意乃手自馮書條其職令謝進皆貪積不辭宜得為其罪謝察湛有改節故

名儒輕宜獨移書顯責 敗官為墨貪以敗 作法于貪法於貪作丘賦國人誘之渾罕曰君子作

之游得書亦解印去 通賂謝唐書王伍叔文之法貪欲將若何 嗜權利賈再領

行慎 侵欲不忌左 傳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 若市賣招納財賄賈相積若市賈然 不保其貪

又曰李石用韓益判度支兼以賂賂 素無清譽宋史宋真宗嘗論臣下 招賂唐書賈安為捕族子申參所

招賂石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 素無清譽宋史宋真宗嘗論臣下 招賂唐書賈安為捕族子申參所

若必下州給隱官息錢巨額萬緡司農 破產惡人遊賊產查財又曰張榜謂瑛宏為度支無一歲家餉

商販部中宋史夏味性貪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僕牟賊聚斂唐書元載諸子牟牟利顯貨

利利貨與曾布厚非賄謝不與官唐書自至德元以來天下戰計故巧瑛安官賞蔡承泰路多者得

善州功次為先後納賄多者得善州等五人並掌機密延胡專任事諸州當得州者不以

培剋

原初稅穀米傳云初稅故古者多賦斂說苑云晉平公田萊多荒民飢重斂管子賦斂甚數

傳云侵刻小民頭會箕斂漢書頭會箕斂以算斂之貴治官錢唐書皇甫鏞以吏道進

羌胡後漢馬防兄弟貴盛多牧收田斂錢後漢書靈帝紀中平二責治官錢唐書皇甫鏞以吏道進

前漢昭帝贊曰孝昭承孝武奢侈餘孫役無止時徵發傾四海班氏詩唐書皇甫鏞以吏道進

市道皆橫賦貞元時方鎮節帥居茶取厚苞苴宋史紹興中監察御史顏師魯言比年好進之徒平時

以貪搜市塵唐書裴延齡嘗奏以獻連捕延役迫脅就功監曰教索弗營其直名曰和崔弗與之庸

又曰崔寧即崔野見蜀地險饑於時元稹補錢元稹父子乃厚誅斂又曰王鉞厚誅

痛誅斂使弟寬居京師以賂厚誅斂又曰王鉞厚誅又曰嚴武鎮

為空峻責租調又曰貞元二十年關補錢元稹父子乃厚誅斂又曰王鉞厚誅

陞格克聚斂陞格克聚斂陞格克聚斂陞格克聚斂陞格克聚斂

之股刻賞格以問勾奪濟曰珍志在西蜀縱費等可發弟移迨他路可耳帝然之榮以貨利得幸權要

馬立制國用使司專總財賦以括充為以錙銖培克為功又曰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貨利得幸權要

事崔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以錙銖培克為功又曰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貨利得幸權要

用此輩將何以堪顏闢山曰民撈至矣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識者補之

暴虐

夏王滅德作威湯商王罪人以族秦斬艾百姓害虐烝民方篇結怨於民降灾下民並秦

不勝痛漢武故民泣於道漢書王視民如讐左傳子西曰令聞汚吏為虐森秋感毒痛四海流毒

下國劍喪元良並秦殘賊天下尚書中道路以目虐國入勝王海內無聊武帝齊修赦虐是作

刑監頭名卷二百三十一政術部培剋暴虐

書益 敢行暴虐子微 焚民無罪子云 燒鋸斷頭左 率割夏邑湯 剗割夏邑書多 殺季歷竹書

成獲其三大夫來獻捷文王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季歷之 殺管修左傳管修也 醜九侯帝王世紀曰九侯 灸冀侯帝王世紀

囚箕子本配 刺孕婦泰誓曰刺 殺人恐弗勝韓詩外傳云 殺人以興謗左 炮烙始於鬻斗淮南子

於象箸炮烙始於鬻斗 銅柱加於雙炭銅柱以膏塗之 用鄧子於大睢左傳云宋公使鄧文公 用隱太子於岡山

滅祭云子 脯九侯以饗諸侯禮明堂篇 酌梅酒以賜文王帝王世紀 殺人不忌為賊左傳晉邢侯與 慢

令致期謂之賊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晉 小大戰戰懼於非辜仲虺 罔密文峻姦執不勝漢景 天降罪

罟蠹賊內訌 封稀其士御厥其民楊賦云 爛金為烙骨肉成泥桓子新論云紂爛金為 虐而好劍鑄必

試之左傳 舍我稽事而割正夏晉 以虎充市而視者驚世紀云 諸衣半道所謂天賊 微文深詆殺者

甚眾史記滅宣傳云 晝夜驗治竟致死事前漢張敞後捕賊探絮穿有所奈驗以 流血成川號曰屠伯

其死事 寧見乳虎無直甯成怒前漢酷吏傳云甯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其暴如此 葉五帝之德刑推三王之法籍淮南

王隱晉書云苟晞 為青州刺史云云 孟賊孟疾靡有夷屆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並詩 諸王牽連死滅殆盡子

夏桀 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晉 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記 諸王牽連死滅殆盡子

孫嬰襟亦投嶺南 肆斬殺怖天下 縱酷吏為爪吻 宗姓侯王骨骸將相駢頸就鈇血丹狴戶 遣使六

道詢鞠流人韓國復一日殺三百餘人劉光業殺者九百人王德壽殺七百八人 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

之吏鑿空投隙 朝與為密夕與為讎 一罹攝遣與妻子決 周用仁昌秦用刑亡唐書周 以兵圍十

六宅韓建劫唐昭宗幸其鎮誣諸王謀反以 以暴虐殺戮為事梁太 數百人同一坑梁太

害同為 少長以次就戮唐臣王朝廷攻梁未友寧戰死後兵敗降梁投河陽節度使友寧妻泣謂太席以

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然懼少長夫 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南漢劉崇作此刑太祖

序下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就戮於坑時人哀之 草菅勳舊臣明紀事本末左丞相朝

之民 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宋史北漢劉繼元性殘忍在太原臣 草菅勳舊臣明紀事本末左丞相朝

有表死耳寧 僚屬黨與凡萬五千人又曰胡惟 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又曰 清宮三日又曰

三日諸官人女官內官皆 十族並戮又曰方孝孺不屈文皇曰獨不願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遂

誅死 推得罪健丈者得留 十族並戮又曰方孝孺不屈文皇曰獨不願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遂

誅死 推得罪健丈者得留 十族並戮又曰方孝孺不屈文皇曰獨不願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遂



第九族既斃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狀籍林嘉猷等為一族並坐然後詔  
礫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妻孥氏與諸子皆先經死垂福制方氏墓

### 暴虐二

原卧虎後漢董宜為洛陽令人號卧

蒼鷹人為蒼鷹

武健嚴酷厲

猜禍溫舒為中尉台猜禍吏任

敷

虎姓於百

東濕薪

搗亂杖

猜禍溫舒為中尉台猜禍吏任

敷

虎政苛

去儒吏

無奈何

戒軟弱

殺婦

人行賄彭氏婦人登樓而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第九族既斃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狀籍林嘉猷等為一族並坐然後詔  
礫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妻孥氏與諸子皆先經死垂福制方氏墓

### 暴虐二

原卧虎後漢董宜為洛陽令人號卧

蒼鷹人為蒼鷹

武健嚴酷厲

猜禍溫舒為中尉台猜禍吏任

敷

虎姓於百

東濕薪

搗亂杖

猜禍溫舒為中尉台猜禍吏任

敷

虎政苛

去儒吏

無奈何

戒軟弱

殺婦

人行賄彭氏婦人登樓而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人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進高樓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商君法

戒軟弱

殺婦

以蕩陵德

### 亡徵

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國家將亡神又降之

夏之亡也回祿信於聆隧

商

之亡也夷羊在於牧野

壓弧箕服實亡周國

楚矢箕服是喪王國

幽王

山崩川竭亡之徵也

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是民先亡乎

鬼哭

黃神嘯吟

五星錯行

三川皆震

幽王

淵鑑類函

卷二百三十一

政府部

暴虐

亡徵

十

二年西  
周如之  
禁失玉鏡尚書考  
亡金虎河圖云金虎  
亡玉羊易緯云泰山失金  
天奪之監左傳云魏公朕

曰親必  
天降時喪尚書  
狼而無親及秦周書史記解云狼而無親者亡昔者暴宗之君狼而無親  
伐智而專事史記解云昔者曲泰之君伐智而專  
狼而

不和詳後  
秦三七之厄漢武  
漢赤金漸微漢南  
伐智而專事史記解云昔者曲泰之君伐智而專  
狼而

使曲集  
懷諫而好勝韓非子亡微篇云狼剛而不和復諫而  
太心無悔國亂自多亡微篇云太心無悔而無悔  
狼而

以資而易其鄰  
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殺世輕云  
喜滯不周於法亡微篇云喜滯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  
簡侮大臣

聽以爵不待參驗一云聽以爵不待參驗用  
恃交援而簡近鄰又云恃交援而簡近鄰其功者亡也  
簡侮大臣

無禮父兄又云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  
親臣進而故人退又云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  
不肖用事而賢良伏又云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  
不肖

若賊如是則下怨  
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  
使懷怨思取而專習則賊生賊生小民而逆其  
不肖

羣臣易慮又云太子已置而聖於強敵以為后妻也  
臣怒生變史記解云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責任之怒  
淺薄而易見漏洩而無藏  
易見漏洩而無藏

而生變有  
以智矯法以私褻公亡微篇云好以智矯法時以私褻  
淺薄而易見漏洩而無藏  
易見漏洩而無藏

無藏不能周密而通  
怯懼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  
多怒而好兵多怒而好兵  
多怒而好兵

好用兵簡本教而  
饕餮而無饜又云后妻淫亂主母畜穢  
通男女后無淫亂謂兩生而後生者可  
輕戰攻者可亡也

也  
后妻賤而婢妾貴又云后妻賤而婢妾貴  
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  
輕其適正

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也  
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  
輕其適正

今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  
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  
輕其適正

庶子稱衡又云輕其適正庶子稱衡  
太子卑而庶子尊見  
大臣兩重父兄衆強  
又云大臣兩重父兄衆強

者可  
嬰兒為君大臣專制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記亡也  
權專於臣刑專於民史記解云權專於臣刑專於民  
刑專於民君弱於樂臣爭於

刑專於民君弱於樂臣爭於  
權專於臣刑專於民史記解云權專於臣刑專於民  
刑專於民君弱於樂臣爭於

貴臣相妬大臣隆盛亡微篇云貴臣相妬大臣隆盛  
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國小凡家主之  
大臣甚貴偏黨衆強  
又云大臣甚貴

輕而臣重  
命將太重任守太尊又云出軍命將太重選地任守太尊  
大臣甚貴偏黨衆強  
又云大臣甚貴

臺榭是飾 外示威重內行險忌 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魏徵疏 陳勝吳廣不獨起於

秦亦眉黃巾不獨生於漢劉蕡 藩鎮日橫天子旰食李石 惡德流布福祚不長劉杲 王命不出劔門唐書

黃巢之亂 登樓思歸大內李茂貞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韓建遣于允誥幸華州昭宗幸其鎮建遂欲制之

備宗出奔 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京師反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元行欽登道旁冢置酒

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 飲道旁 登愁臺後唐明宗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家名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

去 趙寶子 天水碧南唐李煜在位日先是江南民間有服玩修靡者人詢之必對曰此物屬趙寶子又煜

之謂也 新嘉節長春以其年正月十一日 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尹洙 大臣不畏公論小

臣趨利附下 威柄下移怨讟歸上 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 開境土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弊

民力 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亡盜賊數起藏宗時韓宗武上疏言事 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五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一